逸梅雜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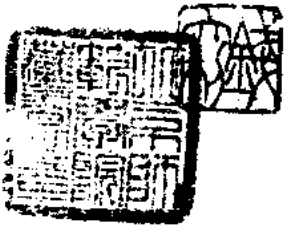
鄭逸梅著

齊魯書社

鄭逸梅先生著

逸梅雜札

後學錢太初敬題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6593
1066593

逸梅杂札

郑逸梅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印张 2插页 124千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 10206·109 定价 1.30 元

前　言

我写作较早，开始于一九一三年，由报刊而杂志，东涂西抹，迄今垂垂七十寒暑了。所作什九为小品笔记等类，朋好们开玩笑，称我为“补白大王”，实则贤者识大，不贤识小，补白则有之，“大王”那就得加上引号了。且我的写作，简直是肴馔中的“红杂拌”，什么都有些，却不是整品。此后渐渐趋向人物掌故，这些无非是忆旧追往的东西，因此我自称为“旧闻记者”，金石家邓散木为我刻了这方印章，经常钤用。满拟取“补白大王”而代之，岂知事实不如此，年来各处来访的人很多，他们写采访稿，不是“补白大王”长，便是“补白大王”短，好象这个开玩笑的称号，成为终身注定，这顶帽子，脱卸不掉。那我没有办法，只得听其自然的了。

我写惯了文言文，所以已往的作品，大都文言出之。这本《逸梅杂札》，是我早期的刊物，一本名《味灯漫笔》，一本名《近代野乘》。这两种刊物，阅年太久，坊间固已绝版，连我自己，经过浩劫，也没有存留的了。朋好和嗜痂成癖的读者，纷纷向我索阅和探询哪里可设法买到，这样引起我敝帚自珍的念头。知道我友陈汝衡教授处，尚收藏着我的拙作，便和他商量，先取以上两种，付诸重印，合两册为一，易称《逸梅杂札》。因为内容虽都是人物掌故，但这些人物，不分类别，还是脱不了一个“杂”字，现在把它作为资料，仅供参考，杂

些也就无所谓了。书中人物，以晚清民初为归，那个时代，和现在的时代当然不同，思想感情也有所分歧，即我写作态度，也和目前不一样。那么既属旧作，只得任之，以存当时的面目，倘一修改，则未免失去真实性，反觉不很妥善。所以我在文字上除改正几个错误字外，其它一仍其旧。还请同文和读者，在原谅上加以指正吧！

一九八四年秋，郑逸梅识于纸帐铜瓶室之北窗，时年九十。

目　录

前言

味灯漫笔

江南刘三抗议赛马……6
袁项城之筹备登极费……7
俞仲还盲目奇闻……8
清末府中学堂之耆宿……9
俞剑华之怪宅……9
朱梁任雪夜访友……10
吴中彭氏科甲之盛……11
杨了公真假两死期……12
李蕴章以耳代目……13
黄摩西旧居吴中严衙前……14
吕碧城刚愎成性……15
乌目山僧与爱俪园……16
步林屋寄女逾百……17
李梅庵拒绝索诈书……18
管佐鼎与警眼……19
张冥飞一掷千金……20
胡寄尘搜罗启蒙书……21
林庚白预知陈英士死期……22
蔡子民癖好园艺……23

宋哲元师事刘春霖……24
高邕之气量褊狭……25
叶楚伧之酒癖……25
光复无锡之孙慨翁……27
叶佩玱代兄偿债……28
胡石予画梅有传人……29
邹容遗墨付诸一炬……30
周人菊搜罗周实丹遗稿……31
邹亚云养疴沧浪亭……32
梁鼎芬之两知己……33
许指严饮酒渡僧桥……34
顾悼秋追念琴友……35
沈剑霜之死因……36
王大觉酒后狂态……37
张善子向冒鹤亭索诗……39
刘半农反对奴性称谓……40
赛金花不谙英语……41
叶鞠裳诋毁杨守敬……42
陈蜕庵愿作介之推……43
张尚公筑诗人张景云墓……44
谢玉岑笃于伉俪……45
镌刻革命图章之底奇峰……46
陈石遗夫妇具诗才……47
汪憬吾不忘师门……48
郑海藏与伪满文献……49
郑叔问尺牍多隽语……50

王湘绮大胆改宋词……51
陆稼书之田家行……52
易实甫有钟王之号……53
戚饭牛善制联语……54
汪野鹤不修边幅……55
俞荫甫之生挽……56
卜舫济纪念古柏教授……57
太虚法师喜交诗友……58
燕谷老人病中检稿……59
张香涛决狱擘仆……60
寄禅上人被伧夫掴颊……61
徐仲可提倡天足……63
姚石子之昭明忆语……64
庞檗子避谤海上……65
周实丹一往情深……66
金鹤望引咎自责……67
沈思齐建怀爽楼……68
奚燕子得名之由来……69
南社之圣手书生朱少屏……70
吴昌硕之画兰绝笔……71
石韫玉之贫困生活……72
曾农髯负母逃难……73
一度为和尚之骆亮公……74
陈秋水一介不取……75
朱古微晚年之代笔者……76
健啖之天台山农……78

鸣社祭酒姚劲秋……79
陆上谭述西太后轶事……80
吴中公学时代之苏曼殊……81
桥本关雪师法信陵君……82
欧阳巨源死于花柳病……83
刘铁云流戍挟姬人……84
诸贞壮杭居被焚……85
丁三在创制聚珍仿宋铅字……87
张锡銮逸园寄迹……88
陈霞庵讥讽日政府……89
朱良材拯人于危……90
章太炎痴态毕露……91
杨乃武观剧第一台……92
王竹浦查夜受辱……94
蒲作英僦居嘉兴城隍庙……95
江小鹣静园寄傲……96
丰容盛鬋之薛文华……97
况夔笙易簧于贝勒路……98
陶诒孙嗜吃薄脆饼……99

近代野乘

白龙山人泼墨画荷……105
蒙古诗人三六桥……106
徐竹贤组织宛米山房……107
天虚我生主持自由谈……108
王莼农之菊影楼影事……110
落花诗著名之沈太侔……111

许息庵访斲山语录 ……112
张善子之三虎图 ……114
任立凡寓居顾氏怡园 ……115
胡汀鹭目中无倭卒 ……116
宣古愚不愿以词人名世 ……118
褚礼堂贫病交迫…… ……119
陈石遗之诗仆张宗扬 ……120
汤寿潜之俭约 ……121
龟年清话中之孙菊仙 ……122
徐小仓顽劣成性 ……123
书画赈灾之第一人金免痴 ……124
胡石予自著墓志铭 ……125
露兰春难产殒生 ……127
刘三解带处 ……128
王聘三因医得偶 ……129
黄梦畹之生计 ……130
丁叔雅隐几坐化 ……132
姚叔平赏桃遇雨 ……133
潘兰史浪游柏林 ……134
易大厂嗜饮黑啤酒 ……136
杨钟羲反对张季直 ……137
曹纕蘅居近滂喜斋 ……138
袁思亮人似东坡肉 ……139
胡朴安之警惕语 ……140
善于题图之梁鸿志 ……141
黄秋岳藏渔洋手批诗集 ……142

杨东山辑海上墨林 ……143
韩紫石锐意吏事 ……145
瞿鸿禨貌似同治帝 ……146
沈淇泉名片之效用 ……147
罗振玉多名号 ……148
顾鹤逸古道可风 ……149
缪斌倾陷彭国彦 ……150
蔡寒琼嗜茶成癖 ……151
李审言之骈文比喻 ……152
赛金花并不美艳 ……153
严几道之海军生活 ……154
庄吕尘擅唱须生 ……155
周梦坡之赴告 ……156
汪兆铭狱中笔札 ……157
赵㧑叔与李莼客两贤相阨 ……159
林铁尊访曝书亭遗迹 ……160
陈鹤柴用白纸扇录诗 ……161
蔡孑民反对乘轿 ……162
郁葆青创商余学社 ……163
罗癭公之最后绝笔 ……164
郁屏翰发明绸雨衣 ……165
吴秋农几欲自沉 ……166
陈师曾之北京风俗画册 ……167
吴观岱善临石涛山水 ……169
李平书采风问俗 ……170
张南皮赠金章太炎 ……171

杨云史嗟叹蒋檀青 ……172
李梅庵天阉无子 ……173
我国制珂罗版之第一人赵鸿雪 ……174
王碧栖颓废自放 ……175
吴钝斋被阨西太后 ……177
口译茶花女之王晓斋 ……177

味灯漫笔

题　词

（一）许瘦蝶

眼中人物知多少，德业何尝付浪淘，好藉闲情传轶事，万花璀璨缀霜毫。

（二）沈禹钟

自托弦歌乐有余，兴来涉笔仿虞初，栖迟渐逐流人老，四海争传夹漈书。

（三）郑雪耘

夹漈鸿篇萃典坟，所翁心史亦奇文，吾家直笔多南董，野乘新成是毕军。

（四）汪旭初

月旦评虽古有之，偶拈世说亦堪师，多君闲话淞云后，又对青灯忆往时。（逸梅曾撰《淞云闲话》一书。）

（五）姚鹓雏

衰病侵寻亦自怜，鬓丝禅榻落花前，把君书比王乔药，有味青灯似小年。

（六）柳亚子

肯将笔札媚公卿，激浊扬清有不平，俗世文章多肮脏，羞教人说五侯鲭。

（七）屈弹山

片羽由来珍凤采，碎金时复见龙鳞，古人已渺音容在，点鬼新成君莫瞋。

（八）陈涵度

娓娓清言述旧闻，秋坟鬼唱逊斯文，不知几许心头血，想见篝灯午夜分。（君自号旧闻记者，邓先生散木为刊一印。）

（九）秦伯未

郑子工诗且工文，平生多见复多闻，夜来健谭更健笔，有笔述古兼述今。今人物化便成古，古人今人发难数，奇情怪癖间足传，史官弃之我独取。乃知近史多矫揉，奚如野乘能并

收，贤奸不肖寄微辞，亦若斧钺严春秋。我正填膺苦块垒，喜效苏髯邀说鬼，鬼本妄言姑妄听，得此一编狂喝采。吁嗟能者无不能，前身尚与裴刘朋，裴滉行文霹雳手，刘随言事水晶灯。

（十）王春渠

销尽隃麋日几丸，写来桑野景千般，纪闻涑水关隆替，莫作齐东浪语看。

胸罗故实等丘山，笔吐光华耀宇寰，纸上银河九天落，化为珠玉遍人间。

江南刘三抗议赛马

革命烈士邹容瘐死狱中，刘季平捐地为营葬事，人无不知有刘义士其人。刘行三，因以“江南刘三”自号。与故小说家陆士谔为葭莩亲，其夫人陆灵素，即陆士谔之妹也。双栖华泾黄叶楼，人以赵明诚、李清照拟之。而刘不寿，尤与明诚相吻合。生前籍隶南社，却不以诗文揭刊南社集中，实则其诗铿有唐音也。与苏曼殊殊友善，予最爱诵送曼殊之印度诗，如云：“早岁耽禅见性真，江山故宅独怆神，担经忽作图南计，白马投荒第二人。”曼殊作画，即以是诗题之。刘生平嫉恶如仇，不畏强御。犹忆民国二十年间，时刘为监察委员，以旅沪西商，于每年冬季，辄赴四郊赛马，田畴被蹂，农民苦之。而上海县长不之抗议，刘憾之甚，因向监察院提案，以县长溺职，请予撤办，其呈文颇可诵，略云：“上海西商，近来每于冬季星期，前赴四乡赛马，男女杂沓，衣衫缤纷，啧啧叱咤，十百成群，越陌度阡，观者骇诧。是时麦已拍绿，豆苗初肥，野菜油油，方当上市，一经蹴踏，尽为泥土，三著籍是乡，引为大憾。曩曾致书当道，极言利害，以为伤毁农作，计亩可偿，为害犹浅，蔑视中国领土，所关者大。理宜抗争，而言未采于台莞，事旋忘于春夏，近以病龃假归，又睹此践踏之怪状，而本县长仍无一言抗议，人谓县长实受西人馈送，此尚未能证

实，但其纵容外骑，不恤农功，溺职丧权，已无可讳。大抵外人觊觎领土，其先托于遨游，殆至里道周知，然后肆其蚕食，上海租界之扩充，其先例殆无不如是，是则可为太息者也。”稿留有副本，刘死，为其里人王君所得，予于王君处录存之，是亦他年文献也。

袁项城之筹备登极费

顷诵陶菊隐之《六君子小传》，述筹安会事綦详，可谓信史。而我友方君，辗转录得袁项城之筹备登极费项目，乃摭采之，足备他日修史之考证。该次所用之款，凡二千万金，如此巨数，在三十年前，固足令人咋舌也。三殿修葺工程，二百七十余万，收买报馆及名士文章，各代表之恩给金，各省支会之开办费，电报费，凡三百万金。龙袍两袭，一登极用，值三十万金；一祭天用，值五十万金，用真金丝蟠织而成，遍缀珠宝，而大东珠系取之清室内库，尚不在内。御玺玉质一枚，向古玩肆购得，价十二万金。又金质御印二，一重五十斤，一重三十斤，费六十万左右。宝座值二十余万，又借用清廷仪仗之修理费八万金，其他尚有典礼费，如各署人员朝贺之冠服朝笏费，登极时用演习国乐之生员冠服费，孔庙之铺设费，及开国纪念会，中央公园与前门一带之灯彩牌楼，十万金。筹备处人员共四百余人，赞礼等人员共千余。办公室皆装热水汀，玻璃板壁，各官殿宫墙上，均盖琼璃瓦，职员徽章，悉为真金质，所费不赀；加之种种舞弊，及中饱私囊，不可计算。有用之钱，付诸虚掷，结果帝制未成，昙花一现，而人民之疾苦，不可言喻，袁氏之罪，真擢发难数也。

俞仲还盲目奇闻

梁溪为人文渊薮，代有名家，近世如南湖、寒崖以及俞仲还，均彬彬有文，而仲还学养之富，道义之高，尤非余子所能企及。清末举于乡，与吴稚晖相友善，稚晖劝之学方望溪，谓望溪之文，谨严朴质，高浑凝固，足以戢学者之客气，而湔其浮言。故仲还有所作，辄情诚意挚，受望溪之影响甚大也。及稚晖贵显，绝不往访，稚晖造其门，亦不答拜，人询其故，曰："贵以访贱，无伤于贵，贱而访贵，显见不安于贱，而品斯下矣。"因是人益高之。其私生活极严肃，不苟言笑，南社诗人侯病骥，其高足也。病骥垂老之年，致书于师，必审察周详，始敢付邮，否则恐贻乃师之斥责也。仲还思想极新颖，纠合同志，创文明书局于上海，发行教科书，开风气之先。又办文明小学，设唱歌一科，具有成绩，于是众相仿效，是为我国学校科目中有唱歌之始。一度为本邑宰官，其时有某甲者，扰乱治安，由仲还亲审，则所谓某甲者，乃其戚属也。罪大恶极，例当斩，仲还一秉至公，判以极刑，及处决，由仲还加以朱点，仲还手颤，不能执笔，堕地者再，盖恻怛之心，出于不觉也。某甲却以仲还不稍恂私，憾之刺骨，悻然曰："官而如此，非盲而何？"未几，仲还双目果渐失明，遂退隐不仕，目病至死未愈。或曰，仲还之目，病蕴于前，非某甲之言有神应，惟适逢其会，人遂以怪诞目之耳。

清末府中学堂之耆宿

府中学堂，乃清末苏州府中学堂之简称；与草桥公立中学，同为吴中著名学府。府中地处沧浪亭畔，五百名贤祠与之望衡对宇，旁邻可园，曩时设游学预备科，专为造就出国留学人才。左即江苏高等学堂，蒋季和太史任是校监督。府中为正谊书院旧址，莘莘学子，凡一百余人，在教育尚未普及之际，学子如此，已属鼎盛。其时监督，先为刘传福太史，继之者为宜兴潘浩冠太史，提学使为樊恭煦，后为毛庆蕃，庆蕃治礼学，光复后，货庑于南园十全街，犹潜修不倦。教习授英文者，为陈长佑，号宝之，甬人而流寓于苏，佐卢文弨，造诣极高，苏人无不知其大名。授国文者，为老太史王鹤琴，学识渊博，书作率更体，极停匀工整，对学生循循善诱，和蔼可亲，令人如在春风化雨之中。某次，学生文课，谬用“而”字，鹤琴加以眉批云：“当‘而’而不‘而’，不当‘而’而‘而’，而今而后，已而已而。”连用而字，点明虚字之慎用，可发一噱，迄今犹有资为谈助也。校址占地十亩，学舍六十余间，有小西湖、惜阴亭之胜。亡友海盐吴双热，民初以稗史驰誉海内，其所著稗史，时述及小西湖等景迹，盖双热固府中之高材生也。

俞剑华之怪宅

海内有两剑华，不仅同名，且复同姓，可谓巧合。一为济南人，以丹青驰誉大江南北，今息影海上，兴来作画，意致洒

如也。一已下世，为娄东人，南社具有革命性之诗人也。讳锷，一名侧，字则人，一字建华，别字一粟，中国同盟会会友。南社首次雅集吴中虎丘，剑华即与亚子、巢南、梁任、檗子、陶遗、少屏、栗长、宾虹、秋叶、道非、太昭等，参与其盛。加入南社者，先后编号，剑华号数为七，则其早可知。居娄东南牌楼街，厂事宏敞，室数楹极精致，倦游归，乃息影家园，以吟咏自遣。诗什中时露牢愁抑郁，盖剑华年壮，心雄万夫，颇有澄清中原之志，然所如辄左，百无一成，愤懑之余，不觉形诸笔墨也。旋其夫人病殁，以笃于伉俪，更为伤神之奉倩。不久肢体麻痹，不能行动，家无恒产，生活维艰。幸有一子，美俊秀发，崭然露头角，其故人叶楚伧推毂绍介，供职某机关，薪俸所入，悉以养亲，有古孝子之风。无奈剑华病日益深，竟不治而死，殡殓卜葬，在在需钱，赙金有限，未能应付，适其戚某来吊，某擅堪舆，谓是宅大不吉，不如让之于人，得款以了丧务，又复藉此避灾，岂不一举两得。其子从之，屋既易姓，加以修葺，美轮美奂，备极堂皇。讵意不一年，屋之新主，亦患麻痹，一如剑华，及死，为状又相类，夫麻痹非传染症，而有此现象，令人莫知其所以然。岂堪舆家言，确有所据，不能一概以迷信斥之欤？

朱梁任雪夜访友

南社济济多才士，而以怪诞称者，前有黄摩西，后有朱梁任。梁任，吴县人，讳锡梁，昔年访唐杨惠之塑像于角直，舟覆太湖死。为文奇奥僻涩，藏头卦印，号头陀，又号头陀居士。与吴霜崖殊友善，常相联吟。于音乐颇有研究，谓世之调俗

乐者，曰工尺上四合，实为古乐宫徵商羽角之省记字。霜崖固曲学家，相与讨论，多发人所未发。梁任富革命思想，清末，与包天笑等，制旗帜，招国魂于狮子山头，虏吏为之侧目。民国二十六年，苏州开文献展览会，招国魂旗，犹陈列于会中，黑质白文，为“魂兮归来”四字，某岁季冬，天奇冷，玉雪飞花，梁任偶忆王子猷雪夜访戴故事，晚餐毕，由其所居阊门外三六湾，直赴城南阙园访李印泉，印泉为煮清茗，炽炭以驱寒，梁任与之作上下古今谈，滔滔不竭，直至子夜，始告别欲行，时窗外朔风如吼，积素皑然，深可没马蹄，印泉留之宿，不允，为之雇车舆，而车舆已绝迹，梁任竟踽踽独行，踏雪而归。既抵家，清兴未已，磨墨伸楮，成七律数首，及掷笔入被窝，东方已白矣。梁任死，遗著未刊，仅于南社集中，散见一二，未窥全豹，读者憾焉。梁任之尊人，讳永瑞，为前清武孝廉，年八十余，白鬚飘然，腰脚颇健，御酱红袍，携鸠杖一，彳亍于玄妙观前，精神甚矍铄，予幼时犹及见之云。

吴中彭氏科甲之盛

清代东南科甲之盛，首推吴中彭氏，以论世家，则有彭、宋、潘、蒋，而仍以彭氏为首，源远流长，固有所自来。考彭氏自明洪武间由江西清江府临江县徙苏州，始祖为学一，至今已传至二十一世矣。人才辈出，如孔嘉，别号降池山樵，为明隐士，善书法，屡见载籍。蕴章，清道光乙未进士，武英殿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谥文敬，有《松风阁诗稿》廿六卷，《归朴龛古文稿》十二卷，《大学辑注》一卷等，梓行于世。四子祖贤，咸丰乙卯举人。歷历中外卅余年，功迹烂然。总计清代三

百年科甲，定求、启丰均由会元而状元，启丰为定求孙，时称祖孙会状，相传定求子谓定求曰："父之父，不如儿之父，父之子，亦不如儿之子。"盖其时启丰已大魁天下，因有此得意之言也。定求族兄宁求，以第三人及第，三鼎甲所缺惟榜眼，余则进士十四名，举人卅一，副榜七，附贡生则一百三十余，可谓盛矣。故宅在藕门十全街，厅事联云："人间文福无双品，昭代科名第一家。"在前清时，其族人每逢喜庆，大都用四扇衙牌，一武英殿大学士，二军机大臣，三五子登科，四祖孙会状，人见仪仗，无不知为世家第一之彭氏也。予幼时读书草桥中学，彭氏同学殊多，而寒家与彭氏有葭莩亲，因得略知其世系。

杨了公真假两死期

南社诗人杨了公玩世不恭，东方淳于不啻焉。生前曾在报上自登作古告白，有云："于正月二十一日子时无疾而终，其时独宿空房，家中人全然不晓，但见枕边有二十一日子时死七字，并有自挽二联云：'哀哀孤儿，又弱慈父一个，寥寥吊客，只有词人两三'。'安松人心，移药局一个，开佃户会，集农夫三千'。今日是二十日，准否尚未可知。"其时为民国六年，见者无不为之喷饭。实则了公之死，在民国十八年三月五日，年六十五，真假两死期，洵属千古奇闻，葬三泖间，南社姚鹓雏为撰墓碑，叙述甚详，盖鹓雏与了公同邑，知之甚深也。如谓："了公于辛亥革命，首揭白旗于城，群情景从，事乃大定，功成不居，翛然物外。"又谓："了公家厚于赀，晚岁萧然，敝裘鳆粥，弥以自乐，茗寮酒座，时一流连，谭言隽永，风度简

远，视人世所逐逐者，若轻尘堕叶之过于前也。于诗词为板桥、随园，理趣风发，不矜格调，晚弥刻意，骎逼宋人，后山、剑南时时而遇。尤喜倚声，近模强村，远窥片玉，若夫乘兴挥洒，遗落一切，固自有其独主，未易以迹象寻矣。素无宦情，十六年秋，钮惕生长苏民政，极相推重，勉为一出，一任奉贤县县长，不久谢去，侨寓沪渎，鬻书自给。”据云，了公生前，尝谓鹓雏：“并世相得，无如子者，身后之文，愿以相属。”故鹓雏责无旁贷也。了公讳锡章，字子文，别署几园，鹓雏之《春夜艳影》一书中，一再提及几园，即指了公而言也。予与了公曾两度把晤，一在孟渊旅社，一在某酒楼。予辑《小说家言》，蒙了公赐题二绝，如云：“虞初说自有师承，元理超如会五灯，不似玉台笺上体，风流独自艳徐陵。”“人惊纸价洛阳贵，我当楞严棒喝看，成一家言言有物，庄谐语各妙毫端。”原迹尚存笥衍间，永为纪念。

李蕴章以耳代目

予撰《人物品藻录》，有李合肥之书法一则，述及合肥与三弟、四弟讨论习字，并嘱四弟从赵法入门，他日趋南派或北派，庶不迷于所往云云。予所据乃坊间所刊印之《李鸿章家书》，岂知书出于伪造。顷据合肥后人伯琦先生见告，其先德合肥家书，向未汇存，各房偶有存留，经数次乱离转徙，亦多失去。所谓三弟，讳鹤章，亦有战功。合肥不为奏报，曾涤生却奏请之，简甘肃甘凉道。鹤章既怨兄抑其功迹，又因同皆封疆，愤而托病归，不再出。四弟，讳蕴章，即伯琦先生之先祖父也。十二岁病目遂瞽，合肥绝无教之习书之理。蕴章聪慧过人，曾

涤生谓其在合肥上。蕴章居皖，与大僚往还，敬茶升坑诸仪节，从不误。人问其故，曰："听彼动静，及衣褶风声，耳可代目也。"事业日广，各经理前来报账，蕴章不须算盘，只以手捻纽扣，即知得数。尤奇者，至一大室中步行四周，即知若干丈尺，建此需木料砖瓦几何，书令人诵读，听记之不忘。有知人之明，各房及亲友营业用人，必先询蕴章；蕴章虽不目睹，然与之一谈，即能知其人之贤不肖，与才能之如何。皖中父老，迄今犹乐道之也。

黄摩西旧居吴中严衙前

顷检得管快翁之《补梅草堂诗话》，未刊之残稿也，中有一则云："常熟金介藩，述其乡人黄摩西燕子矶阻风诗，有两句云：'千年壁险囚神鬼，六代北荒葬帝皇'，又有'缺月残阳到地底'七字，则童年学吟时句也。黄名震元，后改称黄人，在苏任东吴大学教授。余曾托友人倩其书扇，皆书已诗，惜今亦失去矣。"按黄人一字摩西，又字梦阑，南社社友也。予不识其人，却见赵古泥为之写像，方面，目加晶镜，发蓬蓬然，正襟而坐，儒者之相也。与张鸿殊友善，鸿为序其《摩西词》，略谓："黄子摩西，学博而遇啬。其所为词，每使予悄然而悲，悠然而思；如见黄子毵毵短发，披散项间，负手微吟于残灯曲屏间。其殆所谓究极情状，牢笼物态，有以致之乎？"摩西之态状，活跃于字里行间矣。所谓张鸿者，与摩西同邑，即续撰《孽海花》之燕谷老人是。摩西亦喜作小说家言；曾著有《银山女王》一书。又辑《小说林》凡十二期，摩西自撰发刊词，及《小说小话》、《蛮语丛残》，其时摩西署名一蛮字，

读者固不知为阿谁也。朋好有擅丹青者，辄为之作图，先后凡若干幅，如城西闻笛图、长剑倚天图、人面桃花图、黄卷青山红袖三好图、机声灯影图、倚马图、双湖载梦图，一自摩西物故，不知散落何处矣。摩西以执教东吴大学，寄寓吴门，为时甚久。其所居为严衙查宅，严衙，明严文靖受廷参之所也；查即世称查半天之裔。楼下瓦砾纵横，几不可置足，而楼特闳敞，楼板双层，厚数寸，长至四五丈，窗户亦轩敞，大如斤事。摩西吟哦其中，为意殊得。摩西与章太炎相契深。太炎从事革命，清吏欲捕之，摩西匿之于家。二人校书属草，往往达旦，姬人安定君躬执侍儿役，剪灯煮茗，乐此不疲。太炎宾至如归，甚为感激云。

吕碧城刚愎成性

我国女子，受旧式闺仪之束缚，足迹不出中门。即具清才，无非织锦詠絮，为技殊小。不足以测宇宙之大，万象之奇也。而新学女子，则一反其常，往往远渡重洋，观光异域，胸襟固开拓矣，思想亦新颖矣。然与之谈尖叉雅韵，骚选体例，则瞠目不知所对，所谓过犹不及，皆非中庸之道也。旌德吕碧城女士周游欧美，登伦敦堡，荡舟建尼瓦湖，访罗马古城，瞻旧金山三千年古树，著有《欧美漫游录》一书。女士兼擅诗词，籍隶南社，颇多唱和。予尤爱其断句，如“来处冷云迷玉步，归途花雨著轻绡”。又云：“微颦世外成千劫，一睇人间抵万欢”。又云：“人能奔月真遗世，天遣投荒绝艳才。”飘逸似欲仙举，洵不可多得之不栉进士也。女士别署圣因，为吕提学之季女，其姊美荪，亦有诗才，惟不多见，或谓工力在碧

1066593

城上。姊妹以细故失和。碧城倦游归来，诸戚劝之毋乖骨肉，碧城不加可否，固劝之，则曰："不到黄泉毋相见也。"时碧城已耽禅悦，空中悬观音大士像，即返身向观音礼拜，诵佛号南无观世音菩萨。戚友知无效，遂罢。其执性刚愎有如此。碧城曩游吴中邓尉，爱香雪海之盛，有"青山埋骨他年愿，好共梅花万祀香"之句。奈抗战遽起，碧城蛰居香岛，忧心家国，抑郁成疾而死。遗蜕未能移葬邓尉之梅花深处，未免有负夙愿矣。其家有长恩精舍藏书，多善本及手钞佳籍，今亦不知散落何处矣。

乌目山僧与爱俪园

凡谈海上园林，莫不以爱俪园为大规模之建筑。欧爱司哈同与其夫人罗迦陵双栖其间。园初名"俪蕤"，后易称"爱俪"。园门之榜，高邕之手笔也。其建筑有海棠艇、茝兰室、接叶亭、絮舞桥、蝶隐廊、冬桂轩、昆仑源、九思廛、饮蕙崖、涵虚楼、藏机洞、铃语阁、北洞天、小瀛洲、西爽斋、鉴泓池、烟水湾、燕誉堂、小苍筤、笋蕨乡、逃秦处，以及延秋小榭、黄檗山房、广仓学窘、涌泉小筑诸胜。盖哈同爱好东方色采，处处规以旧制也。惟园中诸建筑，有一特点，即什九具梵宇式。其原因则当时设计者为乌目山僧，山僧为方外人，触于目接于脑者，无非兰若精舍，禅房宝殿，无怪其设计之出于不自觉耳。按乌目山僧为黄宗仰。冯自由之《革命逸史》谓："宗仰又号中央，后称印楞禅师，江苏常熟人。生而颖悟绝伦，自幼博览群籍，尤工诗古文辞，旁及释家内典，因飘然有出世之想。年二十，出家于清凉寺，金山江天寺显谛法师为之

摩顶受戒，锡名宗仰，自署乌目山僧。以研精佛理，兼工绘事，渐为世人所知。时上海犹太富商方构筑爱俪园于静安寺路，其夫人罗迦陵崇信沙门，斥巨资，就其园建设经堂，延致群僧讲授梵典。慕山僧名，特礼聘主持讲座，山僧应邀莅沪，受罗夫人香花供奉，几于无言不从。其后，哈同复醵金二十万以刻佛藏，且即其园立华严大学，教诸释子，山僧之力为多焉。”实则山僧来沪，在筑爱俪园之前，非建设经堂后，始应邀而来也。

步林屋寄女逾百

民十之际，徊翔骚台而蜚声海上者，有步林屋其人。林屋，讳章五，曾参袁项城北洋幕府，与项城次子寒云沆瀣一气，不啻杨修之与陈思王也。擅诗文。或评其文，大气轮囷，闳然入古作者之林；诗则王阮亭之绝代风神，而重以李玉谿之沉博淹丽。著有《林屋山人集》。吴江名士金鹤望为撰墓碑，谓：“南北部女伶，以君交道广，能为护持者，争执贽列门墙为附行女，先后盖逾百人，邸馆中履舄恒交错。”据予所知之寄女，有琴秋芳，解文墨，赵次珊尝为书小楷洛神赋以贻之，秋芳出卷索题，岁余未果，女玉殒于沪，君挥泪题词焉。又新艳秋，先名夜明珠，娇小玲珑，颇著声誉。又崔金霞，工花衫。又潘雪艳，工歌，貌亦端雅，君作《雪儿词》以宠之。又马秀英，初为通州张啬公养女，后来沪献艺。又梅雪芳，君赠以联云：“梅乃雪之骨，芳是香所为”。又刘艳琴，北平旗籍，清室裔也。又孙小楼，习武生，如火如锦，异秉也。又丽剑秋，吴门人，工青衣。又雪明玉，雪明珠之妹，拜君最早。

他如周凤琴、杜丽云、容丽娟、雪艳琴、小兰芬、小兰春、孙竹英皆是，不胜枚举也。当君某岁生日，诸寄女纷来祝嘏，盈盈红粉，罗拜成行，玉笑珠香，欢腾椭宇，且合演喜剧，以娱老人。君嗜饮，饮必陈勃兰地。是夕倾觞者屡，为之醉倒，诸寄女扶掖入寝室，翌日更来问安，君一一抚慰之。君以有勃兰地癖故，每逢宴会，辄自携三星牌陈酒一瓶往，与寒云为酒侣。若干年前，尝偕寒云登泰岱，乘醉长啸，人咸讶之。及寒云逝世，伤感之余，遂疏杯勺。

李梅庵拒绝索诈书

予喜蒐罗名人尺牍，闲出展玩，以遣清愁。近获李梅庵一谢礼，盖致哈少甫者，下署清道人，书法劲秀，予视为瑰宝。陆丹林与予有同癖，因以所获告之，彼亦有梅庵札，即检出以示予，札累累数纸，装成卷轴。蒙丹林见告：时当民国六年，梅庵鬻书沪上，颇著声誉，匪徒觊觎之而索诈焉。托名“维良会”，致书梅庵，梅庵遂作是书以覆之。其仆钞副本付邮，而以原札售人，乃辗转入丹林手。予借录之，亦一极可珍贵之掌故也。如云：“贫道伤心人也，辛亥国变，求死不得，飘泊海上，鬻书偷活；寒家儿四十人，恃贫道一管以食。六年以来，困顿极矣。昨接贵会来书，业已作书报复；顷又得来书，云未取得，以万人行路之通衢，何能禁人之不取？至于嘱贫道备汇丰银行票三百，以助贵会，此说误矣。贫道，鬻书人也，非有多数之钱，储之箧笥也。有一日而得数圆，数日而不得一圆。此种营业，非平静市面好，然后人才思及此种妆饰品，非野鸡之能到处拉人也。近日银根紧急，十余日来，无一圆之收入，

启顾不暇，何能为贵会之助。俗语云：'有钱钱当，无钱命当'。且人之乐生，必有后来之希望，贫道无妻无妾，无子女，所有子女，皆兄弟之子女，或寡妇孤儿而已。吾友吴剑秋云，道士无妻妾之奉，而有室家之累。况世风日变，轰恶金王，俱居高位，拥重兵，亡国之祸，已在肩睫，惟求速死，得大解脱。兩得手书，故此掬诚相告，请贵会切实调查，如有谎言，手枪炸弹，引领甘受，而无悔焉。"梅庵与曾农髯齐名，张大千辈师事曾、李，因有曾、李同门会之组织。李工书，曾亦工书；李能绘事，曾亦能绘事。惟李擅诗文，刊有专集，曾则于此道较为逊色耳。

管佐鼎与警眼

世风日下，杀人越货，时有所闻。彼展跖者流，往往藉送礼物之名，骗开门户，于是出其凶器，一拥而入，翻箱倒箧，搜括一空。及报警局，则盗已远飏，无从缉获矣。为补救计，因有警眼之发明，装置门上。有来叩关者，不必启门，而来者生张熟魏，不难辨别；见非善类，可为闭门不纳之泄柳。如此万全，受物质文明之赐多多也。而警眼之设计，在民初已有端倪，而发明者，为苏州管佐鼎。金鹤望《天放楼续文言》，有《苏州五奇人传》，谓："佐鼎所居宅曰杉渎桥，幽且邃，门关七启，乃达读书之轩，轩额曰面圃，南向，庭植嘉葩美箭数十本，其窪处则种菉韭焉。拥书置酒坐檐下，饮且读。无应门之童。客至剥啄，户自启，入关则自阖；再入，启阖如其初。佐鼎盖以勾股术手制机括；又用折光之理，以大小镜数十，按其角度，使屈折反映，最前者置户之楣，最后当其座隅，镜之所

在，机括随之。以是剥啄者在门关七重外，佐鼎已对镜识其容，迎则捩其机，拒则不顾，送客不下堂，客去，户之开阖如其初”。惟佐鼎之设置，备极繁复，不如今之警眼之简易耳。佐鼎多著述，有《面圃轩诗》十二卷，《词》二卷，《读史抉微》五卷，《六法新论》二卷，《日记》五十卷，《兰蕙同心录补》二卷，《默竹和谱》一卷。戊辰年卒，年六十有二。又能丹青，惜流传不多。

张冥飞一掷千金

南社多报坛耆宿，湘乡张冥飞其一也。冥飞，讳燕，字季鸿。其甥女曾从予学文，蒙君见访，数载神交，忻然觌面，相与论文谈艺。君力主文切实用，不浮夸虚饰，不诡怪瑰奇。心有所思，笔亦随之；理之所蕴，文自充沛。否则违背时代，及无病呻吟，皆非文之上乘也。滔滔汩汩，肆其粲舌，予为之首肯。未几虹桥启衅，风云日恶，君悄然离沪。予不及答拜，为之怅然。嗣后音问不通，及辗转传来恶耗，君已客死他乡，从此人天永隔矣。君工诗文，伶人冯春航经彼指导，居然能为五七言绝句。又擅小说家言，刊单本行世者，有《十五度中秋》一书，为言情之作，叙述甚为曲折，而词华丽则，文笔爽朗，其余事也。性落拓不羁，人以名士派誉之则怒，曰：“名士者，世界至不祥物也。其为祟，小之足以害于家，大之足以凶于国。考历史所载，古今贪鄙无耻之徒，多属于一时知名之士。若扬雄、名士也；刘歆，名士也；谯周，名士也；魏收，名士也；褚渊，名士也；石崇，名士也；冯道，名士也；陶谷，名士也。乃或为篡贼之走狗，或为江湖之大盗，或为贰臣，或为

秽吏。均不齿于人口也，抑何卑视我如此耶！”君知岐黄术，某富家儿患疑难症，诸医束手，君一剂而愈。富家德之，赠以千金。时物值低廉，千金，巨数也。君获此巨数，乃大喜，即辟室旅邸，电招诸博友，一掷千金为豪赌。夜宿旅邸中，不返家，其夫人翌日寻至旅邸，强逼之归，则千金已耗九百五十圆，所剩只五十金。勃谿之余，为夫人攫之去，君意兴索然，足不出户者几兼旬云。

胡寄尘搜罗启蒙书

南社诗人胡寄尘之逝世，瞬已十年矣。吴江柳亚子为之传，谓：“君议论喜特异，弗肯徇众。尝以墨翟为印度人，点窜柳文字句。胡适之创语体诗，著《尝试集》，君撰文往复，复自著《大江集》行世。不知者以君为怪诞，亦有疑君顽旧者。”予识君有年，深觉亚子之说之确当。以喜特异故，其所收蓄，亦不同常人。启蒙之书，昔有所谓三百千者，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也。以其启蒙也，蒙启而识进，乃废弃随之，不复重视矣。君却不然，乃一一搜罗而加以考证。《三字经》计二十有七种，如《三字经训诂》，王相晋升撰。《三字经故实》，平江王琪弁甫辑。《大三字经》，赵德集群经成语而为之。章太炎更重订《三字经》。其它有华英合编者，中法对照者，有关于释教者，有属于医学者，其为繁复也。《百家姓》有《百家姓考略》与《百家姓三编》。《千字文》则有二十一种，如《千字文释义》、《续千字文》、《女千字文》、《绘图新千字文》、《千字文音释》，又有蒙汉者，华英者。我人乎日未之闻见，君却应有尽有也。此外如

《千家诗》六种。《神童诗》二种。又《弟子职注》、《仓颉篇》、《李氏蒙求》、《小学韵语》、《天文歌略》、《龙文鞭影》、《三才略》、《群珠杂字》、《声律启蒙》、《四言便读》、《字学举隅》、《课蒙易晓》、《千禄字书》、《训蒙五种》、《绘图四字鉴》、《对类引端》、《史鉴节要便读》、《幼学歌》、《日记故事大全》、《家塾蒙求》等等，不胜枚举也。诸启蒙书，现归震旦大学图书馆庋藏。图书馆为印《蒙书考》一册，书标《胡怀琛遗稿》，所以纪念君于文献功绩之伟大也。

林庚白预知陈英士死期

柳亚子之《怀旧集》，其记林庚白，谓为"并世之振奇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死于香港。庚白，讳学衡，字浚南，闽侯人。富革命思想，武汉首义，君在北方谋大举，预拟收复北京露布，瑰奇雄放，而以骈俪出之。工诗词，又有《梅花同心馆词话》，惜皆未刊。君好星命之学，尝探取当代要人名流之诞辰年月而推算之，谓某也通，某也蹇，某也登寿域，某也死非命。侪辈嗤为迷信，君纵谈自若也。民国五年，遇胡朴庵于都门，为言张辫帅之命，不出明年五月。及十年春，重晤朴庵于西子湖边，一见即曰：'五年都门之言何如？'盖辫帅果于民国六年五月复辟而失败也。此事之前，尚有一奇验。时陈英士为沪军都督，戎装佩剑，英姿焕发，有威震东南之概。某次寿辰，诸朋旧为之置觞祝嘏，君亦为贺客之一。既退，谓其友蔡冶民曰：'英士恐不得善终。能在民国五年前，作急流勇退之计，则庶几可免。'请冶民乘间婉劝之。奈英士以身许国，不

之从；果于五年被刺沪寓，即今之英士路。实则偶而言中，不足信也。”予喜搜罗当代名人书札，曾获得庚白遗墨，次和演公丈闻福州陷贼韵云：“岂独中原见溯风，天涯等是转蓬中。故乡寇逼终无悻，乱国兵连已两穷。裘远群酋方越货，持盈异族尚弯弓。诗翁莫漫多嗟叹，从古图存要自雄。”时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它日如为辑稿，此诗不可不收入集中也。

蔡子民癖好园艺

民国以还，文化新潮，日益澎湃，而北京大学实开风气之先。如胡适之、钱玄同、陈独秀诸子，推动尤力。废古文，用白话，而文学革命之论调，沸扬于全国。其时主北大校政者，为山阴蔡子民，蔡具新颖头脑，锐意改革。胡也，钱也，陈也，惟马首之是瞻耳。蔡微髭，蔼然可亲。晚年侨居海上，以读书写字为遣。求其墨宝者，日有若干起，积年余，致积素充盈其室。盖蔡习于疏懒，惮于一一应付也。庭宇间列盆栽数事，抱瓮灌溉，晨必躬亲为之，不假手于僮仆。风日晴和，辄驱车真如，于黄氏园寄其闲踪。园主黄岳渊，早岁从陈英士奔走革命；而雅好园艺，与蔡固沆瀣一气者也。一昨予访岳渊，岳座头，犹列与蔡合摄之片影，旁于右任、王伯群参立其间。曾几何时，而伯群与蔡，均于抗战之中，先后逝世矣。岳渊谓尚有蔡之手迹在，因出示予，则蔡所作园游之什也。如云：“儿曹春假作郊游，一路黄花缀绿畴，待到君家花世界，万千红紫看从头。”“问君可有养花方，花镜参详经验长，瘠总胜肥干胜湿，片言扼要作津梁。”“不使宝山空手回，濒行精选赠盆栽，花神未必增惆怅，乞得君家衣钵来。”盖岳渊对于树艺诸

书，最推花镜，然亦以自身经验为标准，曾有八字诀曰："肥不如瘠，湿不如干。"蔡为之首肯，且捋髭微哂曰："种树如是，官理亦何独不然，君真今日之郭橐驼也。"

宋哲元师事刘春霖

世皆知宋哲元将军喜峰口杀敌之武勇，讵意其人雅好文艺，而颇虚心受教也。其时刘春霖息影都门，鬻书自给，刘为清代末科殿撰，宋慕其名而礼聘为师，请授学庸及葩经。车迓刘至，宋必亲自献茶，并奉膳点惟谨。以忙于政务，不暇听讲，则必申述理由，向师请假，不敢贸然缺课也。刘某次患病，宋为之广征名医。病愈，馈以参茸等品，谓老年人毛血衰，不可不常进补剂也。刘有女，喜览小说家言，读徐枕亚之《玉梨魂》而醉心焉，诗柬往来，日烦邮吏，情感随之俱增。卒也枕亚倩人为蹇修。刘为科第中人，乃以厥壻非簪缨世族为嫌，婉辞却之。刘女乃授计枕亚，拜樊云门为师，而由云门作伐，且力绳枕亚之贤。刘与云门交谊殊厚，而好事遂谐。不料既下嫁，姑媳不能安，枕亚又处困境，生活大感苦闷。刘知之，老怀乃弥恶。宋则时往慰问，悉刘之好骨董也，伴之游琉璃厂。刘有所摩挲玩视，辄默识之，越日潜购之以为赠。一日，刘见钱牧斋联，行书集唐人句："枫叶荻花秋瑟瑟，浴凫飞鹭晚悠悠。"刘问价，以索值昂，未合而罢。翌晨，宋往购，则为他人购去。宋耿耿于心，与朋好闲谈，以为生平歉憾事，深觉愧负师门。当此世风日下，师道陵替，宋以武人而能如此，洵可风已。

高邕之气量褊狭

凡清官贤宦，词苑通才，湖海名流，林泉遗逸，负有书画之长者，辄来海上为寓公，以墨妙与世人相见。此杨东山所以有《海上墨林》之辑也。书画虽并称，然书难于画，故画家人才辈出，而书人却稀如星凤也。在数十年前，书人以浦文球为负一时重望。浦字季韵，嘉定诸生，工篆隶真行，匀整流丽，一笔不苟。寓沪南甚久，性甘淡泊，不慕利，鬻书不取重值，数十年如一日。既而仁和高邕之以知府衔江苏候补同知，需次沪上，书模李北海，而于秦汉篆隶，及魏晋六朝唐宋碑版，靡不窥见精微。间临《瘗鹤铭》及苏黄诸体，亦能妙造自然。海上人士好浦书者，一转变而竟趋于高。甲午之役后，高改号聋公，于是高聋公之联轴，充斥于装池，浦名为之掩。民国后，临川李梅庵，易道士冠服，自号清道人，以善摩钟鼎古篆，及汉魏六朝诸石刻，名噪沪壖，富商巨贾，以得其寸缣尺幅为荣。而清道人招朋呼侣，日饮于小有天，侈啖百蟹，为一时豪举。于是聋公之名被掩，不啻浦文球当日也。但聋公气量殊褊狭，嫉视清道人为艺敌。每逢宴会，辄询曾邀李道士否，邀李则不赴宴。一日半淞园之莫伯龙，招诸书画家雅集园中，为竟日之欢。聋公预知李不与列，乃欣然往。讵知酒半酣，而李忽为不速之客，聋公立托故遁去，为尹邢之避面云。

叶楚伧之酒癖

东江王大觉评叶楚伧之文曰："星斗罗于胸中，风雷动于

腕底。所撰诸书，辄自抒悲愤，意态至雄杰，有幽并健儿，拍手横刀之概。而《金昌三月记》一篇，则又轻蒨婉约，笔致绵缛，不脱吴儿山温水软之习。能者无所不能，此特其绪余耳！”楚伧所著长篇，有《如此京华》、《古戍寒笳记》。短篇小品，则刊有《笳引楼稗钞》，及《小凤杂著》。《金昌三月记》，载于《小凤杂著》中，笔香墨艳，不让澹心、陶庵辈专美于前，予殊爱诵之。楚伧既显达，辑《楚伧文存》一书，则芟除风华，归之于正，《金昌三月记》未之留存。予却深病其头巾气太重，要当如曝书亭主人，宁不享两庑冷猪肉，不愿删去风怀二百韵，斯为善耳。楚伧好饮成癖，与红友结不解缘。兴之所至，连浮大白；若抑塞于胸，又必借酒以浇块垒。佳客至，以为酒逢知己，非醉不可。而风雨连朝，杜门不出，则更衔杯展卷，酷为之罄。某次遇百花巷歌女王宝宝，豪于饮，与楚伧约，楚伧即席成诗一首，伊陪尽一觞，自夜戌初至晓，楚伧成诗三十绝，宝宝连引三十觥，认为酒国佳话。楚伧主《民国日报》笔政，常与诸酒友周旋，如顾悼秋、朱剑芒辈，无夕不相聚轰饮，意兴飚举，各肆狂言。是晚楚伧酒已尽量，及出时计，则已逾馆方发稿之时。乃嘱侍者先以饭来。饭既陈，而悼秋、剑芒谓非倾一巨觥，决不放行。楚伧曰诺，即以巨觥之酒，倾入饭中，与饭同进，曰：“酒泉郡与饭颖山相距远，兹以缩地法而使之密迩，岂不登临大快哉！”楚伧至馆，稿尚未撰，手民候于旁，楚伧走笔作春蚕食叶声，顷刻成数纸，社论也，小说也，应有尽有矣。

光复无锡之孙慨翁

孙慨翁，讳保圻，字审懿，号希侠，慨翁其晚号。叶遐庵之内兄也。工诗文，豪于饮，三十四年岁尾以疾殁，年七十有一。诸朋好辑其所为诗，而请遐庵选以印行，最近出版。蒙遐庵见赐一册，所谓《慨翁诗录》是也。遐庵有跋，略谓："君少有志用世，然自壮至老，卒憔悴以终。遇不遇固不足道，然知己之少，则亦不能无憾也。抑君之志行，固不求人知。辛亥革命，无锡之光复，君实与其事，而极罕表襮。"我友孙君伯亮，为君之受业门人。《慨翁诗录》，伯亮仿林吉人手书《渔洋精华录》之例，亲录付印者也。伯亮见告，君于光复之初，任无锡军政分府司令官，擘画经营，颇著劳积。旋游旧京，以诗酒为遣。君于诗酷好王半山，而所作却以清切为主，不类半山之拗峭。人询其故，曰："半山诗固不必学，但命笔太滑太浮，可以藉半山而药之也。"其诗如云："十年梦醒人初老，三月春残客未还。""红烛犹酬司命酒，黄金难觅计然书。""仙山绝少延龄药，要路偏多没字碑。""姓名阑入轩渠录，面目长留鬼趣图。""世丁多难兵应洗，人怯新寒酒自温。""地僻惜违修禊约，林深喜见乱莺飞。""双眸愧识金银气，一面难消粉黛羞。"均脍炙人口。君与陈巢南、林万里、高欣木、薛南溟、杨味云、吴观岱、仇昧知相友善，而蒲石居士孙颂陀，则从兄弟行也。遗著甚多，尚有杂作骈文等在整理中，稍缓，亦拟付梓行世。

叶佩玱代兄偿债

番禺人文之盛，素著东南，而潘氏、叶氏尤为名族。佩玱先生为叶遐庵之尊人，字云坡，号仲鸾。承其父南雪之教，所交多天下才彦，如于晦若、梁鼎芬、文廷式、张季直、沈子培、樊云门、汤蛰仙、王可庄、林迪臣、孙慕韩、汪伯序辈，砥砺切磋，获益良多。因常诲诫其子弟曰："取友为立身要事，自少即须能亲近贤俊以为规范；即求学治事，亦非多得益友，无以切磋匡辅。但须切记，此非群居小慧之谓，尤非世所谓饮食徵逐之交际也。"先生既逝世，遐庵追记之，成《过庭百录》一书，以馈赠戚友。蒙遐庵不弃，惠赐一册，殊可感也。先生尝应孙子授侍郎之招，司其笔札。时侍郎督学直隶，先生随从不离，裁答简牍，辄于车尘马足间，构思成腹稿，及抵旅次，伸楮疾书，顷刻而就，侍郎大器之。张勤果公曜巡抚山东，会办北洋海军，兼治河防，文檄旁午，侍郎介先生为幕府，专治官书，著有《治黄河策》及《海防图说》。覃精算术，昼夜研习，至于咯血。算草盈数笥。欲著《四元演草》及《微积新书》，皆未就。又习篆数十年，师法邓石如，而参以石鼓及汉碑，晚年所作，人争宝之。间阅佛典。丙辰夏，疾卒津门。临终谓："吾此刻心中极明白，极干净。"了然去来，盖其觉悟解脱，迥异凡庸也。先生尚有一事，足以风世励俗：其兄伯蓬，旅居春明，颇多负累。及返粤东，而先生尚留京授徒，月得脩金只四圆，乃以二圆自给，以二圆代兄偿债。厥后债主感而弃券，迄今粤中父老，犹能道之者。凡兄弟阋墙，常述此事以为劝勉。

胡石予画梅有传人

“鳗生画梅三十年，题画诗亦千百首。用覆酱瓿糊败壁，差堪胜任他否否。乃者索画人益多，秃尽霜毫如敝帚。为劝润例一再加，嗜痂逐臭来诸友。都说此非造孽钱，可购书读可沽酒。荒荒世界万花春，一笑从之忘老丑。”此民十之际，予与吹万、亚子、天遂、石子诸前辈，为先师胡石予先生重订画梅润例，而先师戏题润例后之诗也。先师画梅，喜用墨，不喜用胭脂；喜大幅，不喜作小件，盖虬枝纵横，大气磅礴，不受拘限与束缚也。犹忆王大觉倩先师作小幅梅，先师谓：“纸小无用武地。”大觉乃诗以调之曰：“为问乾坤如许大，可能容得几株梅？”一时引为笑谈。战变遽起，先师避氛铜陵山中，于流离颠沛间，犹作画以贻友。卒以抱病，失于医药，客死异地。备贻友之画幅，完全散失，甚可惜也。先师哲嗣叔异，能读父书，为学界名流。随政府西移，供职重庆，事务清闲，绝少酬酢，乃发愿画梅，以纪念亡父。规定日画一幅，因颜其居曰“一日一树梅花斋”，虽祈寒盛暑不辍。曾于俞逸芬所设之中国艺文馆举行画梅个展，章行严、杨千里诸贤咸加推许。郑晓沧更题之云：“痛惜东南耆老尽，两家往事已烂斑，因缘墨渖心犹记，满壁梅花不算鳏。（注云：此先严帆鸥老人慰胡石予先生悼亡句也。石予先生工绘梅花，名满江左，因许为知己，到处称道不衰。抗战军兴后，二老并归道山。今叔异已传其家学，追怀往事，益不胜风木之感矣。）”“画中如见君家旧，万树梅花淞水滨，回首江南恨零落，巴山移植一枝春。”“蛟龙搏斗昼阴阴，猿鹤虫沙感不禁，废读蓼莪游子泪，圆舒

梅萼补天心。”“曾把寒梅植万家，君家旧业直堪夸，传衣谁识衷肠苦，丹血冰心灿国华。”叔异又远渡重洋，游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于艺术表演会中，当众挥毫为梅花一幅，彼邦人士见之，大为赞叹。最近叔异学成返国，把晤之余，出其所画示予，则疏横秀逸，居然先师典型也。

邹容遗墨付诸一炬

邹容以《革命军》一书，为驱清建国之本，故迄今渝地辟有邹容路，所以纪念之也。清吏捕革命党人，容以自首入狱，卒以体弱庾死囹圄中。其所著《革命军》，各书铺纷纷翻印，为混淆检查计，乃易其名称，曰《图存篇》，曰《救世真言》，曰《革命先锋》。又与章炳麟之《驳康有为政见书》并刊为章、邹合刻，不胫而走，销数逾百万册。于此可见清末民心向背之一斑。容与章炳麟、章行严、张溥泉结为兄弟。容最稚，炳麟以弟呼之，有诗云：“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所以哀其志之未伸也。容能书，吾友朱剑芒著有《南社感旧录》，刊载粤报，曾述及之，有云：“里中诸少年有文社之组织，以誊写版油印作品，执笔者为陈侠孟、丁豹岑、黄亦谦、王咏青诸君；而亚子以文笔最健，言辞亦最激烈，父老读之，恒为摇首咋舌。未几，上述之诸少年手中，各握一纸笺，遍题排满诗句，末行则书‘热河小丑载湉僭窃之第几年，革命军马前卒邹威丹’。盖载湉为光绪帝之名，当时所谓御讳，人民咸加敬避，不敢妄书者也。至威丹为邹容别字。时尚在苏报案未发生前，亚子已与邹容订交，各人手中之笺，均藉亚子之介，

而乞邹氏亲书者。陈侠孟为余族祖姑之子，年与亚子相伯仲，而与余至善。我祖姑丈树棠先生，为顽固派之典型人物。幼即与余父订金兰交，故虽娶我族祖姑，而仍呼我父为弟。犹记侃侃然告我父云：'寅伯甚荒谬，不严禁其子，竟与叛逆通声气，行见其族赤矣。我子手中之扇，已为我焚毁，且令与柳氏子绝，以免日后株连。汝二子较幼，他日慎勿与柳氏子交。'余父闻之亦唯唯。余时已心钦亚子，更慕亚子之参加革命，闻我祖姑丈语，心且鄙之。尤憾威丹亲书之箑竟遭焚毁，而不能使一见也。"亚子既与邹容相交深，则亚子处或尚有邹容遗墨，稍缓当一询之也。

周人菊搜罗周实丹遗稿

淮上三杰，一张雪抱，一周实丹，一周人菊，三杰皆籍隶南社，以诗文鸣于时者也。人菊与实丹相契尤深，实丹自号山阳酒徒，喜欢葡萄酝，一樽相对，各倾肺腑。酒酣，实丹诗思汩汩来，不择笔，不择纸，随意涂抹以为乐，人菊见辄录存之。明日酒醒以示实丹，实丹或忆或不忆矣，如是以为常。辛亥之秋，义师起武昌，南朔响应，苏、常、扬镇相继反正，实丹声大义于故乡，登坛誓众，辞气凛然，虞山阳令姚荣泽，私率役掩捕之，不屈被害。人菊知之大恸，为草《周烈士就义始末》，以昭告天下，且搜罗实丹遗稿，印成《无尽庵遗集》行世。其哭实丹小引曾述及之云："读频伽手写徐江庵《话雨楼诗集》，因念频伽眷怀故人，死生无间，且于死后弥笃，可谓缠绵悱恻多情人矣！余与亡友实丹过从交游，不止十年，情谊之笃，视频伽江庵有加无已。烈士死后，余为印遗集于海上，

颇多遗漏，求之烈士友辈中，亦鲜有藏其手泽者。烈士生平所作诗，不下数千首，自删定者亦不下千首，其酬应代替之作，尚不与焉，乃今所存，仅得半数，知必有零星遗稿，存于天壤间者。余与烈士交最深，竟不能学颊伽之晨抄暝写以慰江庵于九泉，而光遗泽于天壤，又不能任搜求之责，其有愧于古人及吾亡友者不既多乎！”人菊执教沪上有年，嗜酒外，喜听大鼓书，推崇白云鹏及小黑姑娘，既而返淮为县议员，耿直不阿，洵足为民喉舌。不料末儿淮地忽遭兵祸，室庐荡然，人菊穷无所归，旋卒。人菊为实丹刊遗稿，而人菊之遗稿，无人为之刊布，惜哉！

邹亚云养疴沧浪亭

吴中沧浪亭，崇阜广水，林木穷蔽，为苏舜钦放废之所居，所谓“触而啸歌，updelta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者也。此后，如浮屠文英，诗人沈归愚，以及沈三白，无不寄其情趣于其间，成为风雅之薮。南社名士邹亚云，青浦人，讳铨，能文章，擅诗词，主持沪上《天铎报》有年，取伶工杨小楼与清宫福晋一段风流史，谱成《杨白花传奇》，刊之于《天铎报》端，胡虏之腐败，革命之思潮，尽情揭露，允推杰作，高天梅拟为刊小册行世。亚云原籍元和，故足迹常至苏州。某岁，与天梅、厚生、壮公、敦炎、檗子诸子，合摄一影于瓶翠山房，檗子为题其眉曰：“吴天雁影”。既而亚云足不良于行，胡寄尘诗以慰问之云：“邹郎一月无消息，问我相思谁得如？折足孙膑还是福，此时天与著兵书。”继之病肺，乃养疴于沧浪亭，药石无效而死。其病状述见于南社友人往来书札中，如

冯壮公函楚伧云："弟与亚云，同寓苏台，朝夕与共者旬余，摄影话别之夕，忽然狂咳，呕血狼藉满地，呼日医以血清针疗之。翌晨，就医于福音，养疴于沧浪亭，两国医士，佥云无妨，五日而复呕如前，唤舟送之归。当时侍疾者，何君震生最劳苦，弟不过时时作书寄之，邮筒乍达，恶耗传来，心痛神昏，几疑梦境矣。"独笑之《亚云忆语》云："前月邹君亚云自沪来，于陶怡处一见如旧识，由是文酒之宴，殆无虚夕，与厚生、救炎、钝剑、壮公、檗子等，合摄一影于瓮翠山房。某日，忽以咯血，独卧于苏台旅馆，壮公为之称药量水，时时存问之。迨病稍瘥，移居于沧浪亭，予与救炎、壮公往视也。而亚云亦时以零篇断简相馈，邮筒往返，不绝于道，前日归里时，尚以书告别，孰知天丧斯文，竟成永诀，悲哉！"亚云既溘逝，柳亚子手录其遗稿，印《流霞书屋遗集》。

梁鼎芬之两知己

前清遗老，颇多工诗者，梁星海其一也，星海，讳鼎芬，号节庵，粤之番禺人。光绪庚辰进士，翰林院编修，以知府指分湖北，荐授汉阳知府，移武昌知府，擢汉黄德道，晋按察使，张香涛极宠信之，独揽大权，同曹咸侧目，一时物议沸腾，不安于位，开缺以三品京堂候补，自是不复起矣。宣统师傅陆凤石揖馆，梁继其任。为人殊饶风趣，尝书报吴庆坻云："门外大雪一尺，门内衰病一翁，寒鸦三两声，旧书一二种，公谓此时枯寂否？此人枯寂否？"读书焦山海西庵，又欲购庐山卧龙庵为草堂，其友王君，赠资七十千，仿佛香山居士之筑室于香炉峰间也。肆力为诗，窥中晚唐及南北宋诸名家堂奥，佳句如：

“客行头渐白，人坐烛微红”。又：“百年红烛短，一水夕阳深”。又：“闻莺未识谁家柳，临水难回少日颜”。又：“园丁未服生疏鹤，春色犹妍老大藤”。又：“一水饮人分冷暖，众花经雨有安危”。又：“渐与世疏诗笔放，偶因春好酒杯宽”。又：“事过百年人始贵，我无一物意还多”。陈石遗录之于诗话中。梁死，其友余越园为辑《梁节庵遗诗》，都八百余首。而叶遐庵以梁之著作，尚不止此，乃谋之于梁之后人思孝，取所存诗稿，及散在故旧门生处者，裒成三百首，付之梨枣，颜之为《梁节庵遗诗续编》，夫生前解衣推食，为朋友之常事，不足贵，死后而能存其精神之所寄托，使之寿世，斯为真知己，求之末俗，不易得也。梁之谥法为文节，则已在民国后若干年，伪政府所拟议，不足称道。

许指严饮酒渡僧桥

“许指严死，掌故小说与之俱死。”此范烟桥语。虽稗官家言，然才艺神妙，其动人哀慕，竟一至于此也。指严，毗陵人，讳国英，字志毅，别署砚耕庐主，又号弹华阁主。掌教南洋公学，即今之交通大学是。继受商务印书馆聘任编辑。光复后，主讲金陵高等师范，又任财政部机要文书。卒以不惯宦海生活，辞归沪上，卖文为生。著有《南巡秘记正续集》、《十叶野闻》、《新华梦》、《泣路记》、《三海秘记》、《指严余墨》等书。尤以《南巡秘记》，叙乾隆巡幸江浙佚事，最为脍炙人口。又擅书法，遒秀高逸，亦为时重。但指严性慷慨，赐其戚友无吝色，金钱到手辄尽，常在窘乡。好饮，尽五六斤，不择馔。酒酣，则娓娓谈二三十年来掌故不倦。游迹所

至，山水美人之外，必品及鲫鲚，评吴中渡僧桥头宝裕酒为最醇厚。每自沪返常，车经苏州，往往下车小驻。时予与赵眠云俱在里，乃电招予与眠云，同至渡僧桥对酌。以吴中饶鱼虾之美，乃烹鱼炙虾，以快朵颐。饮酒无算，权宿逆旅一宵，予辄与之抵足。翌晨，再市车券，返乡以觇其妻孥。犹忆辛酉元宵节，指严来吴，眠云以其嗜酒成癖也。乃谋之眉史爱天香，载酒画舫，作邓尉探梅之举，予与佩楚、柳村偕行，访司徒庙古柏，谒郁泰玄墓，探香雪海，登还元阁，尽一日之兴。指严诗才敏捷，顷刻成二首，走铅以示我侪，如云："平生梦想香雪海，此日真疑仙佛身，舆卒都饶烟水气，寺僧能说宦游人。芳风不断树交路，古意先探涧里春，更有画师工写照，天花法雨尽精神。""平生梦想香雪海，不道身亲到此间，古柏笑人窥怪相，疏松引路入禅关。树稀亦有沧桑感，花好庸愁裙屐闲，毕竟吴门春信早，披裘争欲五铢还。"指严于民国十四年死，从此清范雅韵，无复得亲，山阳闻笛之感，其乌能已耶！

顾悼秋追念琴友

凡数南社酒人，必推顾悼秋为巨擘，尝与梨村诸侣，组织酒社。乙卯之秋，举行第一次雅集，小启即出君之手笔，如云："风景不殊，河山已异，腐鼠沐猴，滔滔皆是，洁身自好之士，辄欲遯迹糟窟，以雪奇恨，此酒社之所以作也。时维中秋佳节，丹桂飘香，招集鸥盟，觞于吾里，踏灯秋禊桥畔，泛月金镜湖头，结一段因缘，留他年佳话，同心可证，芳躅非遥已，此启。神州酒帝。"盖神州酒帝，君之自号，且镌印以彰

之。君面白似敷粉，酒后益斌媚，有诗谓："座中我是高阳帝，眼底谁为阮步兵？"颇自负也。里中前辈徐山民辑《楔湖诗拾》，上起明末，下至清嘉庆初年，自是以后，百余年中，继起无人。君乃广征里人遗诗，辑《楔湖诗拾续编》，有功文献，不朽之作也。居乡喜御裲裆，虽翩应不穿马褂，其甥蔡观邕为购马褂料以赠之，君置之箧笥，不付成衣匠，出入裲裆如故也。晚年居沪，署"服媚"，有时称"老服"。越人秦某，设方壶酒家香粉衖，以女儿酒招文艺诸子前往品饮，予暗君于席间，谈笑甚欢，恨相见晚。既而君与烟桥、蜀痴、痴萍、守拙、红蕉辈结"云社"，予亦参与其盛。时君方病足，饮量不宏，无复曩年之豪情胜概矣。有粤人钟赓虞，雅士而隐于市，能琴，藏唐雷氏物，泠泠七弦，极手挥目送之妙，慕悼秋及朱剑芒名，一再致书述倾迟之意，愿订交以为快。适悼秋有事返里，及重来海上，欲与剑芒同往访之，不意赓虞遽赴玉楼之召，缘悭一面，人天永隔矣。君从此每闻琴，辄念赓虞，为之凄然不语。君本工愁善病，而处境又拂逆，未几下世。据云，君于病中，常询家人："燕子来否？"家人固莫明其所以然，漫应曰："未来。"及临卒，忽一燕子自东牖飞入室中，君即撒手长逝。予藏有君手写诗笺一纸，钤一印曰："飞燕旧主"。抑何其奇异乃尔！诗笺上又有一印曰："词人半是娼家妇"。亦怪僻奇特，有迥不犹人之致。

沈剑霜之死因

民初，有所谓梨村五子者，曰顾悼秋，朱剑芒，朱剑锋，周酒痴，沈剑霜。之五子者，均能诗，吴江梨花里人，而籍隶

南社者也。剑霜天资颖慧，多才艺，幼有神童之号。貌亦美秀而文。父死，家中落，乃出而就馆，盛泽徐氏经商于沪，遂聘剑霜以课其子。剑霜设绛帐于徐家，徐家辟室而供宿膳焉。既而徐氏子肄业某中学，予执教是校，徐氏子慕予虚名，于校中受正式课外，更延予指导研习经史及八大家文。徐家距舍间近，乃于每日校中散课后赴其家，入夏炎热，徐氏子出扇以拂暑，视之，则扇上之画，不知为阿谁作，书则秀逸有致，剑霜之手笔也。录诗两绝云："两行红粉影娟娟，小字应呼作绛仙，此夜平分春一半，可扶清梦到花前。""积雪空江岁晚时，早开枝易褪胭脂，不教花抱飘零感，只待东风好护持。"似为咏梅之作。扇骨为竹，刻有书画，亦出剑霜之手，予摩挲久之。徐氏子又示其所用印章，曰："沈老师并擅治印，此乃沈老师镌以见贶者。"徐氏子并告："沈老师间数月必返里一次，返则三四日或五六日即来，习以为常。某次返，不三日而报丧至，则沈老师以暴疾卒，从此侍座无从，心丧曷已，顾我家不毋怀疑，老师年事方壮，无衰退之象，何以遽尔奄忽，殆别有他故欤？厥后始辗转探得老师伉俪之间，不甚融洽，日前又以细故龃龉。老师以家庭幸福、肇端于夫妇，夫妇而如此，则幸福俱蠲，人生尚有何乐，乃服毒剂自尽。及觉察，延医挽救，已无及矣。"

王大觉酒后狂态

东江渔郎村，为诗人王大觉之故居。大觉襟怀洒脱，澹泊自甘，而性好饮，自谓："古溪雨歇，水榭凉初，沽双塔酒一罂，市钿湖鱼数尾，与诸老农小饮豆棚间，清风入抱，野语惬

怀，闲话桑麻，无长安口气，殊可喜也。”酒酣，人以为醉，则悻悻然曰：“世无所谓醉与醒，彼自命为醒者，自吾曹观之，是非莫辨，皂白不分，桀犬吠尧，跖客刺由，我辈纵醉死，犹不至此。孰醉孰醒，余欲无言，今世已无真曲直，能不放声尽情一哭耶！”盖借以骂世，不啻灌夫当日也。与悼秋、亚子、剑芒、酒痴诸子组织酒社，常集诗龙酒虎于开鉴草堂，觞咏为乐。某次玉峰余颠公天遂前往参加，为兴益豪。大觉与社友斗诗角酒，且饮且写，濡笔淋漓，累累成若干纸，不意一举手而樽倾，酒湿纸，漫漶不能辨字。时悼秋适与比肩坐，御白袷衣，大觉即扯悼秋衣幅而代纸书之，其狂态有如此。大觉尝辑其先德之遗作，刊《青箱集》，以《琴言馆诗稿》、《吟香馆剩稿》、《伯瀛诗草》、《扬风雅唱》、《泛瀛图题词》附其后。又《乡居百绝》，则大觉与诸友好揽澉湖胜景，斗酒扁舟所成之佳什也。惜予未之睹。予所得诵者，仅其杂作，一《兜红忆语》，凌莘子为之评；一《琅琊碎锦》，则其白门友人朱寿江，集其《银棠阁话月》、《双箫冢》等十五篇小说而付剞劂者。大觉诗才绝艳，予最爱诵其《鸳鸯湖即事》，如云：“几度低头一语无，小姑心事太模糊，有时指点湖中景，绝妙湖名掩袖呼。”“夕阳红斗玉颜娇，憨笑中流逐蓉潮，几度呼他且缓缓，恐他扭断小蛮腰。”“十里湖光一叶舟，远山蔼蔼暮烟收，玉人指示清游处，烟雨楼头夕景幽。”“暮色催人可奈何，珠喉一串竹枝歌，明湖十里难回首，眉黛钗光入梦多。”大觉逝世有年，予籍隶南社迟，未及一挹清芬也。大觉有弟二痴，亦能文。

张善子向冒鹤亭索诗

虎痴张善子，与大千为兄弟行，具艺术天才，而同出一门，比诸有宋徐崇嗣、崇勋，无多让焉。善子布袍朴素，长髯飘拂，以喜为山君写照故，乃蓄一虎，饲之以肉。虎偎依驯伏，善子手抚之，有如狸奴也。予识善子于吴中，时可园有苏州文献展览会，予与星社诸子往参观，而善子居附近网师园，邀予一赏虎姿。奈予羁于职务，亟欲返沪，未果。不意此后即起烽烟，江浙沦陷，善子入蜀，又复以艺事游海外，载誉而归。未几，即以逝世闻，论者惜之。善子不仅工於六法，又擅韵语，五十初度，曾自撰寿诗，有云："五十飞腾过，艰难憩海滨。青山如可卖，白屋未妨贫。老去神犹王，诗成句渐醇。魏塘鱼芡足，卜筑奉慈亲。""匹马怜予壮，纵横关塞间。拂花狼可学，入画虎能闲。东渡留残稿，西行忆故山。虚名愧相误，浪墨几时删。"盖平日常以唐宋诗揣摩遣兴也。如皋冒鹤亭，为水绘园主人，自淮安关监督致仕归，寓居海上，不废吟咏，著有《小三吾亭诗集》，其名句如："旧人渐少黄幡绰，新句平添白练裙。"陈石遗亟赏之，据入诗话中。大千绘山水贻鹤亭，鹤亭报之以诗，善子慕鹤亭甚，为鹤亭作《讽经图》而索诗焉。鹤亭以人事卒卒，未即应。既而战变遽起，音问隔绝，渐付淡忘。及闻善子死耗，乃大恸，且颇有以负宿诺为悔，诗以悼之，有"有诗无路寄黄泉"一语，尤为沉痛。此次大千自蜀来沪，鹤亭出善子遗作《讽经图》以示之，并倩大千加跋，并悼词而录入跋中。大千多交游，酬酢无半日暇，不克宁息以从事，为书跋讫，坚闭其户以谢客。既成，鹤亭张之于

壁。予访鹤亭前辈于模范村，前辈以此见告，惜天已垂暝，予目力又不济，跋语累累，未能尽读也。

刘半农反对奴性称谓

彼自诩摩登者，对人辄喜用奴性称谓，而刘半农却极反对之。某年，刘任北大教授，师生组织文学研究会，有茶话会之举行。席间，有人以法卢文"密斯脱"为称谓者，刘即斥为奴隶劣根性，谓我国本有先生及君之称，甚为文雅，即称女子为"姑娘"、"女士"，亦极得体，何必称谓"密斯"，以为时尚？今后凡我文学研究会中，一律须革除奴性，此种称谓，概行废除，闻者莫不为之首肯而表同情。为地下工作而被倭军残害之冯梦云，曩时与卢溢芳同赁一室，为偃息写作之所。曾请刘题一斋名，刘不加思索曰："是可称'非驴非马室'。"盖卢与冯二字，仿佛驴与马，而笔画稍增损耳。梦云、溢芳以为滑稽有趣，欣然而榜书也。刘于出国前，喜撰小说家言，尝与程小青合译西洋稗史揭载于《小说大观》中。旧时说部，极推重施耐庵之《水浒传》，有告以北平图书馆藏有金圣叹贯华堂原刻本《水浒传》，乃向图书馆假阅。果属原刻，卷首所附之人物图像，出明代杜堇手笔，非常珍贵，奈是书纸已脆烂，不能展揭，刘大为嗟惜。翌岁，琉璃厂松筠阁，辗转为刘觅得一部较完整者，廿载寻求，得於一旦，其喜可知。为公诸同好计，交中华书局影印，成巾箱本二十四册，不料刘旋抱病下世，未及见是书出版。刘讳复，半农一作半侬。

赛金花不谙英语

樊云门为赛金花作《前后彩云曲》，嘉兴沈涯叟以为“的是香山，不祇梅村”，盖拟之《圆圆曲》，犹浅乎其视樊老也。吴江名士金鹤望取其艳迹，撰《孽海花》说部，未竟，而虞山曾孟朴续成之，于是一代红颜，益复昭彰耳目。赛金花张艳帜于北方，马缨花底，系遍游骢。亡友顾衡如，少年狂放，博宴于赛之妆阁无虚日，谓：“巫山沧海之曾经，有难乎其为云水之概，旧梦温馨，仿佛此身尚在云屏绣障间也。”顷晤金子东雷，彼谓亦一度访赛，奈美人迟暮，无复曩时风情，然谈吐举止，仍极温婉有致。蓄一雪猧，偎依入抱。既而出其掺掺素手，撮若干西域黑胡桃以敬客；为谈往事，不胜今昔之感。东雷询其“是否与维多利亚女皇同摄一影？”赛谓：“此系外间传闻之误，与彼同摄影者，乃维多利亚之妹，嫁于德之皇室中，非女皇本人也。且彼居德邦较久，能操德语，外间谓其英语极流利者，亦非事实。”赛遗东雷一名片，以留纪念。东雷谓此一纸芳名小片，犹存箧笥间，稍缓拟检出示予，予固愿一饱眼福以为快也。东雷既南归，津津道赛事于师鹤望先生处。鹤望谓：“世上当有老名士，不当有老美人；老名士足道，老美人不足道。”相与大笑。东雷又谓赛女仆顾妈，赛虽贫困，顾妈侍奉不离，其忠诚为末俗所罕见。闻顾妈今尚生存，但不知寄迹何处，东雷颇欲一探其状况也。

叶鞠裳诋毁杨守敬

杨守敬字星吾，不愧为一代学术家，有功于文献甚伟。研金石之学，搜求古书及碑版，不遗余力。前清光绪间，随何如璋出使日本，自是日游市上，物色古书，凡版已毁者，虽重价必购之；其不可以币值得者，乃以所携汉魏六朝及古书古印为易。每获一书，辄考其原委，别纸记之。既而黎庶昌继任公使，知杨访书，乃有《古逸丛书》之谋刻。于是杨搜采愈勤，每刻一书，必选名工；十年书成，凡二百卷。予尝获得杨致沈子培亲笔札一，所述无非关于著作及刻书事，可见其致力之一斑。略云："客岁由陈士可呈上《水经注图》，蒙许作序，幸甚感甚。守敬无善足述，去秋选得霍山县知县，以年已垂老，深以倒绷孩儿为惧，故决计不出。唯所撰《水经注疏》及他各书，无力付梓，是用耿耿耳！兹以新刻《春秋列国图》，及重订《历代险要图》各二册呈览。《水经注》要删，中多叫嚣之语，知必为大雅所嗤，今已一律删除，乃入注疏中。果蒙赐序，即恳速藻。"不意叶鞠裳却于所著《缘督庐日记》中竭力诋毁之，如云："得翼甫书，知星吾不允送书来，而欲仆前往。其所谓宋元椠，亦皆不可恃。"又云："又得翼甫书，知前函为星吾督写，其人之离奇闪烁，无与伦比。此事费唇舌数月，终为画饼耳！"又云："翼甫来谈，为言星吾之诡谲绝顶，目录之学亦绝顶。其宋本藏经，改易目录，售于宋军门德鸿，既为一衲子道破，复作罢论。其所居宜都城砖甚古，皆刻字携之东瀛，善价而沽。翼甫得其小字本《艺文类聚》，至费二千金，可谓昂矣！"盖杨未免有作伪之行，大为叶鞠裳所不

满。叶讳昌炽，著有《语石》及《藏书纪事诗》二书。予藏有叶札数通，所谈皆金石考证，殊可宝也。

陈蜕庵愿作介之推

凡诵《左传》者，莫不知介之推其人，从晋文公出亡十九年，及还，赏诸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不及。不意数千年后，却有陈蜕庵，深慕介之推之为人，而效法之，亦云伟已。陈为阳湖人，阳湖文风素盛，与桐城相对垒；陈受其影响，亦复以文称雄，且昌言革命。《苏报》一案，在革命史上占重要一页，《苏报》之主持者，即蜕庵也。清吏捕之，遁走扶桑，其长子仲彝，被系而入囹圄，亡命生活，备极困苦，几致断炊。及民国成立，乃退隐不求仕进，以介之推自居，人以是高之。死于民国二年。据柳亚子之《南社纪略》，谓死于正月十六日；而冯自由之《革命逸史》，谓为五月十六日，不知孰是也。陈多名号，讳范，原名彝范，一名飞，字梦坡，别号如梦遁，忆云，叔柔，锡畴，瑶天，老蜕，蜕僧皆是。与史采崖最为莫逆。采崖居西山蔌园，陈寓园中甚久。某年大病几殆，以所著《夜梵集》残稿付采崖，然竟未死。越若干年，陈乃殂落，诸遗稿即由采崖及其妹婿汪兰皋为之整辑，亚子、屯艮助资刊行，名《蜕庵诗词刊存》。当时为非卖品，流传不广。陈平素倾羡湘潭王闿运之文章，以私淑弟子自居者二十年，闿运固未知。陈之犹子士鸿，为闿运外甥。某岁，闿运由湘潭来，士鸿走告，陈病足百二十日，杖而能行，以见长者，释杖往谒，陈足病亦愈。因赋诗有“葛陂昨日才投杖，入坐披风气渐和”之句，闿运甚嘉许之。陈喜饮酒，在香港寓陈少

白家，夜起思饮，觅酒不得，乃举案头少白治病药酒一巨罂，鲸饮而尽。与宁调元友善，宁以醴党案被逮，禁长沙狱中，陈常携佳醴就狱中对酌，且赋诗唱和。迄今凡谈民国轶事者，犹有人乐道之也。

张啬公筑诗人张景云墓

南通张啬公殁世有年，生平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以及水利监榷等等，均有深邃之研究。晚年，手定全集，定名《张季子九录》。啬公死，其子孝若从事校刊，由中华印行。孝若且作《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胡适之称为开子为父传之新纪元。盖孝若于文学，亦有相当修养也。当孝若幼时，啬公为延玉峰诗人张景云为西席，绛帐春风，杏坛化雨，获其教泽良深。已未十月，景云病逝于南通图书馆，年五十有二。啬公经纪其丧，辛酉二月，为葬于狼山，题其碣曰："昆山诗人张景云之墓。"碑文出方唯一手笔，谓："景云之为人，敦性蕴悄，躯煦群物；其所不得志，发为文诗，芬郁悱恻，一如其为人。诗尤卓荦可传。乌乎！如君者，可谓天之畸人矣！顾天能畸其生，终不能畸其可存之名，人亦安在不可自见，而必为天所畸耶！"备极推崇也。惜诗集未刊行。予却藏有景云之亲笔诗笺，惟不标题，如云："十年腰下拭青萍，屈贾文章泣鬼神，不信玉关还有曲，可知碧海易生尘。金戈铁马淮南路，白帽青鞋画里身，人道参军爱蛮语，朔风病骨未能珍。"又："华鬘天上说仙才，见说昙花一昔开，金黛因缘无量劫，人天慧业几修来。休谈青粉传心史，曾傍黄冠说法台，海国烟波何处好，野鸥相见莫相猜。"景云为亡师胡石予先生之甥，石予

先生称其："情思绵邈，于亲故热气拂拂，肝鬲震荡，发为诗，丽若春云。"曾为整理其遗诗。自石予先生客死铜陵，不知遗诗散落何处矣。

谢玉岑笃于伉俪

武进谢玉岑死于民国二十四年之夏，年只三十有七。人以两当轩主人黄仲则比拟之，盖深悲其才丰命短也。玉岑为钱名山之及门弟子，名山以为贤，妻之以女。女名素蕖，能作北魏汉隶，喜诵《葩经》及司马《通鉴》，而温淑好礼，为戚党所称。玉岑伉俪甚笃，因自号白菡萏室主，以与夫人之名相联系。夫人体质弱，一病不起，玉岑哀悼异常，瘗诸菱溪之畔。乃倩张大千、郑午昌分绘《菱溪图》及《天长地久图》，以为纪念，海内词人，纷纷题咏焉。予曾见其与妻弟仲易一书，措辞甚为沉痛，略云："令姊有北宫婴儿之志，自归寒门，而有儿女之鞠育，家庭之琐屑，离别之感伤，贫贱之困苦，事事足以亡精销魂，致损其天年。曩忧我病，祷天茹素，形神槁瘁，今病者幸存，忧者遽去。未来岁月，纵有钟鼎竹帛之名，陶朱猗顿之富，松乔龟鹤之年，极人世之胜华光荣，亦何足同地下故侣之一盼！"玉岑遂改署孤鸾，誓不再娶。予识玉岑，已在悼亡之后，一度同事爱群女子中学。未久，玉岑病肺，返里休养，其所授之文学史，由予为之代庖。玉岑喜啖果品，然遵医士诫，不能啖尝，颇以为苦。为遣情之计，乃请朋友中之擅丹青者，绘花果小册，藉以欣赏；雅人深致，虽困床笫，不废也。玉岑死，遗稿由其契友王春渠搜辑。此次事变，玉岑故居，付诸一炬，而遗稿幸归春渠保存，得以不失。玉岑能书，

作文人画亦殊可喜，今其哲嗣伯子，犹传其家学。

镌刻革命图章之底奇峰

汪切肤，曩与予同事上海影戏公司。彼博闻强识，喜为予谈沪壖掌故。事变初起，予避难辛家花园，犹蒙君见访；嗣后乃不通音问，不知寄迹何处矣。君曾为述当辛亥革命之初，诸党人谋光复上海，欲镌刻图章，商之于刻字铺。诸刻字铺惮于清吏逮捕革命党严，万一事发，恐被株连，不敢承接，许以倍值，亦婉拒不受。其时有盐城人底奇峰者，设一刻字铺于望平街，招牌为"新世界"，刻售日本牙印，生涯尚不恶。奇峰固不学无术者流，但颇醉心革命，慨然允诺，因得识陈英士先烈。先烈攻制造局，奇峰追随左右，颇效微劳。上海既悬白旗，设立沪军都督府，奇峰以得先烈之赏识，常出入于都督府中。及中山先生返国，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奠都南京。总统府中设有镌印局，先烈竭力保举奇峰，于是奇峰一跃而为总统府镌印局局长。同业中人，无不羡之，深悔当初机缘之坐失也。奇峰由市贾而骤登仕版，其中心之喜悦，固不言可知。居南京若干月，征逐酒肉之场，涉猎绮罗之队，无虚日也。一日驱驱，游孝陵。及归，马忽踬蹶，奇峰由鞍下坠，首触巨石，血涔涔不止，未及医疗而死。孙大总统赠以赙仪一千金，派卫队护送遗榇回沪。切肤与奇峰素相识，为之上书陈英士，英士亦赠五百两，并赡其家属。切肤更为奇峰作传，且入祠杭州之西泠印社，小传刻于遗像之端，以为纪念。切肤一署吉门，西泠印社社员，擅诗文，能篆刻。

陈石遗夫妇具诗才

侯官陈石遗，海内诗伯也。其论诗颇具妙绪，尝谓："诗贵风骨，然亦要有色泽，但非寻常脂粉耳！亦要有雕刻，但非寻常斧凿耳！有花卉之色泽，有山水之色泽，有彝鼎图书种种之色泽。王右丞，金碧楼台山水也。陈后山，浅淡靛青峦头耳。黄山谷，则如赭石，时复著色硃砂。陈简斋，欲自别于苏、黄之外，在花卉中为山茶腊梅山矾。吴波不动，楚山丛碧，李太白足以当之。木叶微脱，石气自青，孟浩然足以当之。纷红骇绿，韩退之之诗境也。素青缭白，柳子厚之诗境也。"其夫人萧道管，亦擅尖叉，著有《萧闲堂诗》。夫人于丁未逝世，石遗作悼亡诗三百韵，极凄惋瑰伟，为古今所未有。与长乐黄蜀农相友善。蜀农晚年得子，石遗贺之，蜀农颇以厥子先天不足为忧。石遗告以彼名衍，为乃翁五十大衍始得，故名，而体极健适也。可知生子迟早无关系，惟视得胎时父母之精神是否充足耳。石遗善理财，若干年来，积资十万金，买屋吴中胭脂桥，纳宠以侍晨昏，并蓄良庖，时备酒肴以宴客。以蜀农鬻艺而清贫如故，乃以处世须圆通与俗无忤为劝，蜀农谢之曰："生性不谐俗，强之而未能，无如何也！"某岁，蜀农赴苏，拟寄寓李印泉之阙园。石遗知之，力请宿其家，蜀农以盛情难却，允之。实则石遗家甚湫隘，殊不及阙园之宽畅舒适也。蜀农下榻书室中，见案之四周，列字纸篓凡十余只，讶其多，石遗曰："此诗篓也，各地人士，知予辑《石遗室诗话》，特邮来以备采入诗话耳。"蜀农以夜不成寐，潜阅之，则诗什多庸劣，不堪入目。翌日问诸石遗："如许恶札，何不付诸祖龙一炬耶？"石遗

曰："此又君忤俗之举矣。来诗自当兼收并蓄，不妥者为之窜易一、二句，或全篇无可取，则径代为捉刀，缓日杀青问世，使人无失望，则好感多而拥护者众，不愈于处处扞格耶！"遗作有《石遗室诗集》，又《文集》、《朱丝词》若干卷。

汪憬吾不忘师门

番禺汪精卫，佳人作贼，论者惜之。其兄憬吾，却不与闻政治，而沉浸于词学，可谓难能。前辈夏剑丞之《忍古楼词话》谓："汪憬吾先世居山阴，游宦海南，遂占其籍。辛亥后，俗尘远屏，闭户撰述，所著有《雨屋深灯词》。其尊翁与先叔子新公在粤，往还至密。曩年憬吾归越修墓，道经沪上，得与握手，亟道先世交谊，语挚情深，貌温而粹，望而知为饱学之者旧也。"据予所知，憬吾著述，《雨屋深灯词》外，尚有《元广东遗民录》、《微尚斋诗文集》、《棕窗杂记》。惟《棕窗杂记》之刊行，憬吾已下世，由其令子希文为谋剞劂，析为四卷：一曰世德，记先德也；二曰识小，记轶闻也；三曰师友，记故谊也；四曰谈屑，记琐言也。予一昨于旧书肆偶得之，诵之忘倦。憬吾于清季任两广总督幕府，与高凤岐、陈伯贞、况晴皋辈，时作诗钟之戏。某次为相减二字鹤顶格，憬吾不加思索曰："相思旧句吟红豆，减字新词谱木兰。"同人为之搁笔。曾倩人绘《清溪渔隐图》，以寄其遂初之意。钱塘吴庆坻赠诗因有"清溪一曲水，照见百年心"之句。西湖产莼，色碧质软，微卷如小荷叶，以之治羹，极香滑。憬吾酷嗜是物，每至杭州，必饱尝风味，而词以宠之。幼时，师事陈兰甫，兰甫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院长，造就人才甚众，著作

等身。既捐馆，憬吾哭之恸，整比其遗著，付诸梨枣，如《忆江南词》一卷，《公孙龙子注》一卷。又于诸家簏记中及手写扇头帧卷得古今体诗二百余首，继授梓人。且处处留意师之遗墨，偶于冷摊故纸堆中，得师词稿一，为之狂喜。又在珠江襟江阁，见壁悬师书《望罗浮山词》，亦稿中未载，亟录之而归。翌日，阁毁于火，憬吾欢为文字有灵不置云。

郑海藏与伪满文献

闽县郑孝胥为诗，一成则不改。与陈石遗书云："骨头有生所具，任其支离突兀也。"其刚愎可知。为前清遗老，乃始终效忠于爱新觉罗氏，甚至溥仪为日人卵翼下之傀儡皇帝，郑腼颜以事，仍为不叛之臣。一成则不改，不仅为诗如此也。秦翰才暨许大卢诗人，去春膺命前往东北，于长春获得伪满文献数百件，而朱其石为之整辑，拟于月之十三日，假宁波同乡会举行书画金石展览，而将伪满文献，同时陈列。予一昨访其石于画寓，得先睹为快。诸文献中有郑与印度诗哲泰戈尔合摄之影，亭宇清华，重檐荫树，似在北平故宫中，郑翎顶辉煌，身御朝服，貌清癯，不蓄髭，与峨冠黑衣，鬈鬈鬈绕颊之泰戈尔相对立，一华一夷，相映成趣。因忆曩时徐文定利玛窦之酬酢图，及若干年前影星卓别林与戏装之马连良，在戏院后台所照之相，不但有偶，且鼎足而三矣。伪满文献，有溥仪弟妹往来之家书，罗振玉之讣告。凡述及溥仪者，均为红字，如赐听戏，赏角黍等等，极微末琐屑，悉视为皇恩帝德；大书特书以标明之。诸奏摺，溥仪亲笔加以"览悉"及"知道了"等字样，而字迹极率陋。又有宴客之西菜单，封面为团龙织锦。展

之，上面为酒名，酒凡五种，下面为肴名，纸上缀以“康德三年万寿宴会”八双钩文。又气象台所刊行之时宪书，首冠溥仪象，下附各地之气候比较表，及干支推算表。所载民国年数，只至二十年为止；二十年后，列为康德元年，蔑视民国有如此，为之发指。他如历代帝王图象，诸伪官印，敌军柬帖及签名簿，举凡今已被判死刑之战犯，亦几签名其中。而诸文件有为大同者，亦有为康德者。而大同时期，溥仪则称执政，康德则称帝。虽断简残编，均足为他日史料。闻翰才尚有《伪宫残照记》之作，传诵一时。

郑叔问尺牍多隽语

予诵钱基博之《现代中国文学史》，裒然成巨帙，然颇以未曾述及高密郑叔问为憾。叔问多才多艺，于诗词，金石，说文，书画，无一不深入堂奥，在在可传。于晚近三十年间，可谓数一数二之人物。晚年营草堂于吴中竹隔桥南，缭以长垣，缘砌栽书带草殆遍，葱翠可喜，沤尹翁为题通德门榜，迄今吴中父老，犹有能道之者。顾处境极窘困，资用乏绝，则向其至友程白葭作将伯之呼，倩渠绍介书画，博润资以糊口。予于白葭处，获见叔问遗札，装成一册，颜曰“鹤语”，盖叔问别署大鹤及鹤道人也。札中所述，无非叹穷愁苦之语，叶遐庵与易哭庵均有跋。一自白葭奄逝，此物不知流转何处矣。有戴正诚者，私淑大鹤，为辑《大鹤先生手札汇钞》，惜未刊布，惟以一部分载诸《词学季刊》中，则与致白葭者为别一风格，札多隽语，类晋唐人口吻，如云：“昨夕雨后微凉，甫得一亲几案，而画债坌集，老眼又以灯下落墨为苦，但祝天作之缘，再雨三

口，便了却无数尺二冤家矣！”又云：“前夕酒楼草草酌叙，咄嗟便办，苦无蒪味，良负彦会，此心阙然。小园蚕豆已实，待半肥时，撷鲜供客，差可下饭，少迟当更作夜谈近局也。兹采得新金花菜一筐，尚其挑嫩食之，诚野人一芹之献耳！”又云：“天际轻阴，园梅零乱，又是去年闻雨伤春时也。才因老退，疾与年并，顾此恨恨，危自中起，如何可言！”又云：“春寒未减，又过烧灯，人事蹉跎，日月惊迈。渊明有云，‘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吾侪从何处行乐，诚莫知其方也。”皆极耐人玩味。长沙方叔章，亦当世有心人，暮年于厂肆得叔问手校《宋六十家词》，丹黄殆遍，跋语殊精当，叔章录以付《词学季刊》发表。而夏映庵前辈又于箧中朋辈词笺，得叔问遗词九阕，皆为未刊稿，深愿有人为之收入全集中也。叔问尝游寒山寺，绘寒山子像，题诗云：“登岳采五芝，涉涧将六草；散发荡玄缁，终年不华皓。”又跋尾云：“光绪庚辰，九月既望，枫桥舟中写，大鹤居士郑文焯指头戏墨。”既而程雪楼抚苏，修葺寒山寺古迹，取叔问画钩摹入石。自经战乱，此石是否保存，予以多年不返苏，不知究竟矣。

王湘绮大胆改宋词

在浙文学潮流澎湃汹涌之中，而提倡汉魏文者，则为湘潭王闿运。人以假古董嗤之。据云，生时，父梦神榜其门曰：天开文运。因以闿运为名，字壬秋。诵谢仪曹诗云：“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因署湘绮。复于长沙定王故台之旁，得屋三楹，楼甚明畅，启牖即见湘水接天，山峦起伏，碧波无际，悠然景物，悉在眼前。闿运大乐曰：“是真湘绮楼矣！”盖以

前所居殊隘仄，徒有其名也。藏书綦富，其侍媪曰周妈者，极精细，又强于记忆，其书储于某处，某项载于某页，阎运无从检取者，周妈俯拾即是，井井有条也。故阎运畀倚之如左右手，不能或离。时齐白石尚在幼年，为雕木匠，阎运以其有艺术天才，埋没可惜，乃使之就学。今日白石老人之得享盛名，阎运培植之力也。阎运辑有《湘绮楼词选》三卷，对于前人作品，往往多所窜易，如欧阳修之"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改"窥"作"归"；又周美成之"纤指破新橙"，改"指"字为"手"字。又苏长公之"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改"有"字为"惹"字。又韩无咎之"惟有御沟声断，似知人呜咽"，改"声"字为"流"字。汪憬吾大不以为然，谓其点金成铁，涉呆相而欠妍细，盖各有见解不同也。阎运作札，时有隽语，如云："欲泣则近于妇人，五噫亦嫌于逐客。惟可高歌送日，嘘气成云。"又云："野酌园花，每思清宴，子牟存神于阙下，茂宏长慨于洛贤，昔有斯情，心乎爱矣！"又云："池莲院竹，冰月清风，时复微吟，寄怀遐古，此亦人生之至乐，生民之多幸，何必坐愁行叹，儳焉如不终日哉！"曩年文明书局刊有《近代十大家尺牍》，阎运为十大家之一，凡数十通，皆极可诵。

陆稼书之田家行

久不晤云间朱孔阳。孔阳多才艺，富收藏。一昨与沈独庵、钱化佛、梁烈亚、陆不如诸子同访之，孔阳丰采依旧，意兴犹昔，殊可羡也。乃留我侪饮，且出其自明圣湖携来之鲜鳊以下酒，为之朵颐大快。孔阳更示所藏明清名人诗札册，有文衡

山、董香光诸手迹，甚为名贵。既而展及陆稼书所书之《田家行》，作行书，古拙有致，下有吴让之藏印。孔阳谓稼书历官嘉定、灵寿知县，惠政不可胜纪。曾痛斥耆捐纳以济国用，因是遭怨，引疾归。所谓痛斥耆捐纳以济国用者，即此《田家行》古风一首也。予遂于席畔走铅录之，如云："谁云田家苦，田家亦可娱。上年虽遭水，禾黍多荒芜。今年小麦熟，妇子尽足哺。所惧欠官钱，目下便当输。昨夜府檄下，兵饷尚未敷。里长惊相告，少缓自速辜。不拍长吏庭，鞭挞伤肌肤。但恐上官怒，谓我县令懦。伤肤犹且可，令懦当改图。阳春变霜雪，尔悔不迟乎！急往富家门，借息犹胜无。田中青青麦，已是他人租。闻说朝廷上，方问民苦紫。贡赋有常经，谁敢咨且吁。不愿议蠲免，但愿缓追呼。"蔼然仁者之言，诵之凄痛。酒酣，孔阳谓彼近来颇喜为人测物，仿佛测字然。在杭时，有随意取山核桃一，倩之测流年者，孔阳谓："尚吉，但山核桃乃小型，未能得大利，且其操劳，因是果非敲剥不能得食也。"继之者亦以山核桃测流年，孔阳曰："大吉，山核桃此为第二枚，两山叠成一出字，大有出路。"闻者莞尔。予聆毕，出钥匙一串，为流年之测度，孔阳曰："颇顺利。"询其故，曰："钥匙一串，共计六枚，俗有六顺之说，惟只保守无进取。"触机之谈，含有神秘性也。

易实甫有钟王之号

自称张梦晋转世之龙阳才子易实甫，足迹遍天下，尝于庐山三峡涧上筑琴志楼以居。又西游蜀中，予友君左，实甫之令嗣也，藏有实甫日记二册，叙蜀中事綦详，且杂以诗什。君左

乃据之撰《诗人入蜀》一记，刊之于某报。曾赴台湾，助刘永福，为海外扶余，未成而返。又走两浙，访八指头陀，偕游普陀山。又以同知候补河南，郁郁不得志。一度寓粤，登罗浮绝顶，赋诗自豪。常于酒座，与友竞为诗钟之戏，实甫才思敏捷，顷刻而就。其次有以“次如”二字鸢肩格为题者，同座枯索不获佳句，实甫脱口而出曰：“艳体次回疑雨集，美人如是绛云楼。”同座击节称叹，为之搁笔。在北平与人组织诗钟社，名曰“寒山”。樊山、孟符、子威、瘦公、阆仙、彤士，均一时名手。实甫往往出奇制胜，人以“钟王”目之。如白虎通鸿爪格云：“龙门欲访王通里，虎阜犹留白傅祠”。摇钱树鸿爪格云：“蓬山人倚三珠树，钱塔风摇九子铃”。上海道鸿爪格云：“道邻岭上梅花墓，阖海江南燕子笺”。花子拾金碎锦格云：“金城柳感桓元子，玉垒花愁杜拾遗”。白丁香鸿爪格云：“白描人物丁南羽，紫府神仙郭密香”。闻刊有《诗钟鸣盛集》，则予未之见也。袁寒雪读书南海流水音，实甫出入其间，人以杨修之于陈思王比之。其诗集由白蕉居士为之刊行。予藏有实甫手写之诗集目录，及勘误表，樊云门亲书“樊山拜读”四字于其上，亦他年文献也。

戚饭牛善制联语

玩世不恭之戚饭牛，南社社友也。曩居沪上大通路之斯文里，人问其居址，曰：“蜗居湫隘，不可以扫地。”问其号数，曰：“不可以作盘龙戏。”盖其号数为一百二十三，亦即所谓幺二三，博则必负也。撰文什九为诙谐之作，自署牛翁，或白头宫监，不自检存。予为辑《饭牛翁小丛书》凡三册行世。雅

善制联。华亭城内琴桥头，有潘姓老媪，善煮油鸡，设一酒肆，供客杯盘，一子早卒，媳能守节抚孤，随姑操作，乡人无不贤之。甲子秋，饭牛访杨了公于三泖九峰间，了公偕之同往潘家酒店，浅斟低酌，酒酣，饭牛戏撰一联云："白酒黄鸡风味，老姬孝媳人家。"了公为之莞尔，因嘱饭牛书之，付装池而悬诸酒店壁间。从此喧传遐迩，生涯为之大盛。一日，与了公同赴浴堂澡身，入官座室，了公谓"官座"二字可作诗钟，即首唱云："龙章滚滚千官拱，麈尾滔滔四座惊。"饭牛思索有顷，曰："得之矣！"口诵云："何逊官梅诗兴动，孔融座客酒狂多。"了公乃自叹弗如。戊申暮秋，饭牛与奚燕子同登群玉坊楚怜香妆阁。燕子窥镜台旁，惜少妙咏，乃搜索枯肠，得"双飞蝴蝶楚怜香"七字，百思不得其偶，倩饭牛作对，饭牛自座起立，环走如驴引磨，忽得"一曲风凰秦弄玉"句，二人大喜欲狂，即饬傭购冷金笺，写之补壁。又自撰一联云："举世无非一场离合悲欢梦，平生不用半个眯良造孽钱。"皆极可诵。

汪野鹤不修边幅

襄年予与饭牛翁往还甚密。翁才思敏捷，于当代贤彦，少所许可，却极推崇潭水词人汪野鹤。野鹤，华亭人，目斜视，貌不扬，不修边幅，服御敝旧，几类卑田院中人，讵知其多才多艺，腹笥甚渊博也。观书五行并下，过目不忘，其记忆力之健强，非常人所得比伴。一日，与翁散步沪上四马路，自跑马厅至麦家圈，能默记两旁店铺招牌，依次录出，一无错误，翁为之咋舌惊叹。擅制联，曾以"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对"曾传祖，祖传父，父传子，子传孙，孙

传曾”，回环奇妙，翁乃为予诵之。当甲寅之秋，黄磋玖主持楼外楼游艺场。磋玖喜接文士，一时骚人墨客，每晚辄茗话酒叙于其间，有所谓文艺室者，张一上联以征偶，其联为：“五只鞋儿两双半”，录取者，首名赠一百金，在当时固巨数也；其次亦皆有彩，半月截止。奈是联多数目字，殊不易对，应征无人，乃展期半月。翁与了公、亚子、息霜、燕子、幻园及野鹤，同在某旅邸闲谈，俱谓是联之难偶。野鹤忽欲啖果饵，披短衣自往市之，于巷口见有掷骰子，以红蛋博彩者，诸小儿围观。野鹤不知为何，亦拥入观之，正掷得幺二三，野鹤触机，忘其市物，即返旅邸曰：“得之矣！”众询之，曰：“是可偶：‘六点骰子幺二三’。”送楼外楼，夕揭晓，野鹤冠军，磋玖赠以一百金，并邀之其寓知足庐，而款以酒食。野鹤敝衣往，为阍者所阻，经野鹤检小纸书其姓名，由阍者递入，磋玖亲出迎迓，尽欢而散。越旬，送来新衣一袭，则磋玖特制以见贻也。翁又谓野鹤种菊有秘术，经其培植者，自重九花发，其大逾碗，直至腊八节犹得欣赏。海虞庞芑庵愿出番佛十二尊以作酒食，叩其秘法，野鹤唾骂而去，人以狂生目之。

俞荫甫之生挽

陶靖节有言曰：“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独能免？”夫既生必有死，则死固不必讳言。予年逾五十，而渐现衰颓之象，知去死不远，况如此环境，痛苦难言，深觉不如一棺附身之为干净爽快，因有“生挽”之征求，蒙友好不弃，如大可、瘦鹃、文宙、白华、无悲、碧波、卧佛、春澍、颂陀、竹庵、庶戡诸子，纷锡哀挽诗联，得于生前预诵一过，为之

快慰无既。顷蒙友人见告，曲园居士俞荫甫，生性旷达，置生死于度外，晚年丧偶，以夫人生前之爱明圣湖也，即为之瘗骨杭州之右台山，所谓“右台仙馆”者，山中所置之别业也。屋凡三间，华栋流云，阶罗杂树，中供夫人神位，而荫甫亦以已之木主并列焉。撰一联云：“曾闻古有归真室，已视身如不系船。”又自挽云：“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布四方，是亦足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落落，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为一时所传诵。清季，提督河南学政，御史曹泽劾其命题割裂，罢官归，侨居吴中。其地名马医科，乃潘氏废地，荫甫构屋其间，略具泉石之胜，形似曲尺，因名曲园，藉以媲美袁简斋之随园也。早岁朝考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荫甫首句云：“花落春仍在”，见赏于曾涤生，遂颜其斋曰“春在堂”。若干年前，予与星社诸子，假庞薰裳之鹤园为文酒之会。薰裳指垣外之蓊然林树，曰此曲园旧物也。园虽易主，而春在堂额巍然犹存。盖鹤园在韩家巷，与马医科密毗，得以望见也。

卜舫济纪念古柏教授

彼马哥孛罗、利玛窦、郎世宁辈，固皆碧眼虬髯者流，而吾国诸家典籍载之。最近美人卜舫济博士在沪逝世，其遗闻轶事，固亦可入我笔札，以添资料也。卜有一段恋爱史：据人传说，卜幼时肄业英吉利，每试名列前茅，而丰度翩翩，尤冠侪辈。识英女郎一，两情缱绻，出入相偕。奈英人旧头脑，不与美人联姻，于是好事不能谐，为之怅惘无已。不意数年后，卜

来华传教，办圣约翰大学，娶一黄姓华女为妇。而英女郎嫁一学者古柏。卜素慕古柏名，遂函聘来华为大学教授，古柏欣然携其夫人同莅沪上，任课圣约翰，如是者约十余年。卜所娶之华女忽病逝，古柏旋亦下世，于是一鳏一寡，乃重拾旧欢，而正式结合。卜从夫人之请，特筑一大规模体育馆，以纪念古柏，其诚厚殊可风也。但卜却有失于措施之一事，过后颇自悔咎，盖当民国十四年夏，上海南京路发生惨案，各校学生出于爱国热忱，罢课游行，以示愤慨。圣约翰学生亦响应而起，卜深恐滋事，禁止学生除学业外不得有所活动。校中备旗杆二，一为美国旗，一为我华国旗，同时上升。是时学生独升我国旗，为卜夺去，学生不从，其势汹汹，卜立召诸生，大加训斥，并勒令退学。于是学生不能忍，宣告全部解散，诸华教授俱与学生表同情，遂与诸生另行组织一校，以继弦诵，即今之光华大学是也。有熟识卜者，谓卜于前清，蓄辫垂於脑后，而袍褂俨然，绝肖我华之村学究，自民国后，始改御西装革履云。

太虚法师喜交诗友

浮图读书喜诗者，前有寄禅，后有曼殊、弘一。而太虚亦耽吟咏，往往信手拈来，自成妙谛。予少方外交，却与太虚善，盖其具文学资性，乃不期而相契也。太虚历游欧美，及南洋群岛，所至宣扬佛法，消弭杀机，感化者不知若干万人。而大江南北，名山巨浸，足迹殆遍。丁卯，卓锡雪窦，蒋介石招之同游千丈崖，居溪口藏书楼，与蒋氏伉俪赏月讲《多心经》，蒋谓："聆法师檗舌，令人心胆澄清，一尘不染，想古之生公云光，不是过焉！"太虚多诗友，与易哭庵、江建霞、梁节庵、邓

尔雅、冯君木、张天放、张季直、陈散原诸子，时相唱酬，又与陆镇亭太史结木犀香诗社，月集数次，积诗如束笋。识八指头陀寄禅，尚在乙巳、丙午之际，太虚作诗，实由寄禅所启迪也。二十年来所成之长歌短什，刊之于《海潮音》中。有李基鸿者，於武昌世佛学苑建潮音草舍，为太虚纪念。且裒集其诗，印成一巨册，曰：《潮音草舍诗存》，蒙太虚见惠，至今犹留篋衍也。绝有趣者，太虚东游扶桑，闻有缁流同名太虚者，因诗以记之云："日本中华两太虚，未逢先见壁间书。他时若有相逢日，面目须眉如不如。"但始终未与同名之太虚把晤，深叹缘悭不置。年来太虚居玉佛寺，距舍不半里，休沐日，予常往访。太虚喜浏览报章杂志，凡述及彼之言行者，辄剪存之，粘订以留鸿雪。予所记凡若干篇，赫然俱在焉。知予喜集册页，乃亲书诗册见贻，草书极飞舞，如云："秋山佳处策孤蹇，如读南华秋水篇，脱尽人间烟火气，御风列子意泠然。"则集外之稿也。太虚吐语极低，接之温如。予询其迩来曾否讲经？则云："近患血压过高，遵医士诫，多事休养，讲经均已谢绝。"遂与予谈静安寺住持事，并见告一般寺规，有所谓十方派者，剃度子孙派者，传法子孙派者，甚为复杂也。太虚一度为参议政治之代表，盖于斌所推举者，有讥"和尚为出家人，何必管国家事"，于斌主教则答曰："太虚虽已出家，却未出国，可知国家事不妨预闻也。"自太虚圆寂，僧伽政治，继起无人，悲夫！

燕谷老人病中检稿

《孽海花》一书，为晚清以来之有数说部。是书开其端

者，吴江金鹤望，曾孟朴洋洋洒洒，撰三十回，未竟而辍笔。续成全书者，燕谷老人张鸿隐南也。老人别署蛮公，因颜其所居曰“蛮巢”。丁丑冬，避地南行，止於桂林。翌年夏五，有空袭之警，复由香岛来沪。或劝其返海虞故乡，老人拊膺曰：“七十老翁，所欠一死，谁甘槃姗入里门，受伪吏呵耶！”卒不归。当行时仓卒，诗文稿未及携出，山城沦陷，文物荡然，即不为人攫取，亦且化为灰烬。会其挚友徐兆玮，令女回家取物，过虞城，於燕园壁间乱楮中，搜得稿本十余帙，遂挈以呈老人。老人大喜过望，辑录为诗一卷，词二卷。旋遘风疾，犹於榻畔检其稿，举以托其友瞿凤起、杨无恙，付诸剞劂。而徐兆玮为之弁言，颜曰：《蛮巢诗词稿》。后附《怀琼词》，则忆其亡妻所作也。其妻翁氏，文恭公从孙女。老人擅丹青，当初联姻，湘中女伴有以老人画梅示之者，其妻既来归，语老人曰：“观君笔墨自非庸俗，惜太萧散耳！”盖其妻固风雅娴翰墨者。某年秋，与老人并坐赏菊，曰：“此花一秋，如人一世。”老人为之凄然。壬辰，老人病疟患渴，其妻分娩未逾月，亲擘橙橘以供老人，如是者兼旬。从此每逢阴雨，其妻玉指辄隐隐作痛，老人大为不忍。其伉俪之笃有如此。其家燕园，在虞城辛峰巷，为嘉、道间名士蒋伯生旧屋，与曾孟朴之虚霸园，同擅名胜。老人家客死沪上，年七十五，时辛巳冬十月二十五日也。同事葛士表，与老人有世谊，蒙以老人遗札见贻。一晖予过冷摊，又购得其《蛮巢诗词稿》。如此文献，殊可宝已。

张香涛决狱擢仆

侯官陈石遗，尝佐张香涛两湖总督幕，公退之余，促膝举

觞，抒情发藻，宾主甚相得也。香涛著有《广雅堂诗集》。石遗极推崇香涛之诗，谓其："兼有安阳、庐陵、眉山、半山、简斋、止斋、石湖之胜。古今诗家用事切当者，前推东坡，后有亭林，香涛可以方驾之。"予著《人物品藻录》，记香涛某晚，因家庭细故，与其妇争执。妇溧州石氏女，颇贤慧，伉俪亦綦笃，不料香涛一时愤怒，失足将妇踢倒，急行扶起，已人事不省，鼻中流血不止。迨延医诊治，已属不及，翌日殒命。南社景梅九诗翁见拙作，谓香涛失足毙妇，确有其事，据彼所闻，尚有足以补予之未及者。盖香涛一度官山西巡抚，忽发生一离奇命案，而主犯为一少妇。某日受审，香涛固精练明理，发摘如神者，以为可一鞫而伏。当隶皂差役，排列如仪，而少妇由狱卒提出，香涛见少妇貌端庄，具有大家风度，不觉一惊而晕，随即仆地，于是秩序大乱。香涛由左右扶入内室，延医诊治，医者谓无病，惟精神突受激刺所致耳！众咸莫名其妙。翌日，香涛果健康如常，但神情似稍有异，众更不知香涛与少妇有何关系也。既而香涛嘱人探询少妇之生日年月，则少妇之生日，即其石氏夫人蹴毙之期，而少妇之面貌，与石氏夫人完全相肖，此香涛之所以惊讶失措而晕绝也。据予所知香涛尚有一异事，彼生平最惮薙发，谓薙发之痛，不堪忍受。然在前清时，又不能不薙，以整容颜。不得已，嘱家人俟其酣睡时，唤待诏来，从事奏刀，运极敏捷之手法，以完其工，否则香涛醒，而薙其半，家人必受斥责云。

寄禅上人被伧夫掴颊

晚清之际，有所谓红梅布政白梅僧者，传为一时韵事。布

政为樊山老人，僧则寄禅上人也。上人俗姓黄，湘潭人，貌奇古，幼喜持斋。年十二，怙恃俱失，慨念尘世无常，人生如寄，因动出尘想，十七出家於湘阴法华寺，礼东林和尚为师，并受戒南岳祝圣寺，郭筠仙从侄菊荪司马悯其少孤失读，授以诸子百家之学，兼事推敲。复登岳阳楼，得句云："洞庭波送一僧来"，从此灵机跃跃，连篇累牍，无非佳什。或评其所作："沐漓感慨，沈郁顿挫，非寒瘦之郊、岛所能望其项背。"汪蜕彩跋其诗集《嚼梅吟》云："吾友寄禅子，性爱山，每跻攀，必凌绝顶，务得奇观。逢岩洞幽邃处，便吟诵其间，竟日忘归，饥渴时但饮寒泉啖古柏而已。若隆冬，即于洞底敲冰和梅花嚼之，故其诗带云霞色，无烟火气，盖有得乎山川之助也。"惟不能书，往往以画代书，诗中用一壶字，不知壶字如何写，乃画一茗壶以代之。又某岁宿杨晳子山斋，杨出楮强其录诗，书如涂鸦，而十误其九，窘极，汗涔涔下，言愿作诗以求赦免。命题击钵，顷刻而就。为刊《嚼梅吟》之开慧老人亦谓："上人性疏懒，不乐学书，云水中或得一句半偈，皆倩人录之。"太虚法师与上人殊友善，予晤太虚，谈及上人，太虚亦谓"上人书法奇拙，墨迹绝少流传也。"上人圆寂，寿六十有三。其致死之原因，闻系代表佛学会，入京请发还湘中寺产，与内务部主管司长某伧夫言语牴牾，伧夫怒，掴其颊。上人愤懑归，是晚即死于所主法源寺。道侣持遗蜕，为之建塔宁波天童山。杨晳子收其平日诗文遗稿，付梓行世，曰《寄禅上人集》，予未之见，不知与《嚼梅吟》有否出入也。亡友陈鹤柴之《尊瓠室诗话》，却录有上人之未刊稿《梦洞庭》一首云："昨夜汲洞庭，君山青入瓶，倒之煮团月，还以浴繁星。一鹤从受戒，群龙来听经，何人忽吹笛，使我松间醒。"盖鹤柴自陇返，

重晤沪上，上人以见示者，殊可宝也。上人别署光头书生，又号八指头陀，原披剃时，燃两指供佛，所余乃八指，操作甚勤，运水搬柴，必躬为之，尝有句云："开堂秉拂非吾愿，运水搬柴是我能。"所以纪实也。

徐仲可提倡天足

晚清之际，欧风扇荡，妇女缠足之恶习，虽渐革除，然步步生莲，一钩罗袜之印象，犹留于顽旧人物之脑幕。如辜鸿铭之有纤足癖，尤为笑柄。杭州词人徐仲可，提倡天足，不遗余力，尝倩人绘天足仕女，制印成笺，与人通问辄用之，予之敝笥中，尚存有仲可天足仕女之遗札也。仲可撰有《天足考略》、《天足考略补》，及《知足语》三种，谓："古无所谓天足，而曰素足。晋陶潜《闲情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唐王维诗：'樵女洗素足'。李白诗：'浦边清水明素足'。时彦谓之天足者，以其不假矫揉造作，由于天然耳！"仲可极俭约，友好书函至，往往翻粘之而再用，废楮之有空白者，必检存以作记事之需，而铭其座右曰："一举两得，废物利用；六通四辟，好学深思。"其人之品性可见一斑。令嗣新六游学英伦，入伯明罕大学，得理学士。归国后，隐于商，奉甘旨惟谨。仲可乃约减其数取之，曰："无以是使吾子伤廉也！"戊辰二月十一日卒，年六十。新六检其遗稿，得十有三种，名《康居笔记汇函》，以付剞劂。而装订作毁于"一·二八"之役，《汇函》悉遭祖龙之炬。乱定后，新六整理副本，重为排印，以贻戚友及海内同文，予亦获得一部。未几，新六于北行飞机失事而殒。司马子长所谓"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予亦

为之嗟叹而不能自已也。

姚石子之昭明忆语

南社主政者，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盖当民国七年，亚子与鸳雏、舍我、野鹤，争唐宋诗派，各趋极端，不肯相下。亚子大愤，辞谢主政之职，社事无人过问，有风流消歇之概。既而由社友推举石子继任其事，曾雅集于沪上之徐园。社中无经费，石子请傅红薇编成社刊二十一集，自出印资，杀青后分贻社友。翌年，又请陈巢南、余十眉编辑二十二集，内容充斥，分订上下二册，亦由石子担任印资。此后遂入新南社时期，旧南社告一段落矣。石子无昆弟，与朋好往还，气谊殊厚，人有急难，邮助无吝色。向之借贷，一而再三，不责偿也，里中咸以善人呼之。有子昭明，绝颖慧，石子得南京明故宫瓦，琢为弯月形，以龛经"介尔昭明"四字铭之，时尚在清末，未光复，含意良深。后以子之名昭明也，即以昭明砚勗之以学书。民国九年秋，昭明患脑膜炎，不治而死。石子大恸，挥泪作《昭明忆语》四千余言，戚友同文，纷撰哀挽诸作，刊成《思玄集》一巨帙。同社陈倦鹤亦殇其幼子，见而怅触涕下，诗寄石子云："传经刘向成虚愿，责子渊明悔作诗，一片秋魂呼不起，残灯如豆雨如丝。"《思玄集》予尚藏有一册，石子见赠也。予识石子于国学会席上，其人颀然身长，颜微赤，而朴素无华，与高吹万丈为甥舅，状绝肖，人往往误认为一也。石子喜诵拙作，予以所刊之单行本赠之，以阅年久，所缺凡若干种，石子遍托旧书铺征求之，亦可谓嗜痂有癖者矣。予撰有《尺牍丛话》，累十余万言，石子一再怂恿予刊为单本。予因

循未果，而石子奄然殂化，则《尺牍丛话》后即印行问世，亦不能起故人于地下而就正矣。

庞檗子避谤海上

当已酉之冬，柳亚子与陈巢南、高天梅创南社，期会于吴中虎阜之张东阳祠，一时俊流如景太昭、蔡哲夫、胡栗长、诸贞壮、黄滨虹诸子，纷纷来归，海虞庞子亦与焉。檗子具革命思想。辛亥，上海既光复，海虞响应，实出于檗子之首谋。是时邑人有谋集莠民作乱者，檗子力劝邑宰翁有成，速悬白旗，以弭扰攘。邑宰怯懦无能，不知所措，阖境汹汹，而吴淞光复军至，集官绅于公祠，龚先耀统带拟夺邑宰印，而发号施令也。邑宰有难色，龚统带拔刀出鞘欲手刃之。檗子恐酿乱，急言曰："翁知县明大义，印不靳交也，容彼赴署取印来，往返约一刻钟，一刻钟而印不来，好头颅愿代斫。"既交印，事遂定，而翁心中殊不愿也。而邑中奸宄之徒，平素倚官府而作威福者，嫉檗子甚，欲杀之以为快。一日，檗子坐茗肆间，县吏大猾数百人，手炷香，佯请命，一拥而入，炙檗子头额焦烂。正危急之际，有人挟之越窗而遁，幸得脱身，亦云险矣。檗子虽不问政事，而邑中犹谤毁不已，檗子遂家海上而不返，任澄衷、爱国、竞雄及圣约翰诸校课务。门墙桃李，蔚然成林，迄今社会贤达，颇多沐其化雨者。清末，檗子寓吴中，与吴癯安同读于沧浪亭畔，而横山、天平间，时有两人之吟展，有时冒风雪，探梅于灵岩山麓之羡园，不让灞桥驴背客也。又与黄摩西结三千剑气文社，豪吟狂啸，几欲击碎唾壶，拘迂之士，为之望而却步。著有《玉琤琮馆词》，深得沤尹翁之称许，为之点

定焉。又有《龙禅室词》，亚子、纯农哀而刻之，名《庞檗子遗集》。尚有《灵岩樵唱》、《龙禅室摭谈》、《墨泪龛笔记》，未梓行。

周实丹一往情深

南社有两狂士，一高钝剑，一周实丹，两人以诗词相质证，顾未谋一面。某岁，钝剑游金陵，晤实丹，初不相识，实丹观钝剑之举动，以为此必钝剑；钝剑察实丹之状态，亦以为此必实丹，及通姓名，果然，相与握手大笑。遂偕游孝陵，悲歌凭吊，各成诗数十章。印有《白门悲秋集》，予藏有一册，封面上有实丹亲笔题书，下署无尽生。无尽生为实丹之列署，所以贻赠友好，而予乃辗转得之。实丹，山阳人。辛亥之秋，义师起武昌，苏、常、扬、镇相继反正，实丹声大义于故乡，登坛誓众，辞气激昂。虏山阳令姚荣泽，私率吏卒掩捕之，不屈遇害。实丹本有："伤心乱世头颅贱，黄祖能枭祢正平"之句，至此竟成诗谶，南社同文，无不为之痛悼。实丹平日，固风流自赏者，其同乡有女曰棠隐，能诗，书法仿东坡，慕实丹才，颇欲委身，实丹亦爱其婉淑多情致，有得妇如此可以无憾之叹。奈棠隐父利某氏子之多金，贸然许配，棠隐以所适非偶，抑郁而死。实丹绘秋棠图以寄意，广征题咏，且自拟《秋海棠诗》，前后无虑数十叠也。又实丹幼时读书东越某氏家，某氏有一婢，名乔莺，年十四五，容采艳发，词令娴雅，时奉主母命，持果饵饷实丹，殷殷探询饥渴，若不胜其诚恳者，实丹怜其孤苦，往往为之泪下。翌年，实丹去东越，至秋九月，有自某氏家来者，言乔莺抱疾，兰摧玉折矣。实丹因而凄楚者累日，

以为人生之可悲，未有若乔莺之甚者，为作《乔莺小传》以纪念之。自来慷慨悲歌之士，却多缠绵悱恻之情，证以实丹而益信。实丹讳桂年，守剑灵，别号和劭。既死，南社同文搜罗诗文，刊有《无尽庵遗集》。

金鹤望引咎自责

善夫钱基博氏之言曰："晚近诗派，郑孝胥以幽秀，陈三立以奥奇，学诗者，非此则彼矣。顾有异军突起，为诗坛树赤帜者，当推吴江金天羽松岑。"松岑一字鹤望，晚号鹤舫老人，诗采诸家之长，自谓："我诗有汉魏，有李杜韩苏，有张王小乐府，有长吉，有杨铁厓，有元白，有皮陆，有遗山青丘，而皆遗貌取神，不袭形似。"实则其文更胜於诗，刚健排奡，一洗拖沓庸弱之习，有时作高逸语，令人作天际真人之想。喜治舆地学，致力于《水经注》，一度为苏州市府参事，景德路及观前通衢之兴筑，均出彼诩赞之力也。并考证黄鹂坊古为黄牛坊，传说纷歧，莫衷一是者，至是遂得肯定，学者无不深佩其博闻强识为不可及。曾主持中国国学会，举凡诗人词客，文士名流，以及治天文历算甲骨许氏之说者，纷纷往归，成为学术之渊薮。在吴中发行《国学会月刊》，以通声气。某次，某耆宿，以遗老头脑，撰一文、披露于《月刊》，颇为曾、左张目，而诋毁洪、杨之逆叛。文为陆丹林所见，大不以为然，致书鹤望，责其不当发表此种违反时代之文字，并请答复。无奈鹤望不愿得罪某耆宿，搁置不理，丹林不悦，认为所提出者，孰是孰非，理当剖析有所申述，不当自高声价，置若罔闻，即续邮一书，声言退出国学会，盖丹林亦会友一分子也。

鹤望获函，深自引咎，时王巨川为上海国学会分会主持者，乃秉鹤望之意，竭力挽留。自抗战军兴，国学会久不举行雅集，近来由巨川多方探询会友新址，正拟为大规模之聚餐，藉以讨论会务进行，不料鹤望丧明抱痛之余，旋归道山，文坛巨星，遽尔殒去，殊可惜也。

沈思齐建怀爽楼

予过高吹万丈之格簃，见沈惟贤思齐书撰之联："所言与殷书周雅相次，其人是严光泉明之徒。"为之低回不置。盖思齐，华亭人，与丈为同邑，甚相契密也。思齐一字师徐，晚号逋居士，又号逋翁，工诗文，但颇自谦抑，谓："小道无足观。"有所作辄散置之，其甥费润泉见则掇拾，然阙漏殊多也。张葆培为思齐之中表弟，向思齐索取诗古文辞，以为朝夕观摩，思齐乃搜诸箧笥，录诸他刊或报章，复自加芟剔，得文如干首，合费甥所钞古近体诗及《平原村人词》，都为五卷。葆培爱与同人校雠排比，将寿梨枣，而抗战军兴，思齐乃转徙青浦嘉善间，失其箧，惟诗文在其令子季超处，独完。思齐於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奄化，年七十有五，吹万丈为刊行其诗词稿曰《逋居士集》。昔山阳范巨卿，与汝南张元伯为死友，吹万丈与思齐，足以媲美古人矣。壬辰，思齐受知於桐庐袁爽秋，以文字道义相切劘。爽秋与徐用仪、许澄清同殉难，思齐悼念师门，于芜湖中江校舍，建怀爽楼以纪念之，并作长歌，称名德之盛，而指斥暴政灭宗之酷，今存其集中。襄年修《松江志》，思齐就其友雷君曜假所辑《松乘》，为修志助。《松乘》蝇头细字，凡十帙，都数十万言，云间稗史，于此观

止。不意金泽镇兵祸忽起，宵小掣持，仅以身免。劫后点检，服物荡然，仅《松乘》一帙，得之柴秣中。思齐至沪，亟访君曜，归残帙，致其歉仄，而君曜泊然不措意，是亦艺林佚闻也。思齐耽饮，葛词蔚许以旧藏名酒，久待不见惠，乃诗以索之，用欧公禁体诗例，不犯壶觞酒醉等字，见者以为难能。思齐为代议士，为宰官，治民持正义，所至有声，其荦荦大端，自有史乘在，予不赘，乃叙其琐碎事如此。思齐所著，有《两汉匈奴表》、《晋五胡表》、《唐书西域传注》，次第刻行，予未见。思齐卒，吹万丈及陈陶遗等议谥曰勤敏先生。

奚燕子得名之由来

曩时所谓国魂九才子，奚燕子其一也。燕子讳襄，又名生白，南汇召稼村人。有《咏燕》词，调寄《一斛珠》云："玳梁来去，旧时王谢今何处，乌衣巷口斜阳驻。春社年年，怜煞差池羽，绿水人家须记取，双双玉剪抛红雨。芹泥觅得商量补，隔断珠簾，花底喁喁语。"人以奚燕子呼之，以比贺方回之贺梅子也。燕子之佳句，为予所爱诵者，五言如："山亭闲放鹤，水榭静眠鸥"。七言如："茶鼎吟紫烟篆碧，砚屏深护夜灯红"。又："红叶乱山樵子径，白云古树野人家"。又："风寒画槛鹦初睡，月满瑶阶鹤未归"。惟不自收拾，什九散失，晚境又迍邅，贫病交迫，死于陋巷中，闻者惋怛。燕子与予为忘年交，予辑某报，蒙以《玳梁余墨》见贻，排日刊载，若剪存之，可成巨帙也。燕子才思敏捷，时有丽则社者，为风雅渊薮。某次出一无题诗钟，限上四字用古典下三字用俗语以贯串之，燕子立成一联云："马融设帐冷板凳，韩寿偷香热被

头”。尝佐杨了公奉贤县幕，每夕唱和，从不间断，或作诗钟，了公品评甲乙。一夕以“花兔”两字命题，燕子拟之云：“万花浥露香成市，一兔磨云镜出奁”。了公极称赏之。偶见洋火在案头，便以“洋火”为题，构思颇苦，了公谓能得滑稽语更佳，燕子即成一联云：“碧眼虬髯洋鬼子，白袍银甲火头军”。合座莫不嗢噱。燕子晚年，染阿芙蓉癖，喜与书画家往还，诸画家供其吞吐，则信笔为题，俱成妙谛。撰有《桐荫续话》，为梁溪秦祖永《桐荫论画》之嗣音。翁印若孝廉为作绿沉沉馆填词图，广征题咏，琳瑯满目也。

南社之圣手书生朱少屏

南社成立于前清宣统元年孟冬之一日，实则前一年，柳亚子、刘申叔、邓秋枚、陈巢南、高天梅、黄晦闻、沈道非、张聘斋、杨笃生、何志剑、朱少屏辈，侨居海上，时相晤叙，酒酣耳热，往往狂言惊座，于报端发表革命性之诗文，此即南社之始基也。少屏原名葆康，一字地一，中国同盟会会员，时任《民立报》记者。南社成立，即以洋泾浜五十四号之《民立报》馆为通讯处。每逢雅集，辄由少屏发柬通告，因有圣手书生之号。少屏美风姿，濯濯如春日柳，而西装革履，为标准之新人物。既而少屏办环球中国学生会，遂改学生会为南社通信处。学生会每周必请名人演讲，如孙中山曾莅会讲救国之急务，他如黄克强、戴季陶、张溥泉、宋渔父、陈英士等，均应邀演讲各种学术，而陈仲甫更在会上宣传新文化。会中且发行《学生会周刊》，而社友朱剑芒，任会中教务，兼任《周刊》编辑。凡民党中人，无不声气常通而贡稿也。有睨观者，

为朝鲜独立党之巨子，与少屏过从尤密，睨观入南社，少屏所绍介者也。当直皖之战起，学生会与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反对军阀之祸国殃民，举行全市罢课，剑芒乃率学生会诸青年学习，参与游行示威，诅意至松沪护军使署附近、为军警所阻，引起冲突，学生遭枪刺伤者素多，学生会亦有两人被创。于是少屏归之剑芒之激切所致，并迫令学生会与学生联合会断绝关系，剑芒愤而辞职，学生亦相率离校，掀起极大之学潮。剑芒撰《南社感旧录》，犹述及之。少屏任领事於南洋，太平洋战争中，被倭军所杀，其家中人初得噩耗，尚疑信参半，及既证实，遂大恸。李遐叔所谓“布奠倾觞，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凄悲者”，不图今日见之。

吴昌硕之画兰绝笔

越人诸贞壮之传缶庐先生吴昌硕，谓：“初以篆刻名于世，晚复肆力于书画。书则篆法猎碣，而略参己意，虽隶真狂草，率以篆籀之法出之。画则以松梅，以兰石，以竹菊，及杂卉为最著，间或作山水，摹佛像，写人物，大都自辟町畦，独立门户。其所宗述、则归墟于八大山人、大涤子。若金冬心、黄小松、高且园、李复堂、吴让之、赵悲庵辈，犹骖靳耳！”昌硕之艺事，尽于贞壮一传之中。一昨予与昌硕哲嗣东迈谈及，东迈亦许贞壮为知言。东迈之日熹轩中供有昌硕之石膏像，霭然其容，温乎其貌，盖襄年扶桑人朝仓文夫塑像以铜，置杭州西泠印社，此由铜像加以翻制者，状极妙肖也。昌硕卜居海上北山西路之吉庆坊，即后易簧之地，时年八十有四。临死之前一日，体尚健适，词翁朱古微往访，留之晚餐，促膝举

觞，间以笑谑，酒后，成一诗以贻古微，并抽毫为古微作一墨兰小幅，诗笺当晚由古微携去，画兰则暂留。讵意翌日，昌硕遽尔奄化，家人以画兰为最后绝笔，良堪纪念，靳不与古微，迄今尚珍藏于东迈处。当齐卢之战，东迈在塘栖为某局长，以海上多风鹤之警，乃迎养其父至塘栖，以避战氛。塘栖距超山不远，七里梅花，烂漫如锦。有宋梅一，挺崛饶古意，筑有宋梅亭。昌硕徘徊其间，顾而乐之，为撰一联以张之云：“鸣鹤忽来耕，正香雪留春，玉妃舞夜；潜龙何处去，看萝猿挂月，石虎啼秋。”谓：“如此佳地，得埋骨其间，亦为快事。”及昌硕死，东迈即为营葬于宋梅亭畔，所以成父志也。

石韫玉之贫困生活

凡读沈三白之《浮生六记》，无不深慕三白之至交石琢堂其人。当三白穷无所归，其友夏淡友留之曰：“奉屈暂居寒舍，闻石琢堂殿撰有告假回籍之信，盍俟其归而往谒之，其必有以位置君也。”又记云：“乙丑七日，琢堂始自都门回籍。琢堂名韫玉，字执如，琢堂其号也，与余为总角交。庚戌殿元，出为四川重庆守。白莲教之乱，三年戎马，极著劳绩，及归，相见甚欢。旋于重九日，挈眷重赴四川重庆之任，邀余同往。”盖其人殊敦气谊也。予藏有韫玉手书之诗笺，有云：“繁花零落在空山，诘屈虬枝似铁顽。春色无多难久住，昙华留影向人间。”下署韫玉题，但不知所题为何，因断简零什，无从究考也。据父老传述，韫玉为秀才时，极贫困，在吴中设帐授徒，藉束脩以为生。每日昧爽即起，携布囊铁钳各一，于街头巷陌，见有字纸遗散于地者，必检取之，虽堕溷沾泥，亦

一一入于囊，归而漂以清水，晒日中，待干，而焚诸玄妙观之太阳宫，三十年如一日，人嗤之为迂夫子，韫玉行之自若也。既而高捷南闱，大魁天下，于是嗤之为迂者，乃奉承唯恐不谨，真有如六一居士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也。"彼顽固者流，且以韫玉之得如此，乃惜字纸之食报，而父谕其子，兄诫其弟，字纸不可乱掷，若轻亵从事，必遭天谴。故迄今吴中士夫，犹受此影响，珍惜字纸甚于他处也。韫玉既显贵，凡涉男女亵狎之稗史，辄斥重值以购置之，人以非礼勿听、非礼勿视之石状元，何垂老一反其所为，而竟浏览此种淫秽小说为讶。讵知韫玉积储较多，于庭除间付诸祖龙一炬，曰："淫秽之书册，最足贻害少年子弟，为风化计，不能不拉杂摧毁以廓清之也。"

曾农髯负母逃难

海上艺人，有曾、李同门会之组织。李为李梅庵，曾为曾农髯。曾、李门生遍天下，所以追念先师、述德无穷也。李以北派自居，曾则自称南派，李来沪较早，曾之鬻艺，为海上寓公，实由李招引也。曾讳熙，衡阳人，蓄髯修秀，以农髯自号，张大千、朱大可均为曾之弟子。大千美须髯，一似乃师，大可因诗以赠大千云："吾师曾农髯，书髯天下美，君能得其传，书亦可知矣。"盖曾书得张黑女神髓，大千亦殊不弱也。曾性饕餮，家备湘厨，客至辄留以宴饮，肥鱼大蹯，列鼎满案，而曾于杯盘七箸间，谈笑风生，为兴殊豪。与谭延闿时相过从，每见必谈碑版之学，不谋而合则拊掌，否则斫斫不已，习以为常。间写木石及简易山水，颇有逸致。获者珍视

之，甚于洪鐘也。曾光绪癸卯进士，官兵部主事。时山东倡义和团，曾有老母，不胜惊悸，欲避难而无舆楯，曾纯孝性成，乃负母于背，蹭蹬赴北通州，备极艰苦，不以为意也。此后奉母返湘，不再为匏系之官。既而陈宝箴提倡新学，办师范学校三所，一由熊希龄主其事，一归譚延闿长校政，其一则曾所擘画焉。曾所聘诸教师，均一时硕彦。曾为崇隆师道计，每月朔望，曾必朝衣朝冠，瞻礼诸教师，诸教师以堂长之能卑躬下礼焉，无不瘁其心力，以作育英才自任，而莘莘学习，成绩斐然也。曾流寓海上死，归榇于湘，诗文遗稿，悉在湘中，诸同门谋刻而无从，自经战乱，稿尽散佚。而李梅庵遗著，却由其侄徨然整集付梓。曾、李生前享同名，而著述一传一不传，曾不及李远矣。

一度为和尚之骆亮公

据予所知，革命和尚凡二，一曾随中山先生之苏曼殊，其一则巴县骆亮公是。亮公从事革命甚早，与吴禄贞结异姓昆季，且参其戎幕。禄贞，云梦人，字绶青，武备学堂毕业生，留学德、法两国，归任第六镇统制，驻保定，上书政府，要求实行立宪。滦州驻军不靖，禄贞前往宣慰，晓谕将士谋改革大计。事泄，清廷亟防阻之。会太原民军起事，乃命禄贞署晋抚，阴募人刺之。至石家庄，为帐下所害。禄贞死，所遗子女，凡若干人，悉由亮公扶育之。禄贞工诗善书，予曾於亮公处见禄贞所书之诗什，写作俱精绝也。亮公入同盟会，继禄贞之志，瘁力于革命，功成不受禄，有介推之遗风。既而袁氏当国，起帝制野心，其挚友陈英士、宋渔父先后被刺，亮公义愤

填膺，誓为友复仇。袁氏羽党侦悉，告诸袁氏，缇骑四出欲捕之，亮公不得已，乃入杭州昭庆寺削发为僧，法名文亮。梵贝钟鼓之余，仍与党人往还，以谋二次革命。及袁氏卒，亮公乃还俗。予识亮公，则已长袍短褂，无复作比丘装矣。亮公於佛学颇有研究，能讲华严金刚等经，而妙具奥旨，有时一人独放焰口，喃喃有词，行迳甚为怪异也。惟不能守酒戒，喜与麹蘗为缘。酒后，灌夫骂座，人无敢忤之，盖其刚直耿介，殊足令人钦敬也。晚年潦倒海上，时钱化佛设艺乘书画社，即招之居社中。亮公擅八法，模散氏盘，具见功力，行楷亦极古逸，化佛为之订润鬻书。又介绍识吴缶庐于颐襟馆，缶庐甚赏其艺事之高。既而患心脏病死，化佛经纪其丧。一子尤幼，送入孤儿院，今已为成人，能自食其力矣。上虞丁念先，曾从亮公学书。念先事之惟谨，亮公亦极器重之，谓有革命文卷多种，得便当出示，顾一再延缓，未果。旋病殁，所谓革命文卷，不知散佚何处矣。

陈秋水一介不取

善草稗史而驰誉大江南北者，厥有两秋水：一庄纫秋进士，一陈德清茂才。以同署秋水，易于混淆，纫秋乃称南华秋水，德清则称颍川秋水以别之。予不识纫秋，却与德清为文字交。德清字镜如，早孤，五世单传，年七十卒，而有伯道之叹，天之困阨善人，抑何其甚耶，曾主东明小学校政，桃李春风，蔚然称盛。按诸旧例，主校二十载，可得养老金，陈尽职十有九年而被摈，乃大懊丧，绝意于黉舍，处馆于杨东山家。东山曩受高邕之聘为西席，故高之法书楹帖，东山收藏独多，

而东山之墨妙，陈亦庋蓄甚富也。入鸣社，与海上漱石生殊友善。漱石生鞅掌文坛数十年，所辑刊物，辄有《元龙百尺楼笔记》，及《秋水生之考据学》，以上二种，皆陈之著述也。予尝晤陈于席间，陈谓："俗谚皆有来历，如俗有外甥多象舅之说，即本《宋书·武帝纪》所谓：'何无忌，刘牢之甥，酷似其舅。'又顺手牵羊，乃根据《论语》'其父攘羊'。又妇人之爱饶舌者为长舌妇，则源于《毛诗》'妇有长舌，实为厉阶'两语也。"予居城南，时得见之。抗战以还，彼此乖违，直至前岁，施济群逝世，同文会以追悼。予于会中重得与陈把晤，则陈已苍颜憔悴、不胜衰颓。蒙以居址见告，谓可通讯，讵知越月，而陈亦召赴修文哉！陈辑有《妇女艺文志》两本，尝示朱大可，欲谋剞劂而未果，即《元龙百尺楼笔记》、《秋水生之考据学》，亦不知散落何处矣，惜哉！陈性狷廉，一介不取，人或投桃，辄以李报。一日，与大可同乘电车，大可代付车资，翌日天雨，陈擎盖而来，偿大可铜元十余枚，盖所付之车资也。又大可与之同事某处，大可有事返乡，委陈代庖，及大可来沪，携土产食品少许贻之，陈坚不受，大可强之，不受如故，卒之腐臭不可食，始弃去。人以不近人情目之，曰："生性如此，不能改也。"

朱古微晚年之代笔者

上强村人朱古微，死於辛未十一月廿二日，今墓木已拱矣。其墓志铭出于陈散原手笔，谓："公始以能诗名，蹊径蹈涪翁，顾自谓非所近。及交王半塘鹏运，弃而专为词，勤探孤造，抗古迈绝，海内归宗匠焉。晚处海滨，身世所遭，与屈子泽畔行

吟为类，故其词独幽忧怨悱，沈抑绵邈，莫可端倪。”古微之学历境遇，尽于散原数语中矣。古微讳祖谋，原名孝臧，号沤尹，又号强村，古微其字，盖取《公羊传》：“朱，古微国也”之意。晚仍用原名。其翁光第，官邓州知府，与张姓知县，平反诬良为盗案，群推德政。厥后古微会试为传胪，张知县子为翰林，说者谓天之所以报施善人也。古微躯干不高，而双手过膝，声宏，隔屋三间可闻。喜奖掖后进，林铁铮鹍翔为其得意弟子。某岁，古微偕朱大可同往朱庵访桂，时大可哲嗣小可方八岁，随父行，见丛桂花发，香飘云外，不觉脱口而吟：“落尽黄金君莫惜，长留秋色在人间。”古微大称赏，谓：“孺子可教也。”当拳变作，古微为侍讲学士，慈禧太后重用董福祥，助义和拳戕杀外人。一日召廷臣会议，古微抗声曰：“董福祥不可靠。”古微班列差后，体又较矮，太后瞠目不知为谁发言，及问，古微乃侃侃而谈，操归安土语，太后不解，亦随置之。幸而不解，解则所语皆忤上旨，必与袁爽秋、徐用仪、许景澄骈戮也。古微又上疏，力斥义和拳之悖谬，未及见，而八国联军至，两宫西狩矣，事定回跸，始览疏，而大奖其有先见，擢礼部侍郎，兼吏部侍郎。既而致仕来沪上，戏撰一联讽朝政曰：“发愤为雌，厉精图乱，破格用我，下诏罪人。”为一时所传诵。以两袖清风，无以为生，乃订润鬻书，写颜字，左欹有别致，人争求之。实则其中年所书，与此绝不类，其庚子秋词，有正书局之影印本，所书绝平整也。古微历官久，却未入兵刑两部。丧家辄聘之以点主，所入綦丰。大可外舅刘介玉之死，由古微点主成礼，其点主笔小可今犹宝藏之弗失。古微自丧其弟，摧伤致疾，从此倦于笔墨。应酬之诗，由大可代笔，词则陈蒙安黄公渚代之，外间绝鲜知之也。

健啖之天台山农

羽琌山人所谓“亦狂亦侠亦温文”者，天台山农足以当之无愧。山农，刘姓，字文玠，一字介玉，本名青，字照藜，台州人，其尊翁为嘉兴守备，因家焉。山农幼时作书，拙劣如涂鸦，人讥诮之，谓：“彼字学好，则城隍须转白矣！”盖所塑城隍，皆乌须，无皤然而白者。山农闻之，大愤，乃努力学书。家贫，无楮素可供挥洒，于是用一方砖，醮水书其上，干则再书，至无数次，用之不匮，卒获八法之秘奥，而运笔如神。清季，苏州征兵，山农为四十五标之书记官。前人诗：“阊门过去盘马路，一树垂杨一画楼”，即驻军之所在地也。既而辛亥革命，天保城之役，山农奋勇参加，立有奇勋。后刘之洁任江北护军使，委山农为秘书长，兼军法处长。及之洁致仕归，山农乃来沪。时《新闻报》附刊《快活林》，竞载谐著，山农与程瞻庐为撰游戏文，有一时瑜亮之号。旋黄磋玖倡大世界，山农与孙玉声共辑《大世界报》，纵辑辞采，错比文华，读者交誉焉。山农乘此鬻书，行书珠圆玉润，极有功力。适李道士以魏碑驰名，成为风尚，山农为应时好，亦作北魏体，实则其行书远胜于北魏也。体魁梧，面有痘瘢，因镌一印：“刘大麻子”，作书常钤之。健啖不让李道士之百蟹，一餐能尽包子一百枚，又面一碗，一饭尽双豚蹄。以饕餮故，日久致成胃病，不克多事临池。乃种橘天台，熟则载之来沪，山农固与寒云、林屋为盟昆仲，寒云、林屋一再代为宣传，海上之有天台山橘，饮水思源，山农提倡之功不可没也。鬻书卖橘之余资，悉耗于交易所，大为懊丧，性本躁急，至是益暴戾，与人通电

话，一言不洽，大怒而毁话机。然任侠好义，扶掖后进，却惟恐不力也。后胃病剧发，返秀水以静养，药后罔效，死年只五十五。所遗有珍贵之裘若干袭，红木器具，亦极精致，庋藏法书名画凡十余箧。此次战乱，劫掠一空，山农地下有知，必为之嗟叹欷歔而不能自已也。

鸣社祭酒姚劲秋

海上鸣社，集东南之俊彦，作驅唱于旗亭，骚雅所归，人数以百计。先后主持者，有武樗癯、孙漱石、郁葆青诸子，而姚劲秋群推祭酒焉。劲秋讳洪淦，字涤源，又字心僧，浙江吴兴人。清光绪辛卯孝廉，会试不第，逢大挑知县，乃往应试。主试者，清室贵胄也，腹俭而识字不多，点名至姚洪淦，读淦字为金字，劲秋以其读别也，不之应，贵胄为之赧然，心殊不怿，既而录取知县中溢一额，拟去其溢数，贵胄即除姚名。劲秋受此挫折，乃废然不求仕进。民国后，钱能训总揆征召之，托病辞。家饶于资，设当铺，上海、吴中、常州、白门，营典业凡十余家，为江苏典业会会长，往还各地，不遑宁息。所至必与当地词客文人，契结苔芩，雅集吟啸为乐。喜作文虎之戏，时沪上初创大世界，劲秋与漱石、山农、律西、均卿、枕亚，大可，濟庵、夔笙、筱石、济群、行素等，结文虎社，以葬社为名，每宵张灯悬谜条其间。劲秋之谜，勾心斗角，隐晦不易射，然赠品独丰，人皆攒双眉、索枯肠以求中。春秋佳日，往往命俦啸侣，漫游名胜，所至有诗。予犹记其赏雨西湖绝句，如云："芒鞋踏破白云湾，滑滑春泥举步艰，只为贪看风景好，不辞冒雨入南山。"又云："山行已倦买轻舠，容与中

流兴更豪，既雨初晴晴又雨，几多烟景付吟毫。"盖腰脚殊健，清兴飚举也。性任侠好义，朋侪作古，无埋骨之地者，辄为代谋。况夔笙、朱古微死，劲秋为之营葬于湖州之道场山。未几，其亲家翁陈日初溘逝，无人经纪其丧，劲秋又为埋瘗道场山麓，不意失足而颠，遂致半身不遂。越岁，"八一三"之役，劲秋为避沉计，由镇江至江北，再到上海，又转吴中。吴中置一宅，具园林水石之胜，病剧，即死于宅中。遗稿多诗文杂著及文虎，鸣社有为之付梓之计划，未果，今藏朱大可处。

陆士谔述西太后轶事

故朋侪中熟于清代掌故者，有许指严、陆士谔二子，而予曩年辑《钻报》，每晚诸俊彦纷集钻楼，谈笑为乐，陆士谔其一也。士谔为江南刘三之妹倩，以岐黄术济世；今其哲嗣清洁，犹继其业，清芬未绝也。士谔著《清史演义》，凡宫闱秘辛，朝野珍闻，搜讨网罗，应有尽有。曾为予述西太后轶事，却为演义所未载。士谔殁世有年，已墓有宿草，而此一段掌故，迄今尚在脑幕中也。西太后为叶赫那拉惠征之季女，名兰，字芝田。以故清宫中凡遇兰花，均呼之为莲；宫中三海颐和园所有联额，无敢用兰字，以避后讳，不啻汉吕后名雉，讳雉为野鸡也。后擅绘事，传系学之于女画师缪素筠。缪供奉内廷，吴友如《飞影阁画报》中有女画师内廷供奉图，即指缪素筠也。后慕杭州六桥三竺之胜，颇以足迹未莅明圣湖头为憾。无已，乃欲命丹青家绘西湖图，张之于壁，以为卧游。其时供奉有奉某者，籍隶钱唐，后意此人生长西湖，必知西湖真面目，召使绘画，定必胜任愉快，不知奉某虽杭人，奈自祖父宦游京

师，及奉某已三代，生长北方，足迹固未至杭州也，既奉旨，乃以石印西湖十景图为摹本，点染以呈。后喜奖励之，而按图问其名，并距离之远近，奉某不能对，乃据实以禀。后怒曰："尔既未至其地，何不早奏，而竟敢见欺，大胆已极！"立掷图于地，命侍卫逐之出。既而复召他人绘图，其人知奉某之被斥，以事前未贿太监故，乃先馈赠，然后绘草图，请太监阅览之。太监阅之即斯毁谓："是图与奉某所绘者相类，必见斥如故，须别画异样之图，实景如何，可弗问，老佛爷决不亲临其境以证对，不妨随意绘之也。若有询问，亦不妨信口对之。"其人如其言，果得后之赏赉云。

吴中公学时代之苏曼殊

惊才绝艳之曼殊上人虽没世有年，而各刊物犹纷载其逸闻轶事，则上人为不死矣。《曼殊全集》称曼殊于民国纪元前九年任吴中公学教授，与包天笑、祝心渊为同事。予幼读于苏州公立中学，即世称草桥中学者是也，不知别有吴中公学。一昨于香雪园晤包天笑前辈，予乃叩天笑以吴中公学情形。据云："吴中有一慈善团体曰惠育堂，堂设义学，聘吴兴王均卿主其事。均卿别署'新旧废物'，南社词人也。均卿以旧头脑办新教育，颇多扞格，诸同事殊不满意。均卿乃不安于位，遂改组为吴中公学，校址在玄妙观前太监弄畔，出入甚便利也。聘天笑、心渊任国文历史课。有吴姓某，为日本留学生，识苏曼殊，乃介绍曼殊来任英文课。曼殊并带一稚子，同宿校中。曼殊躯干不伟大，沉默寡言笑，与诸同事甚落寞。嗜糖成癖，课后散步观前街，辄携采芝斋粽子糖一包归。"时天笑与朱梁任辈痛满夷

之猾夏，汉族之消沉，乃特制一旗，赴绝鲜人迹之狮子山以招国魂，旗有字曰："魂兮归来"，今犹藏革命博物馆中。招魂之举，曼殊亦参加也。既而曼殊别去，天笑诗以送之云："激浪怒涛翻海水，腥风膻雨扑胡尘，低徊我自无言说，珍重前途为国民。"诗载《国民日日报》。此后时通音讯，曼殊且以静女调筝图之明信片寄天笑。曼殊与刘半农书中亦提及天笑，云："朗生见时相叙首否？彼亦缠绵悱恻之人，见时乞为不慧道念。"朗生，天笑之字也。既而天笑主编《小说大观》，曼殊以《非梦记》贻天笑。其原稿存天笑处，但予询天笑，则云于迁徙中失之，甚可惜也。天笑著有《海上蜃楼》长篇小说，有"朋友中有苏玄曼同在苏州当教员"云云，玄曼，即影射曼殊也。又毕倚虹，别署娑婆生，著《人间地狱》，述曼殊事殊详。

桥本关雪师法信陵君

扶桑人士称我国丹青为南画，蒐罗不遗余力，刊有《南画大成》一书。我国如吴昌硕、蒲作英、王一亭诸画件，流传于彼邦者殊多也。而彼邦南画之祭酒，则群推桥本关雪。关雪一署关雪狂客，其作画也，笔姿爽隽，情趣充溢于缣幅间，而耕烟散人所谓"伸手放脚，宽闲自在"者，关雪有焉！曩年来华，与我国画家颇多交结，尝于海上六三园作文酒之宴，对客挥毫，随绘随题，即以赠人，无吝色。梅畹华及西神残客均获得一二幅以为荣。工诗，如题幽石丛兰图云："淅沥风声极易秋，幽人眠起欲添裘，摊书不用借灯火，月上芦花雪一楼。"又题寒芦秋雁图云："小阁依稀似短舫，芦花如雪拂征袍，去年犹

记瞿塘峡，风卷秋涛一丈高。”极有风致也。关雪不能华语，常与人作笔谈，自谓：“恨不生长中国为中国人。”爱我国文物，摩挲不释手。尤喜红木古式器具，临归，购置若干事以俱东。与钱瘦铁、陈定山、徐卓呆甚友善。瘦铁赴日，于大庭广众间痛骂日当局设施之非法，被逮下狱。瘦铁大愤，飞砚匣以击法警，法警头破血流。于是案情严重，瘦铁有生命之危，关雪为之奔走营救，始得无恙。及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阀一意孤行，穷兵以逞，关雪大不以为然，谓：“中日辅车相依，万不能启衅，启衅则两败俱伤，是为不智；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得其惠而攻，不义；硝烟烽火，杀及无辜，不仁，同种相残，胜亦不武，不如及早弭戎为幸。”奈日当局不从，而肆暴愈甚，关雪大哭，从此日夜痛饮，醉而哭，哭而又复饮，且狎妓纵欲，不啻我国醇酒妇人之信陵君，于日本屈服之前数月，大醉而死，或谓其仰药自戕云。

欧阳巨源死于花柳病

襄阅钱杏村之《小说闲谈》《惜秋生非李伯元化名考》，盖以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及《海天鸿雪记》两书，均有茂苑惜秋生之序文，鲁迅辑《中国小说史略》认为李伯元自作，胡适之亚东本《官场现形记》序，亦云惜秋生序为伯元自撰，杏村乃据周桂笙之《新庵笔记》云：“丙午三月，征君李伯元赴修文之召，惜秋生欧阳巨源继之。”桂笙与朴人、伯元俱为同时作家，如惜秋生非实有其人，彼决不致将惜秋生之死期如此写出。顷与包天笑前辈谈及，天笑谓：“茂苑惜秋生乃我之文字交，所谓茂苑者，苏州府长洲县之别称也。其人姓欧阳，字

巨源，居吴中齐门外，以教读为生，颇才思敏捷，文顷刻而就。前清有书院制，士子之能文者，可应考而博膏火资，巨源每试辄名列前茅，且为人捉刀，两三篇不等。既而作海上之游，时李伯元掉鞅文坛、群推祭酒，主辑《绣像小说》及《繁华报》，巨源撰文投之，颇受伯元之赏识，遂聘之以助辑务。巨源作《维新梦传奇》，揭载《绣像小说》中。嗣后伯元笔墨不暇应付，辄由巨源庖代，或称"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其成分即以巨源为多。而巨源与伯元，所叙佐杂及小吏，有绘声绘影之妙，至于显宦大僚，则种种仪式习尚，什九错误，不值识者一笑也。"巨源佐伯元於报上举办花榜，得与娼条冶叶相周旋，缱绻缠绵，得亲香泽。巨源乐此不疲，卒致患花柳病促其寿算，甚可惜也。至于李伯元之死，亦不过中寿，以笔墨操劳过度，患瘵疾，殁于沪上劳合路之亿鑫里旅次。世皆知伯元擅小说及打油诗，据孙漱石见告，并工铁笔，有《芋香室印存》。又能绘事，订有书画润例，登载《游戏报》。

刘铁云流戍挟姬人

晚清小说，《老残游记》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同以谴责为主旨，而鲁迅与胡适之均加以考证者也。《老残游记》作者，为丹徒刘铁云，名鹗，别署洪都百练生。少精算学，著有《勾股天元章》、《弧三角术》等。喜读书，而放旷不守绳墨。后自悔，闭户岁余，乃行医于海上。旋又弃而学贾，尽丧其资。光绪十四年，河决郑州，铁云以同知投效于吴大澂，治河有功，声誉大起，以知府用。在北京二年，上书请敷铁道，又主张开山西煤矿、以与外人合办，世俗

交谪，称为汉奸。庚子之乱，谓铁云以贱值购太仓储粟与西人，实以赈饥困者，活人甚众。政府加以私售仓粟之罪，流戍新疆。闻其戚谈，铁云好色如窦父，有率西水浒爱及姜女之风。流戍时挟其姬人同去，绮梦征车，时复劝酒，黛痕鬓影，点缀于寒林荒碛之间。见之者，拟诸卓王孙女偕司马长卿远赴临邛也。既至新疆，水土不服，遂致客死。《老残游记》，全书共二十章，逐章刊载于商务印书馆所出版之《绣像小说》中。既而以其书中情节，略涉神怪，主编者以为不合潮流，贸然为之窜易，铁云大不以为然，即辍笔不续。故末数回乃出他人之手。今又有二集残存本六回，系铁云后裔觅得者，或疑为伪作，因正集中称人为你，二集中却称人为佇；正集中多淮北土语，二集中则时杂天津语，似非出一人手笔。二集曾揭载《天津日日新闻》。又有续集二十回，则更显著为他人伪托。或又谓《绣像小说》中之《老残游记》，与现今坊间刻本颇有出入。则予未见过《绣像小说》，不知其内容究属奚若也。又铁云著有《抱残守缺斋遗诗》，亦未寓目。

诸贞壮杭居被焚

“可怜绝代诸贞长，赢得江湖七字诗”，此沤尹翁赠诸贞壮之诗也。贞壮讳宗元，贞壮其字，亦作贞长，别号大至居士，越人也。入南社甚早，其时贞壮与胡栗长，任江苏巡抚满人瑞莘儒幕府。南社革命运动，得赖以掩护，柳亚子之《南社纪略》，犹述及之。贞壮治诗垂四十年，不名一家，而所诣与范肯堂为近，陈伯严、郑太夷、俞恪士、黄晦闻、夏剑丞、李拔可交口称之。赋诗喜和韵，尝和人落叶诗，叠韵至四五十不休。

民国十九年，贞壮大病几殆；及愈，乃以人事之乖迕，病状之嬗易，成七言绝诗七十有二首，名《病起楼诗》，陆丹林、朱炎午为之刊印问世。后若干年，贞壮病卒，其友朱铭文董理遗稿，凡七巨册。梁爱居钞得三百十二篇，为刊《大至阁诗》。稿本则归铭文，深希有好事者举而授之梓。讵意所刊仅以上两种，自经战乱，稿本不知流散何处矣。贞壮师事桂伯华，又私淑魏默深、龚定庵之学，自题所居曰"默定书堂"。尝买地西湖红柏山庄，楼居数楹，藏书万五千卷，古今名人书画亦綦富，由其姬人居之。贞壮则往来沪杭，盖沪寓为其夫人也。某岁杭地大火，山庄屋舍，延及焚毁，而贞壮适在沪，姬人不知所措。予之同砚兄胡长风，栗长前辈之哲嗣也，寓居相去不远，闻警前往，为之搬移，然火势炽盛，不能深入，而又不知主要物之所在，所搬移者，乃寻常之品，主要物悉为灰烬。贞壮得讯，归杭察视，则已颓壁断垣，成为焦土，幸其先德像及家乘，亡父所遗诗稿及手写《张江陵集》，早移海上，得以留存，为之大慰。贞壮晚境殊不佳，遭回禄之厄，乃益贫困，而体力日渐衰退，不克掌簿书文牍，李拔可时济其急。杭州设有商务印书馆分馆，分馆长馈贻贞壮无吝色，盖受拔可之嘱托也。及死，拔可为之经纪其丧，友谊如此，末世所稀也。贞壮工书解画理，撰有《中国画学浅说》一书，商务为之刊印，列入《百科小丛书》中。与吴昌硕友善。一日，见昌硕斋中悬画菊二帧，奇横可喜，贞壮欲取而礼有不可，欲置又不能忘怀，遂诗寄昌硕，向索其二帧之一。昌硕得诗，二帧并与之。人比之清狂杜司勋，当筵索取紫云云。

丁三在创制聚珍仿宋铅字

聚珍仿宋铅字，行世有年，凡刊诗文集者，辄喜用之。考其创始，尚在丁巳戊午之际，其人则钱塘丁善之三在，修甫内翰之哲嗣也。家富藏书，于目录版本，抉择甚精。端匋斋设江南图书馆，缪荃孙力荐之，典籍数十万卷，不劳而理。清社既屋，匋斋入蜀被戕。三在伤之，后息影三竺六桥间，辑其尊人修甫之《小槐簃吟稿》，裒然成集，欲谋剞劂，以寻常铅字，庸俗无古致，乃创聚珍仿宋字。初拟刻以黄杨，以工费故，改用铅刻，以创制之手续，成《考工八咏》。一辨体云："北宋刊书重书法，率更字体竞临摹，元人尚解崇松雪，变到朱明更不如。"写样云："敢将写韵比唐人，仿宋须求面目真，莫笑葫芦依样画，尽多复古翊翻新。"琢坯云："祸枣灾梨世所嗤，偏教雕琢不知疲，黄杨丁卮非关闰，望重鸡林自有时。"刻木云："刀笔昔闻黄鲁直，而今弄笔不如刀，及锋一试昆吾利，非复儿童篆刻劳。"模锔云："指挥列缺作模范，天地洪炉万物铜，消息阴阳穷变化，始知人巧夺天工。"铸铅云："一生二复二生三，生化源流此际探，轧轧如闻弄机杼，不须食叶听春蚕。"排字云："二王真迹集千文，故事萧梁耳熟闻，今日聚珍传版本，个中甘苦判渊云。"印书云："墨花楮叶作团飞，机事机心莫厚非，比似法轮常转运，本来天地一璇玑。"不意聚珍仿宋活字版功未及半，三在遽殒天年。赖其兄辅之起而董理，以经以营，成效大著，《小槐簃吟稿》，及三在之遗作《丁子居誊草》，均先后刊印成书。周梦坡极称赏三在诗，谓其："不沾沾于规唐模宋，而春容大雅，有太原公子裼裘半

度。词则小令最工，如《浣溪沙》、《罗敷媚》诸阕，直可追踪饮水。吉光片羽，卓有可传，岂必牛腰大集之为贵哉。”有睹其遗容者，谓“西装革履，壮殊英俊”也。

张锡銮逸园寄迹

近代武人中之能诗者，据予所知凡两人，一蓬莱吴子玉，一钱唐张锡銮。子玉诗时倩杨云史捉刀，不若锡銮之戛戛独造，而饶突兀峥嵘之气也。著有《都护集》，颇多佳句，最为人传诵者，为：“庭前古树老于我，天外斜阳红上楼。”又团防暮饮归营云：“薄饮村醪趁醉归，长河一带晚烟围，暮天风紧雪平野，匹马冲寒山欲飞。”春日舟中作云：“岸柳何山绿，天涯思煞人，扁舟江汉客，五载别离身。岁月高儿女，乾坤老战尘，流年惊过鸟，苍鬓又逢春。”九日登镇海楼云：“镇海楼高夕照黄，海天入望思茫茫，鱼龙出没争销长，月露风云互莽苍。骇目尘沙三万里，浮生六十一重阳，诸君漫洒忧时泪，且对茱萸共举觞。”锡銮治戎于白山黑水间，强悍善骑，人以“快马张”呼之。倭人常与之交涉，而关东军总督福岛，驻沈阳总领事林权助，皆诡计多端，极威胁利诱之能事。锡銮故作重听，误答以乱之，且曰，“老夫耄矣！无能为矣！”福岛憾之甚，无如之何也。继锡銮之后者，为张作霖。作霖之应付倭人，无非师其故智耳。锡銮尝营菟裘于吴中阊家头巷。昔为网师庵，瞿氏治之，废庵而为园，及瞿氏式微，李香岩代为主人，更名为蘧园。园在苏舜钦之沧浪亭东，亦称苏邻小筑。香岩物故，为锡銮所有，又易名为逸园。其胜有殿春簃，栽芍药成丛，有琳琅馆，中蓄绵鳞，又濯缨水阁可挹爽，霅仙诗舫堪容膝，

咸极宛奥回折之妙。而石之攒蹙累积，木之纠错苍蠹，更盎然有古意。池水之南，有石巍然，刻“槃阿”二字，乃南宋史相国万卷堂前故物，是寻古遗事者之所流连者也。锡鎏舒啸其间，凡若干年而死，园又易姓。厥后画家张善子蓄虎于园中。予至苏，乃邀予观虎。迄今偶一回忆，犹历历似在目前云。锡鎏字今颜。

陈弢庵讥讽日政府

胜朝遗老，擅藻翰者不乏其人，而陈弢庵幽思峭笔，尤长于五言古诗，肆力于昌黎、荆公，出入于眉山、双井。所居螺江有沧趣楼，即名其诗曰《沧趣楼集》。楼对奇峰五叠，叠若屏风，视匡庐五老、香炉诸峰，殆有过之。常与谢枚如、龚霭仁、陈木庵、张珍午、叶肖韩辈相唱和。枚如山庄在于山之麓，霭仁居乌石山双骖园，文酒之会，岁必数次。天暑，结寮于山，曰听水第一斋，听水第二斋，以避炎氛。擘荔剖瓜之余，仍不废吟咏。其诗之可诵者，如：“留客便盘园石坐，借书惯就绿荫摊”。又“横流满地诗不贱，积雨骑春客袂单。”又“半楼雪意供蒲褐，一路松声迓筍舆”。《石遗室诗话》采及之。陈木庵，石遗之伯兄也。弢庵为同治戊辰进士，早岁主鳌峰书院及某地学政，陈伯严乃其所得士，师弟相差只五岁。及溥仪逊国，犹官太保。乃日政府利用溥仪为傀儡，唱中日团结论调，弢庵大不以为然，某次与人作诗钟之戏，有以“日中”二字为嵌字格者，弢庵不加思索，立成其一云：“日暮何堪途更远，中干未必外能强。”或有献媚日当轴欲构成文字狱者，谓：“弢庵语含讽刺，不可不加以惩戒。”日政府卒转饬溥仪而斥逐之。黄

蔼农前辈与弢庵殊友善，蔼老之蕉香馆三字额，即出弢庵手笔。翰苑中人，作馆阁体，拘拘然不能放，弢庵固亦不免。又能绘松，但不肯轻易为人作，曾画松寄梁节庵云："节庵老去惟添节，我亦空怀铁石肠，阅十五年偿一诺，可怜人世几沧桑。"蔼老祝母寿，征百松图，弢庵为绘一幅，今犹张诸蔼老蕉香馆中，虬枝龙干，水墨不设色，此外不多见也。弢庵为人和易无町畦，讳宝琛，字伯潜，弢庵其号，又号橘隐。

朱良材拯人于危

清溪樵子钱吉生，善人物仕女，笔意遒劲，态度闲雅，同光间画名极盛，有钱派之称。传其衣钵者，有华钟山、曹蟠根、陆子万、沈心海。钟山造诣殊高，惜不寿。蟠根、子万作品，刊载于《点石斋画报》，蜚声于时。心海寿至耄耋，直至抗战后，始易箦于沪西威海卫路寓所。从心海游者，有许韵庄、孙守伯、谢闲鸥、朱良材。韵庄、守伯，平庸无出奇处，早已殁世。闲鸥以人物仕女独步海上，盖以形模为先，而气韵超乎其表。写山水则萧散有逸致，近方以金针度世，所组长虹画社者是。良材，浦东人，讳粹，其尊人于城南老县前设一糕铺。良材自幼即喜涂抹，初无师承，一日，有擅邵子黄极数，推算人之休咎及寿命之修短者，良材就之卜，则谓："丹青享大名，终于六十二岁，气喘而亡。"良材大喜，云寿逾花甲，于愿已足，而丹青驰誉，尤足快怀。从此一意绘事，投贽沈心海之门，海内之谈钱派者，无不知闲鸥及良材，为绝响之嗣音。惟闲鸥能化，良材则一成不变耳。良材既负画名，收入较丰，乃逢场作戏，走马章台，个中有名二娘者，良材尤眷恋之。玉笑花颦，

魂销真个，而朝朝暮暮，我我卿卿，踪迹綦密，良材居然为个中恩客。某次访二娘于妆阁，见一雏娃，面容瘦瘁无人状，饮泣似不胜抑郁者。良材讶询之，始知雏娃乃二娘之乡亲，家贫不能活，加之病重无医药费，遂送二娘处，请收容以延其残喘；二娘不之许，拟送回以免累。良材曰："见人危厄，不之拯，于心何忍。"力嘱二娘留之。良材恳之其友善岐黄术者，为之义务诊疗，药资由良材任之。如是者凡若干月，雏娃渐觉痊可；养息又若干月，乃健康如初。而荳蔻梢头，风姿楚楚，鸨欲强之应客，良材大为反对，认雏娃为义女，遣嫁之。婿业医，生活颇优裕，雏娃感德不置。良材年至六十二，自分必死，料理一切，以待末日来临，讵意竟不死，而其夫人乃暴卒。良材寿至七十余，捐馆海上。生前与吴观岱、陆廉夫，倪墨耕相友善，有江南四画家之目。

章太炎痴态毕露

月前，于革命文物展览会中，得睹章太炎所用之石章二方，盖其夫人汤国梨珍藏之品也，对之不觉忆及当年太炎之为人。太炎喜与人谈梦，谓尝为地府邀往摄理阎罗王判断狱事，冯自由之《革命逸史》且述及之。实则太炎于民初，被袁项城幽禁北平龙泉寺，袁虑其以文字煽乱，且欲杀之。内史监阮忠枢谏曰："武墨读骆宾王之檄文，犹许为人才；燕王受方孝孺之口诛，尚欲其不死；太炎之文章学术，不可多得，无罪而戮之，公之智岂出燕王、武墨之下哉！"袁动容，乃止。然太炎愤激过度，精神恍惚，不觉而有此种奇诞之幻梦也。太炎不仅见忌于袁项城，前清时即被摈于张香涛。相传侯官陈石遗客张

香涛幕，香涛问海内文人，石遗力举太炎。香涛曰，“此人文字抑何诡谲？”石遗曰：“文虽如此，其学问实不可多觀。”香涛遂召太炎往鄂，既至，梁鼎芬密告香涛：“此革命党徒也，不可近。”香涛信之，示意石遗，以不能与太炎禄位之故。太炎闻报，狼狈而归。既而流居海外，教授诸留学者以国学。见国事日非，大愤，思适天竺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日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充饥，衣被三年不浣，宴如也。某岁讲学杭州省教育会，其表兄仲佑宴之于某酒楼，吾友胡亚光画家陪列焉。亚光善造像，有顾长康颊上添毫之妙。且饮且为之写真，若干分钟而象成，貌苍癯，鬓发飘萧，鼻准眉目，非惟得其形似，并其神气亦跃然楮素间。太炎大喜曰：“人谓予痴，而此像痴态毕露，化工之笔也。”乃挥毫书“东亚之光”四字以贻亚光。是日同座者，尚有太炎之兄某，弟箴，任省立图书馆馆长。太炎与昆弟谈，不呼名，而哥也弟也，甚为亲密，令人增悌爱之情。太炎吸纸烟，殊不惯常，往往衔塞半枝，一吞吐间，已沾唾不能燃，烟灰飞散盘筵中，致肴核减其味。翌日讲学，慕名而来听者甚众，然太炎口齿不清，所讲尤漫无层次，听者兴味索然，失望而去，太炎则哑然作痴笑不已。寓海上甚久，有知其所居者，谓先在南阳桥裕福里，后迁至同孚路同福里。与汤国梨结婚，则在静安寺路之爱俪园。

杨乃武观剧第一台

清代四大奇案之一杨乃武，稗史流传，凡若干种。要以亡友黄南丁所著《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书为最详，但穿插过多，颇有失实处，如告御状滚钉板，及事后，小白菜见慈禧太后，

均不确，盖渲染为之，所以增加读者兴趣也。乡前辈沈信卿与杨为友。杨曾任《申报》馆编辑，以受刑故，足微跛。时沪上大新街口设有京戏院，曰丹桂第一台，排演时事新剧《杨乃武》，杨偕信卿亲往观之。饰杨者为陈嘉祥，饰小白菜者为名旦角月月红，眼波眉黛，备极妖冶，台下观客，采声似雷。及毕，杨语信卿曰："此戏开玩笑耳！其中情节，均与事实不符也。"平反杨案者，为刑部夏同善。同善之友孙某，晚年营菟裘于吴中，花甲之庆，贺者盈门。忽有不速之客，抱三弦至，曰某操柳敬亭技，今日特来献丑，以代华封三祝。盖某以弹唱杨乃武负盛名，知夏家先德同善鞫杨狱，主人固知杨案内幕，因藉此为借身之阶，得以探获杨案实情，而播三弦，用以夸耀侪辈耳。故说书人所讲之杨乃武，以某为最正确，其余则附会传说，博人一笑而已。前人笔记，记杨案最翔实可靠者，一《翁文恭日记》，一《李越缦日记》。翁与李均与杨为同时，可以证信。《越缦日记》谓："杨乃武，本余杭诸生，无赖习讼，恶迹殊多。葛品莲者，杨之邻人，以磨豆腐为业。杀葛者，实余杭县刘锡彤之子，而嫁祸于杨乃武。而锡彤盐城人，大学士宝鋆之乡试同年也。故葛毕氏供及刘某，承审官辄置不理，且以非刑怵之。"又云："杨乃武素好为歌谣，及谤诗诋官吏，官吏恨之，遂以计召乃武对簿，乃武大怒骂，于是锡彤子上其事，请复讯，乃武备受酷刑，遂诬服。谳定，至府，杭州知府陈鲁。夙喜与士人为难，及复讯不容置一辩，如县拟上。而按察使蒯贺孙，巡抚杨昌濬，皆愚而愎，并为一谈，横入重辟，铁案定于上，而黑狱沉于下矣。"所谓葛毕氏即小白菜。而杨于当时，亦颇有遗行，士民众庶不之誉也。

王竹浦查夜受辱

老画师商笙伯，今年八秩，我侪为之祝嘏于香雪园，飞觞流晷，尽一夕之欢。笙伯健于腰脚，饮啖似壮年人；且复调粉弄朱，作花卉小幅，设色傅采，极流丽斐妍之致。如此寿征，期颐可臻也。笙伯早年习幕。清季，瑞莘儒为苏抚，笙伯掌文案，宾主殊相得。某晚，笙伯自友家宴会归，独行踽踽，挟一手电筒以照路。手电筒初由欧西输入，甚为新颖也。时吴县邑宰王竹浦，山阴人，察察为明，以博循能之名。更声起，辄简从小轿，自出巡夜。见笙伯贸贸然来，不稍避让，无异昌黎为京兆尹，而斟酌推敲、神游象外之贾浪仙，冲及车骑仪仗也。侍从喝止之，笙伯醺然有醉意，不之理，且出手电筒射照竹浦面。竹浦目受强光，不能张视，只口呼："何来奸宄？"笙伯怒，上前力掴其颊，拔足遁去，侍从追之，已无及。既而竹浦侦知其人为抚宪幕友，往见莘儒，请惩处其人。语意笙伯早将竹浦诬彼为奸宄事禀述，先入为主，竹浦之言不得直，反斥其"擅施威权，本抚僚吏尚敢诬辱，则小民之被鱼肉，更不待言"。竹浦隐忍不敢抗，未几即挂冠。竹浦尚有一弟崧生，为上海会审公堂陪审官，某夏，作牯岭之游，听水迎风，暑气尽涤，而寻幽探胜，不觉旬日。游侣凡数人，以职事不克多旷，促之同返。崧生意犹不舍，由游侣先去，而彼独留，宿于山麓一旅舍中，是夜忽大雷雨以风，崩崖下坠，崧生竟被压死。

蒲作英僦居嘉兴城隍庙

南湖灵秀，孕毓艺人，而名传遐迩者，厥为蒲华作英。《寒松阁谈艺琐录》谓："原名成。"则知者绝鲜。画兰竹山水，苍野有逸致；作草书，自谓效吕洞宾、白玉蟾笔意，则雅近我家板桥翁也。岁考，试卷上作书过巨，动辄出格，不为主司所喜，复试四等，遂绝意科第，专致力于艺事。性落拓，僦居嘉兴城隍庙内。绳床断足，即以偃息，列笔砚于破桌上，兴至挥毫，墨渖淋漓，沾污襟袖，不之顾也。喜麴蘗，常与鹿犊鹤鳖者流、斗酒为乐。一日，蒲大醉，不能动，人疑其已死，翌日醒解，又赴市廛间之小酒肆，倚鬼脸青酒瓮倾觞者再。所费以二百文为度，人索其画，往往不之应，若为付酒资，则兴致勃发。人知其如此，乃备素楮隃麋，置于樽壶侧，蒲酒酣落笔，顷刻尽若干幅，山水也，花卉也，楹帖也，应有尽有矣。因此其墨迹流传于嘉兴者綦多，甚至人家之窗心纸，什九出之蒲之手笔。一自扶桑人士出重价蒐其遗作，于是悉揭窗心纸而付诸装池，以求善价。晚年，蒲来海上，与吴昌硕殊友善。昌硕以前辈礼事之，而画名反在昌硕之下，盖同为写意，昌硕较蒲为高洁明爽也。蒲能诗，随作随弃，不留稿，故无集可刊。予曾於朱大可处见蒲手写游湖上诗二首，如云："朝霞一抹照城头，大好青山策马游，桂阪鞭梢看露拂，命俦同醉酒家楼。""春涨灵鹭涉松关，行过双堤路几湾，知否玉泉鱼乐意，却疑濠濮惠庄还。"

江小鹣静园寄傲

曩时草桥同学，赴欧学美术而蜚声于时者，厥为江小鹣。小鹣蓄数茎羊髯，飘飘然别具丰度，偶一回忆，印象留于脑幕殊深刻也。小鹣为吴中江建霞太史之后嗣，年少美姿容，素有璧人之号。春秋佳日，辄控青骢马，款段金昌亭畔，看花问柳，顾曲聆歌以为乐。既而忽乘槎东去，一探樱岛之胜。平江不肖生之《留东外史》所称江新者，即小鹣也。回国后，又赴法学美术，对于雕塑一道，更为精究，陈英士、谭延闿之铜像，均出彼所塑造也。居沪北八字桥头，闹中取静，因名之为静园。予曾与但杜宇同访之，屋殊高敞，紫藤荫覆似缨珞，屋前列石凳数事，可以坐而纳凉，且草地茸绵，杂栽卉木，而沦漪池水，有濠濮之趣，置身其间，几不知尘世有纷纭扰攘事。未几，冒鹤亭、姚虞琴、吴湖帆、徐伟士、潘博山连袂来，小鹣夫人善制西式点心，特以款客，我侪为之朵颐大快。室中列彼所仿造之古铜器殆满，钟彝鼎敦，无不斑烂作翠锈；一铜蜥蜴，脉脉跂跂，宛然如生，尤为可喜。壁间张建霞太史之楹帖，又遗像一帧，具见小鹣孝思之不匮。爱狸奴成癖，狸奴偎依入抱，素不畏人。一日，小鹣凝神作画，一狸奴跃登桌上，颜色瓷盎为之倾覆，致十成八九之画幅，沾污作废，小鹣付诸一笑，不加扑击也。小鹣有时亦作国画，与午昌、瘦铁、清馨、雪泥合作蔬果，极清逸有致。所用毛笔，必雇笔工到家督制，有羊毫，有鸡颖，锋或长或短，应有尽有，盛于盘中；客至，辄任客选择，用以为赠。“八一三”之役，沪北沦为战场。小鹣仓皇出走，物件悉委弃未携，寄身某公寓中，望弥天烽火，为

之兴叹。越月，应龙云之招，远赴昆明，僦居引津街。后陈小蝶与之同居，以二人皆以小为名也，遂有人谑之为"两小无猜"。结果，小蝶返沪，而小鹣竟客死滇南，旅榇未归，深可悲也。小鹣加入星社，与予不仅同学，且为同社矣。

丰容盛鬋之薛文华

曩时某报有《上海百名人表》，薛文华为百名人之一，其盛誉可知。吾友汪切肤熟识文华之为人，见告文华为清末藩司库吏胡晓帆之女，嫁梁溪薛氏，以不安于室，遂相仳离。初居海上跑马厅，后徙霞飞路之宝康里。丰容盛鬋，因有薛大块头之称。曾肄业某女学，行为放荡，旋被斥退。以列名女学生故，得结识一班新人物。其时有号白沙枇杷者，工媚术，为台基之先进，文华师事之，得其秘传。尤复善自修饰，瞬光妙视，姚冶动人，彼惨绿少年，白袷公子，荡情惑志，不知若干。顾文华颖慧天成，深谙艺事，擅刺绣，有针神之号。能摄影，设一留真馆于五马路，颜曰驻颜阁，见粲者而柔箠之，以为夹袋人物。彼北里妖姬，辄至其处，裸其皓体，作横陈之状，以留色相，为模特儿之权舆。一度侍名画家倪墨耕枕席，又与诗妓李苹香相往还，濡染较久，于古之所谓诗书画三绝者，竟得窥其门径焉。尝为人书箑，录其所为香奁诗，有句云："调笑灯前呈玉臂，催眠帐底堕金簪，此时情景浑难说，十斛香醪醉到心。"有访其妆阁者，则瓶花妥贴，簾文生波，玉盌翠屏，错列几案，壁张杨妃进荔图，朱实盈盘，纤指掇之，映以朱颜，益复光艳，盖出文华手笔也。晚年与曲院名妹绰号铜匠担老五者相处，五娘芙蓉临镜，靡曼多姿，而珠珥金钗，

髻花垂鬓，作折腰步，而铿锵为细响，人皆以铜匠拟谑比之。为督军太太者三，亦尤物也。文华死于民国十六年四月，一代红颜，风流消歇。彼征歌选梦之流，犹有为之嗟惜追忆也。予书至此，同事周敬伯谓文华尚有一轶事，为外间所罕知，盖某巨家子，见一婢娟而艳之，顾以不得一亲香泽为憾，乃言之于文华而许以多金。文华固以撮合术自负者，谓事不难，不出半年，可以垂成。既而知婢娟桃李其姿，冰霜其操，不易入彀。文华不肯负宿诺，遂易服素俭，充婢娟家女佣，不啻彼三笑秘史，唐子畏悦秋香而鬻身为奴故事，凡三阅月，婢娟竟就范。一夕缱绻，某巨家子耗万金之数，然污人清白，文华之造孽深矣。

况夔笙易簀于贝勒路

《平等阁诗话》载："临桂况夔笙舍人，词学极邃，不善治生，近年旅食白门，有周美成憔悴京洛之概，著有《第一生修梅华馆词》"。《诗话》不详其行径。据予所知，夔本名周仪，以避溥仪讳，改为周颐，别号蕙风，予友陈巨来，与之有翁婿之谊。巨来谓："翁生平讳言年齿，并家人亦不之知。及易簀，始谓生平年月日，写明纸上，封储某箧中，俟我死，可启视也。易簀之地，为沪上贝勒路。是屋本为天台山农与朱大可所居，山农、大可他迁，遂将是屋让于夔也。"其人大头凹面，貌殊不扬，出外常持一手杖。一日，乘电车，手杖不慎触及某伧楚之足，某伧楚大怒，厉声谓："不会拿打狗棒，何必拿打狗棒装场面？"夔拟报之，既而思其人以狗自命，姑无须与之计较，一笑而罢。与朱古微甚友善。古微词学梦窗，夔则

学李清照，尝谓："词不可太做，太做嫌琢；亦不可太不做，太不做嫌率，必须恰如分际也。"其词之蒨丽可诵者，如《江南好》云："南湖好，画舸近垂杨。不采花枝惟采叶，美人心事惜红芳，花里并鸳鸯。"可乱漱玉楮叶。喜听歌，赏识梅琬华，成词数十阕以宠之。又爱灯谜之戏，入萍社相角逐。夔值社，来客乃特少，盖谜极艰涩，而赠品又殊菲薄也。当前清时，参两江总督端午桥幕府，与李审言、陈庆年同事笔札。夔与李、陈不投契，与李尤多龃龉。闻端午桥之《匋斋藏石记》，即夔之手纂也。夔有一印"绿珠红玉是乡亲"。盖绿珠，粤西人，而陈文简侍儿红玉，埋香于临桂栖霞山也。夔死年六十有六，姚劲秋为之料理瘞葬於湖州之道场山。著述《第一生修梅华馆词》外，尚有《看海赏馆词语》、《餐樱庑随笔》。骈文亦极工。

陶诒孙嗜吃薄脆饼

《寒松阁谈艺琐录》载："陶诒孙善画山水，苍莽浑厚，不落恒蹊，说者谓其笔意峭拔，皴法疏简，焦墨苍古，别有意趣。"我友陶冷月以丹青蜚声大江南北，诒孙即冷月之伯祖父也。诒孙含饴弄孙，爱冷月殊甚。冷月行二，因以小二呼之。诒孙作画，冷月常坐其膝上，观调丹汞粉为乐。盖爱好绘事，生有异禀也。诒孙，吴江人，洪杨之役，避居周庄，周庄始终未遭蹂躏，遂家焉。嗜吃薄脆饼，每晨必进若干枚，取其甘而不腻，松而易化也。一日清晨，正在作画，忽闻唤卖薄脆饼者，立命贼获招之入，见卖饼者为髯秀之稚子，心窃异之。既购得若干，稚子立于侧，观诒孙挥洒，恋恋不忍去。诒孙曰："痴

孩子毋多耽搁，可以行矣！时及午，则家家进饭，饼罕售主，不如乘早出卖之为得也。”稚子曰：“我曾学画，今见点染，不觉起欣羡之心。”诒孙嘱其试画竹石，居然萧疏有致，诒孙以为可造之才，因叩其姓名身世。则出某巨家，家人失散于兵荒马乱中，无以为主，乃借此以免饥寒耳！诒孙大为怜悯，乃留之家中，教以皴刷点拖，渲染斡擢诸法，于是气运生动，笔墨具见。及战事弭止，乃送之返。后来其人以书画金石，卓然成家。闻从诒孙游者，尚有陆廉夫恢。廉夫日事临摹，时冷月尚幼，与廉相差四十龄，而顽劣异常，廉夫所临摹者，辄背而加以涂抹。某次，廉夫临诒孙山水巨幅，层峦叠嶂，刻意经营，凡二日，画已垂成，未及检藏，而铺于案上。一转背间，而冷月又复施其故技，于悬崖上加绘一松。廉夫见之大恚，以示诒孙，诒孙曰：“小二笔尚不俗。”而廉夫却认为范本上无此虬株，足为全幅之玷。诒孙反斥之曰：“作画不能拘拘於范本，须有创造精神。我画如是，尔临亦如是，脱我而死，尔将安临哉！”不意竟成谶语，翌年而诒孙果死矣。诒孙且擅韵语，有《岘江渔唱》、《陶氏五宴诗集》，刊行于世。既死，所有印章，悉在其侄际可处。际可亦善画，外间诒孙之赝品，什九出于际可手笔。至于诒孙之师，人绝少知之，盖王椒畦也。

近代野乘

题　词

（以来稿先后为次）

（一）杨宛叟

人间幽隐久穷搜，尽入珊瑚一网收。此是名山千古事，愿君珍重鲁春秋。

字挟风霜辞义严，贤奸甲乙各分签。汝南月旦龙门笔，并入荥阳只手兼。

（二）孙沧叟

张蔡一枝笔，袁荀百世规。搜遗今可鉴，纪事古为师。白虎经垂论（孟坚白虎通德论，依五经作论），公羊见异辞。此书留座右，永永作蓍龟。

（三）陈蒙庵

朝报何妨断烂讥，道听途说未堪非。荒亭野史凭谁续，直笔阐幽与表微。

眼中人物知谁健，投老情怀百不堪。漫道学书徒废纸，临川世说尚清谈。

（四）黄宾虹

经师门第原通德，笔乘阳秋待证今。褒贬从来严一字，应教价重双南金。

（五）朱大可

龙门不作兰台逝，寂寞中州野史亭。赖是白头渔仲老，晨钞暝写一编青。

刘公座上传佳话，柳氏尊前次旧闻。付与他年小司马，千秋资治擅奇文。

（六）金息侯

海上久传小板桥，新闻争识旧闻高。春江掌故今心史，妙笔能从痒处搔。（逸梅自称旧闻记者，第二句故云。）

（七）陈仲陶

掌故罗胸得几人，并时郑（逸梅）陆（丹林）两嶙峋。渝州频作荫庐客，绕座风涛茗碗春。（刘禺生先生最熟于掌故，客渝时寓居荫庐，尝瀹茗款见款，抵掌为谈，同光以来学者遗闻轶事，滔滔不绝，记丑闻博，当世所罕。）

搜葺宁供抚掌须，先生直笔古为徒。也知野史堪传后，又负遗山削简劬。

白龙山人泼墨画荷

或谓清季艺人，多剑拔弩张之作，如康南海之书，吴缶庐之画，皆乱世之征兆也。与缶庐齐名者，则为白龙山人。山人姓王，讳震，字一亭，为海上之耆绅。工书画，居大南门之芷园，数椽精筑，花木扶疏，山人昧爽即起，挥毫为乐。有夏某者，知山人习性，携一六尺素楮，于清晨诣芷园，请山人作画。山人案头有大墨盆，夏某注水磨之，山人进早餐毕，询夏某墨磨就否，夏某以未浓对，山人嘱略倾墨汁少许于别器中而再磨之。既而曰可矣。展楮于案，案小不能容，乃铺于地上。山人右手持大墨盆，左手持墨汁较浓之别器，向素楮骤泼之，而或淡或浓，为之淋漓尽致。夏某大惊，以为山人之发怒也。岂知山人却莞尔曰："画成十之六七矣。"取而张之壁间，对之凝思有顷，执笔就盆中余墨而加以点染。泼墨最多处为大荷叶，且作迎风倾侧状，极饶意致；墨较少处为小荷叶，筋脉清疏，若露润而未干然。叶隙著花，芳姿净质，有似真妃出浴，别添苇荟二三，青溪景色，悉呈目前。乃题"浮香绕曲岸，圆影覆华池"十字，并加一款以与之。夏某大喜，取之而去，闻今犹保存未失也。山人画，迅笔立就。犹忆某岁黄园主人刻曲灌叟以所植御黄袍名菊遗赠山人，为斋舍燕静之娱。园丁请于回单上加钤一印，山人嘱园丁略候片刻，乃伸纸拈毫，对花

写照，既成小立幅一，交诸园丁，曰："尔可持此去以报主人，即以代回单可也。"灌叟获之，立装成轴，每逢菊有黄华，秋光大好时，辄悬挂之，纸上花与盆中花相映发，饮兴为之大豪也。山人茹素好佛，予尝于功德林素肴馆席间把晤之，贻予名刺一，今日检得，未免有人琴之恸矣。山人哲嗣季眉传家学，亦擅丹青。

蒙古诗人三六桥

饮水侧帽之词，出于黑水白山间之纳兰容若手笔；惊才绝艳，传诵中原人士。不意晚清三六桥，为韦蕃毳幕中人，居然作雅颂之声，篇什流播，足与纳兰后先辉映。虽不谓之佳话，不可得已。《石遗室诗话》载："六桥为樊樊山弟子，富于隶事，逼肖其师，尤熟于满蒙各地方言，与故实稍雅驯者，多以入诗。"可诵者，如："沙亥无尘即珠履，板申不夜况华檐。"沙亥，蒙言鞋也；板申，蒙言房屋也。又"尚嫌会面太星更，万里轺车我忽征。"星更，绥远方言稀也。又"蔬餐塞上回回白，楼比江南寺寺红。"盖蒙人不事耕种，六七八等月，稍有蔬食，回回，白菜名，而庙宇穷极精华也。六桥为杭州驻防官，以杭有苏堤六桥之胜，乃有诗云："除却西湖不是春，崇楼杰阁日翻新，倘援安石争墩例，我算西湖旧主人。"与俞曲园殊友善。曲园日记有云："六桥，蒙古人，名三多，六桥其号。年十七，袭三等轻车都尉。喜为诗，有《可园诗钞》。人以其三字为姓，配号而呼之曰三六桥。余戏以桥字韵，成小诗调之曰：'里外湖堤两六桥，相传一十六条桥，诗人别有六桥在，三六居然十八桥。'"与六桥往还及唱和者，

尚有赵萼楼、任卓人、陈寿松、袁巽初、嵩允中、吴学庄、邹筠波、方佩兰、李益智、何棠孙诸耆旧。相处久，人亦忘其非我族类也。喜观剧，时贾璧云蜚声红氍，六桥日往观之，赠以诗云："万人如海笑相迎，月扇云衫隐此生，我惜贾郎仍不幸，倘逢刘季亦良平。"陈甘筠谓："以张良貌似妇人女子，陈平美如冠玉，皆子都宋朝之美，非西施郑旦之美，可谓拟于其伦。"六桥亦工词，晓游调寄《昭君怨》云："新霁落花春嚲，骄马一鞭何处？缓辔踏芳洲，绕红楼。帘里有人如玉，帘外有人愁绿，相见正无因，卷帘嗔。"狄平子称其风格逸丽，不减迦陵。六桥一度为归化副都统，晋库伦办事大臣。入民国，为盛京副都统，移侨工事务局局长。

徐竹贤组织宛米山房

杨东山辑《海上墨林》，凡流寓海上之书画家，咸录入之，而于徐竹贤却未之及，岂沧海遗珠欤？抑东山辑《墨林》时，竹贤尚未作古，生存者不加品评欤？竹贤，讳林，生于龙蟠虎踞之白门，常署白下徐林，或作贤道人。绘人物类吴友如，作走兽，活泼有生气，花卉亦饶清致，而以人物致力最深。某岁端午，应友请画钟进士嫁妹图。寻常之作，往往进士乘舆，而诸鬼舁之为导，仪仗晔然，簇拥其妹，妹眉目清秀，固一美婵娟也。竹贤所作，无婵娟，无仪仗，只有须髯若戟之进士，气使鬼物而远之。友殊不惬意，曰："嫁妹乌得无婵娟子？名不相符矣。"竹贤曰："不然，钟进士嫁妹，仅世俗之传说，不足为凭。爰考其实，嫁妹乃嫁魅之误。嫁魅者，祓除不详之谓，非之子于归，而百两将之也。"人遂服其有识。忽

慕海上繁华，乃挟二十金，为观光之计。既至，宿小旅舍中，昼则遨游五都之市。所识同道不多，只俞语霜与之有旧；时语霜与诸友结题襟馆于汕头路口，竹贤辄往小驻闲踪焉。一日，竹贤邂逅一粲者，惊为绝色，实则粲者固山梁中人，以卖笑为其生涯者。缱绻缠绵，不数日，而竹贤竟为金尽裘敝之季子。以恋粲者故，尚不欲赢縢履屩以归。无已，乃商之于俞语霜，语霜嘱以姑作画，试为求售。竹贤遂绘一虎，目光睒睒，作负嵎之势，陈列题襟馆中。不日，有人出六金购去。竹贤续绘两幅，又复得售主。竹贤从此乐不思蜀，娶粲者而主中馈焉。在沪若干年，颇享盛名。既而与谢闲鸥、袁天祥辈，假豫园一隅，组织宛米山房，挥毫泼墨，杀粉调铅，为风雅之薮。庭院间累累多沙石，滋苔蔓草，运以巧思，为水石盆景，迄今犹有能道之者。

天虚我生主持自由谈

曩年海上有国魂九才子之称，如谢企石、吴眉孙、蔡眉良、戚饭牛、奚燕子等均挟其才藻，为一时之俊。泉唐陈蝶仙，尤以多才艺为此中巨擘。蝶仙讳栩，别署天虚我生，早岁风流自喜，著《新疑雨集》行世，自比金坛王次回。其最传诵人口者，如："妾意郎心双赤赤，卿衫侬袖两青青。"撰《泪珠缘》说部，脱胎《红楼梦》，缠绵悱恻，一往情深，点缀诗词酒令，新颖工巧，胜于《红楼》。而于音律一道，语之尤详，盖作者之所精究也。蝶仙主持《申报》自由谈及常识有年。其入《申报》，为王钝根所荐引，而介绍之者，娄江许瘦蝶也。先是海上同文沪报附刊《消闲录》，提倡文艺，主笔政

者为周病鸳，时前清光绪二十九年也。瘦蝶客刘江，簿书之暇，不废吟咏，有所作辄投寄病鸳。蝶仙亦连篇累什，揭布于《消闲录》。两人因此互相唱酬。后蝶仙创《著作林》月刊，约瘦蝶撰稿。瘦蝶角逐于《著作林》外，复时时寄稿《申报》自由谈，与主编王钝根交稔。光复后，瘦蝶介绍蝶仙与钝根，初为特约撰述，既而钝根出营商业，蝶仙遂为自由谈编辑。订投稿新例，分酬润为甲乙丙丁四级，志于篇末以别之。有促狭者，戏抄唐柳河东一文，化一名以投寄，翌日刊载，则列入丙等。促狭者遂致函蝶仙，谓："未读八大家文，如何为主笔！柳河东列丙等，岂必盲左腐迁始得为甲乙等耶？"蝶仙却颇率直，立自登报引咎。蝶仙喜诱掖后进，常为人窜改文字，有点铁成金之妙。刊有《文苑导游录》一书。既而办家庭工业社于沪南静修路之三乐里，以牙粉及化装品博得士女之欢迎。时周瘦鹃驰誉文坛，嗜紫罗兰成癖，蝶仙投其所好，为瘦鹃夫人胡凤君特制紫兰香粉，并成词数阕以媵之，布诸报章，传为佳话。某岁，瘦鹃、慕琴、小蝶、小翠、筱巢、常觉，偕蝶仙来苏，作天平之游，予与小青、眠云同为向导，为予识蝶仙之始。侪辈以小蝶为其哲嗣，咸呼之为老蝶。此时蝶仙诗文已不多作，所作无非应酬性质，不之留存。而拜花周武臣以为其绝不经意之中，每多名言至理，而神致淡古，真力弥满，非他人应酬之作所可同日语，因为辑录成《栩园诗剩》，入《醉灵轩丛书》中，《香雪楼词》附焉。严独鹤倡大经中学，所聘多名教授，蝶仙曾任诗词讲席。越年死，开追悼会于玉佛寺，予亦参加致祭也。

王莼农之菊影楼影事

予于时彦小品，颇喜梁溪西神残客王莼农之词翰赡丽，饶有六朝烟水气，而又深为莼农晚节不终惜也。予识莼农凡二十年，莼农曾以其所著小品见畀，予为辑刊《云外朱楼集》一书，不足，则予代为搜录散载报章杂志及《南社丛刻》者以充实之，都正续二编。不意校勘既竣，莼农忽检得其所粘存者一巨册，饬价持来。诵之则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令人为之目迷神荡，盖藻思英发。其作品中之尤精进者，奈已书成不及补入矣。粘存之册，留予箧笥中者凡年余，卒以归之，俾其自行珍庋，不致有失也。岂知未几战事起，莼农以不事生产，贫无以活，乃屈节为莽大夫，旋病死沪上。遗稿均散佚。予闻之却又深悔当时之不代为保存，将来或有问世之望也。而今已矣！

莼农主教沪江大学，兼任《新闻报》秘书。治事之暇，偶作北里游，于福裕里邂逅梁兰眉史，榜菊影楼者是。兰妙慧知文。能绘事，尝以宵来梦境作小画幅一，明漪一抹，缀以回廊，不啻明圣湖头景迹。莼农付诸装池，颜为西湖寻梦行看子，并题《醉太平》词一阕以张之。兰好清游，于沪上诸园，独喜徐氏双清别墅。尝坐不系舟中，倚栏微吟，得二十字曰：“一径尘喧寂，到门唯鸟声，庭花红欲笑，心事托双清。”莼农大为赏赞，于是学诗弥笃。某岁暮春三月，龙华夭桃，艳传人口。兰约莼农清晨往观，莼农答以午往，兰曰：“午则俗矣，桃含宿露，风韵天然；软红十里中，仅有此一片干净土。君尚欲随车水马龙之后，学田舍郎夹取江瑶柱大嚼耶！”其吐属之隽，非寻常嬰嬰宛宛者流所得望其项背。莼农尝购得小蓬莱阁金石文

字初印本，置兰妆阁中数日。一日，兰以方寸通草笺双钩“西神山长”四字示莼农曰：“我从书中缩摹祀三公碑钩得者。”莼农珍之如瑰宝，且乞名流题咏焉。知莼农从事词曲，谓：“钮玉樵所记红桃事，红桃之节烈，于生之多情，帐中人之豪侠，洵奇而可传者。君盍谱而出之？”莼农因有《香桃骨传奇》之作，盖美人之命，不啻九五之诏也。既而彩云飞去，好事未成，莼农撰《菊影楼话堕》以为纪念。莼农于晚清辑《小说月报》及《妇女杂志》，计十年，绘十年说梦图，题者遍海内，今亦不知散落何处矣。

落花诗著名之沈太侔

民国以还，以落花诗负盛名者凡二人，一吾吴贝大年，别署南园逸史，有落花诗十六绝。一番禺沈太侔，有落花诗三十律，三十律落花诗，却有为而发，不啻雪琴彭氏为梅姑誓画十万幅梅花也。据亡友戚饭牛《绿杉野屋诗话》谓：“太侔讳宗畴，字孝耕，三十年后，易名宗畸，取《庄子》‘侔天畸人’之意，故更字太侔。风流倜傥，潇洒不羁，幼年随宦维扬，诗名震大江南北。平安书记，无此风骚。每当月明时节，携姬人，唤娇婢，取玉笛，至二十四桥头吹梅花三弄，人闻之莫不曰：‘此沈诗人笛声也！’且邗江为千古佳丽地，于春日约二三知己，出绿杨城郭，至小秦淮平山堂，饮酒看花，留恋竟日，夕阳西坠，犹徘徊而不忍去。诗人爱花，爱美人，天生至性不可移易。纳姬人三，其次名拜鸳，姿容明艳，能诗，工词，善画，辑有《拜鸳楼小品》四种，皆手所钞录者，装潢精美，藏书家争先购求，卒不可得。余曾于友人案头见之。四种者，乃

如皋冒辟疆《影梅庵忆语》、益都赵秋谷《海鸥小谱》、莆田余澹心《板桥杂记》，一为《欠愁集》。《欠愁集》者，摘录金坛史梧冈《西青散记》中涉于绡山女子双卿各节，汇成一册，因词句有'旧愁还欠'，故名《欠愁集》，实则《西青散记》之摘本也。其风怀亦可想见矣。惜已于前年作古，诗人不尽坠楼之感。乃咏落花诗三十律以哭之，迄今传诵海内。”饭牛翁未录落花诗，予曾于《南社丛刻》中见其一斑，为予爱诵者，如：“堕白溶溶迷展齿，飘红故故赋廊腰。”又“魂销曲槛疏帘外，人在香尘色界中。”又“一桁湘帘三月雨，数声风笛六时更。”又“三生香海飘零惯，十种楞严谴谪深。”太侔尚有杨花诗十律，亦极典丽可喜。此外古风，如题高丽闵王妃遗像，题居庸秋望图，均为其精心之作。平居选色聆歌，自谓：“三十年潦倒长安客，耳熟同光好弦索，比诸落魄司勋，无多让焉。”女伶中赏识王克琴，赠句有“裙边袖底有离魂”。既而誉碧云霞，作前后碧云曲；又十三旦、刘喜奎，皆诗以张之。品十三旦为状头，喜奎为榜眼，云霞为探花。辑有《汉上题襟后集》。又《宣南梦忆》二卷，与《扬州梦》，《秦淮画舫录》，有异曲同工之妙。予搜罗名人尺牍，藏有太侔遗札，有“门人集资拟将拙集付排”云云，惜不知其集名，亦不知曾否刊行。

许息庵访斲山语录

“吴地多英俊，荥阳茁异材，天机烂云锦，健笔挟风雷。岳岳皋比座，翩翩书记才，群英齐俯首，东阁有官梅。”此民国二十二年，许息庵赠予之诗也。其时予辑《钻报》，息庵常

造馆访谈。顾其人两耳失聪，言语殊多扞格，乃代之以笔。既而以其所著《东坡肚皮集》见贶。其首端有云："二十余年宦海升沉，饱看白衣苍狗；十数载沪滨羁旅，每思红树青山。载酒听歌，聊学杜樊川邯郸之步；逃禅习静，会寻邵康节安乐之窝。"其品性抱负，不难于此数语中窥见之。又著有《拄伴室杂缀》，颇多道人所未道，如云："酿酒者新刍初熟，启其瓮，酒上若有物泛泛然，所谓蚁也。蚁之聚每与气候相应，风从东方来，蚁则聚瓮之东；风从南方来，则聚瓮之南，物理之相应有如是。"又云："《金瓶梅》称为奇书而实不奇，《野叟曝言》自谓为人间第一奇书则诚奇，盖奇不难，奇而融经铸史之为贵也。顾以好奇太过之故，后半乃不免恣肆过甚而邻于荒，恢诡过甚而流于诞。"又云："圣者之得民，如以漆搏沙，久而益固；王者之得民，如以胶搏沙，胶弛而沙漫；霸者之得民，如以水搏沙，水干而沙散，等而下之，则以手搏沙之类也。"又云："近有以旧砖或歙石之佳者制为砚，镌小字曰吴门顾二娘制，彼盖未知顾非端不琢，非端石之佳者不琢，所琢亦不闻留款。且顾二娘者，人呼之云耳，彼未尝以之自称也。市侩无识，可笑类如此。"又云："江南句容县，句本勾字，以勾曲山得名。勾曲山即今茅山。俗于句字皆读如章句之句，虽公牍亦然。广东番禺县，番字当读如字，今皆读若潘。"息庵幼从其姑丈孙德生游。德生为文靖公后，藏书极富，若坊间影印之津逮秘书二百本，即其家所流出者。喜攻经学，以余力为诗，稿藏于家，厚盈寸余，惜未付梓。息庵之博学，盖得力于德生为多也。息庵读《西厢记》圣叹评，圣叹一再述及其友王斲山之《斲山语录》，乃遍访其书，欲一读以为快，但访求多年未获。以询予，予亦未之寓目，息庵引为憾

事。星社举行文酒之会于海上，息庵欣然如入，与许月旦为社中二老。事变起，所居遭劫，乃赁庑于同社严独鹤家，以忧愤死。予阙于一吊，殊歉仄也。

张善子之三虎图

晚近善画虎者，前有胡郯乡，后有张善子。善子，讳泽，蜀之内江人。因画虎，遂豢虎一。有为述虎之来历者，谓赣有一军官郭姓，猎于山中，生获乳虎，本拟赠何应钦将军，而善子慕之甚，乃索之归，载之汉上，由大江顺流而下，运抵白门。时善子居吴中网师园，自宁至苏，火车可达，奈车上可载牛马犬豕，却无载虎之例。无已，特制一木柙，囚之以当犬，既抵苏，蓄虎园中。虎渐大，食量亦渐宏，每日啖鸡卵四十枚，又牛肉一二斤。善子为虎写照，成十二幅，颜为十二金钗图，请乃师曾农髯题之。髯曰："向不喜为闺阁作绮丽之辞。"善子曰："虎耳！"及展示，果十二虎，即持笔为题。师弟之情殊笃，农髯死，善子衰绖恸哭，似丧考妣焉。善子不但能画虎，且能伏虎，使驯如柔羊。虎有笼，然常开放而任其活动。善子睡，虎乃蹲于榻畔；客至，虎随主而送迎如仪。一日，叶誉虎至，善子携虎同摄一影，称为三虎图，盖善子有虎痴之号也。善子好佛。时印光法师卓锡吴中之北寺，善子牵虎往，请印光为虎摩顶而受戒。不意寺之门限，高逾寻常，虎临行一失足。足微伤，不良于行。不得已为雇人力车，而许以重酬；车役恐虎之噬人也，不肯应。卒由善子坐车上，抱虎于怀，始得归园。从此虎病，奄奄半载死。未几，事变遽起，善子随政府西移焉。一昨予应马公愚之邀，与夏剑丞、方介堪、

郑午昌、陈仲陶、谢啼红诸子，同尝其所制永嘉名肴。酒酣，公愚示照相二，一善子弄虎，一公愚跨虎，虎金睛荧荧，其文炳然。公愚悼善子之作古，对影而情不能已，作古风一首，书于其隙，有“我闻欧母传字荻画地，不闻盘礴垂训丹青笥”云云。公愚谓善子之画，由母传授；其九弟大千，丹青享盛名，亦得母教为多也。四弟文楙，辟农场于郎溪，因奉母以居。及中日起衅，无可避氛，其母本信基督教者，其地无基督教堂，遂托庇于天主教，受弥撒而改奉天主，卒逝世于郎溪。善子闻之，兴风木之悲，以纪念其母夫人，亦入天主教为教徒。赖于斌教主绍介之力，作海外之游，以扬其艺术。画虎外，其它如山水人物，花卉虫鱼，无不工。及返国，即以捐馆闻，惜哉。

任立凡寓居顾氏怡园

山阴诸任，蚤声画苑，而以渭长为白眉。立凡为渭长子，工山水，别辟蹊径，人物花鸟，大类其父，性疏懒，非至窘迫时，不肯为人作画。闻诸亡友顾彦平谈，立凡落托吴中。彦平招之居其尚书里之怡园。园有松籁阁，慈云洞，岁寒草庐，坡仙琴馆诸胜，立凡舒啸其间，有乐不思蜀之概。故染烟霞癖，一榻高卧，每日非过午不起身。及醒，尤恋衾不即披衣，备烟泡和水吞之。既推衾起，犹不亟亟事盥漱，必先燃灯吸阿芙蓉膏，凡十余筒，则神王而气充。某日癮至，而烟斗无斗脚纱，不能供吞吐。立凡迫不及待。急于榻畔检得一葛布，即撕取一方以为之。癮解，百脉通畅，进点心少许，拟御新制之夏布长衫外出应酬。讵意衣上身，而觉前幅已破损，始知所撕之葛布

为斗脚纱者，乃新制之夏布长衫也。而长衫只一件，破损有失观瞻，遂废然不出户者月余，卒由彦平为之重制，则时序已由暑而起秋风矣。时彦平之叔鹤逸尚在，即世所谓西津先生者是，倩立凡作一蜀道行旅图横幅，一再延搁不动笔，往视之，则绘于灯罩上，重岭叠嶂，旅客策蹇行于其间。备极工致。问其"何不画于纸幅上?"曰："对灯凝思，姑先以此为稿本，稿本成，自当精心点染以报命也。"阅半年，而未动笔如故。询之，曰："画必乘兴为之，方作稿本于灯上也，为兴殊酣，不意及成而兴尽，兴尽则画不能工，不工则不如不画。"鹤逸莫如之何，而此画稿灯罩，又无可庋存，只能为之徒呼负负耳。立凡擅传神，一日为园丁阿松画一像，短褐穿结，发散乱似飞蓬，神情毕现，有颊上添毫之妙。人见而求之，则曰："此他人作，不敢掠美。"人亦无从强之也。立凡之叔阜长，人物与渭长同师陈老莲。尤工花鸟，《寒松阁谈艺琐录》及《海上墨林》均载之。

胡汀鹭目中无倭卒

"少别遽千年，心性相孚，下走实深知己感；天才高一代，丹青余事，先生竟以画人传。"此钱名山挽梁溪画家胡汀鹭之联也。汀鹭，讳振，号痴公，幼嗜丹青，师事朱逊甫。逊甫擅花卉，鸳湖外史之入室弟子也。汀鹭又从吴中顾鹤逸游，艺益精进，名满大江南北。主持无锡美术专门学校，金针度世，得艺人綦多。曩岁，予与赵眠云及胡石予先师，偶作毫渚惠泉之游。览胜之余，又复访及当地贤彦，谒江南老画师吴观岱，谈宋元画派，并展赏其所作东坡诗意册。既而又晤汀鹭。

汀鹭家陈设殊简陋，天暝，无电炬，而画案又狭小，巨幅不便挥洒，不得已，乃张素楮于壁间，左手执油灯，右手握管，为意象中之丘壑。见我侪至，遂辍其绘事，相偕赴酒家楼以谋一醉。同座尚有诸健秋、孙伯亮诸子，雅谑清言，倾尊无算。石予师即席赋诗，汀鹭、伯亮，俱有和什。翌日，地方报章竞载其事，以为佳话。曾几何时，而中日启衅。苏锡沦陷，汀鹭避氛吴塘门。一日返城，取其所藏画件，倭卒驻守城关，出入必向之磬折为礼，汀鹭昂然直入，倭卒阻之，汀鹭不之顾，于是倭卒肆暴而加以殴辱。从此汀鹭自号大辱道人，以示不忘，后又谐声为大浊道人，作画常以之为署。旋来海上，寓居哈同路之慈厚里，予与眠云及蒋吟秋同往访之，所居益湫隘，四周皆楮素，似积稿枝，客至无坐处。我侪问其卧床何在，则指杂列卷帙图册之搁板曰："此即予偃息之所也。"夜则搬移卷册画轴而空之，昼则又复叠置，不嫌烦劳也。我侪又约之赴静安寺酒家同饮。时方初冬，汀鹭解衣磅礴，外出必须御一长袍。则于搁板下，出一字纸簏，长袍即塞于簏中，皱襞甚，汀鹭披之于身，不之意也。而含杯接席，谈古今艺事，缅缅如贯珠，见解之高超，非寻常粗知六法者所能望其项背也。翌日，作枯木小丘立幅三，分贻我侪三人，予获其一。有题云："惊看执手君犹昔，我已苍然作老翁，身世同悲绕树鹊，生涯应叹转丸虫。非关疏懒居人后，不惮箪瓢付屡空，历劫相逢岂易得，一樽且尽醉颜红。辛巳冬日，老友赵子眠云，偕郑逸梅、蒋吟秋过访沪上寓庐，予与眠云别已十年，避身针孔，劫后余生，一朝相晤，其快何如。同醉市楼，归成此咏，即尘逸梅先生斧政，汀鹭录稿。"又附识云："过字上脱两先生三字，殊属不恭，迩来脑力非旧，衰老之兆也，幸谅之。"果未久，以败血症逝

世，年六十。

宣古愚不愿以词人名世

曩与张丹斧茗话，丹斧一再为谈黄叶翁之博闻强识，予心仪之而未之得见也。翁宣氏，讳哲，字古愚，亦字愚公。少壮好声律，晚致力金石考证。词不多作，四十岁前，有《寸灰词》一百十四首，婉约类柳屯田，朋好请受梓人，翁雅不愿以词人名世，特署别号以自掩，所谓高邮桑灵直毅斋，人不知为何许人也。后以他故，词未刊成。及壬午十一月二十三日，翁捐馆沪上霞飞路寓邸，其哲嗣宣彭始为梓行。本无改之训，不敢有所更张，仍署高邮桑灵直毅斋，惟末加跋语以说明之。其词甚可喜，犹可记忆者，如："推枕细和灯选梦，窥窗还与月分愁。"又："心事忡忡浑不语，瞒却飞花。"又"疏钟一杵，俯仰成千古。"又："晚风荷叶十分香，妒煞藕花多处睡鸳鸯。"诵之飘飘欲仙也。其他撰述，凡四十余种，均待刊。尚有《法喜龛诗存》，亦未知剞劂与否。翁工书善画，作山水以高逸胜。盖寄兴于笔墨，不化而自化，无为而有为，与常作迥异也。嗜古泉，与张丹斧、方地山有同癖；精鉴赏，收藏金石书画綦富。翁既死，有瞻观其所藏者，则累累皆寻常之品，无一精粹者，亦云奇矣。某岁，翁与丹斧及梁公约、范君博集市楼共饮，风雨中为君博扇头写石，公约补兰，联句为题，翁云："春风解人意，随处发幽香。"丹斧续之云："便结同心梦"，公约结之云："迢迢湘水长。"是扇蒙君博见示，今则俱为遗墨矣。君博力誉翁诗之古茂，曾录示二者，一唐崎古松云："遥望一丘绿，当前夏屋深，低枝全入画，虚籁可无琴。

太古余人世，殊方得静心，夷犹三百步，元未出松阴。”泊舟云：“秋风宵正急，不寐爱舟行，月满随潮信，天清有雁声。见灯知野市，听鼓过山城，且傍芦花宿，明朝问地名。”尝鼎一脔，亦足快意也。翁别有一哲嗣宣刚，研究乐舞，蜚声于时，曾与予同事其舞台，今已阔别十年矣。

褚礼堂贫病交迫

近代以言碑版之学，当以褚礼堂为巨擘；奈礼堂死而无传人，能不为之兴慨哉！午桥端匋斋曾聘礼堂入其莲幕，所有碑版，悉由礼堂鉴别之。其时海上有张祖翼，字逖先。工篆书，尤精汉隶，使笔遒劲，负盛誉于清季。逖先民国六年卒，所有珍贵碑帖，什九流入礼堂家，揣摩之余，艺益精进。书礼器碑，得其神髓，人竞求之，寸缣尺幅，瑰宝不啻也。青浦王述庵，学者称兰泉先生，湛经学，精考据，研穷性理，时称通儒，著述宏富，有《春融堂诗文集》、《青浦诗传》、《湖海诗传》、《金石萃编》等，尤以《金石萃编》最为脍炙人口。然《萃编》所录，有不可辨认者，辄以方框代之，礼堂博闻强识，一一就其方框，加以填补。永嘉马公愚见之，为之咋舌惊叹，盖礼堂与公愚同居劳尔东路之颐德坊，望衡对宇，朝夕相见焉。晚年精神殊感不济，渐染阿芙蓉癖，一榻横陈，吞吐恣意，然所入不敷所出，颇感拮据。一自抗战军兴，境益艰困，伪当轴有请其法书以献媚倭人者，礼堂以年迈手震不能挥毫却拒之。从此各处所求之写件，虽与敌伪无涉，亦不能酬应以博润资，深恐厚此薄彼，以招尤怨而惹是非也。饘飧不给，又复告贷无门，不得已，只能割弃所好，得代价以维持生活。因

颜其所居曰：食古堂，不知者以为其自谦食古不化，讵意其所谓食古者，无非为卖古董以充食耳。以心境之不舒，影响其身体之健适，贫病交迫，直至于死，时尚在胜利之前，未及见王师北定中原也。礼堂既捐馆，其家人亟欲以居屋顶替于人。凡礼堂认为极精之品，不忍脱手者，家人视作废铜烂铁，破楮残简，以廉值让诸收买旧货者，捆载而去。即《金石萃编》之填补本，为学术界之一大供献者，亦论斤出售。越日，公愚得讯，求索无从矣。礼堂讳德仪，以避清帝溥仪讳，易仪字为彝字。及鼎革，固无所用其讳避，然以用之已惯，不复重用原名。晚号松窗。

陈石遗之诗仆张宗扬

我家康成公有泥中诗婢。载诸《世说新语》，传为佳话。而侯官陈石遗却有诗仆，可谓后先辉映。社友姚鹓雏《春水相干室拾隽》曾记之，有云："陈石遗仆张宗扬，侯官绅带乡人。乡在万山中，由陶江西上，十余里至洪江；又水路西上数十里，至小箬；又陆路四十里，乃至其乡。泉石林木，奥如墨如。乡名绅带者，以溪流形势言之也。宗扬从陈十余年，年亦三十矣，喜弄文墨，无流俗嗜好，行草书神似苏堪，见者莫辨。学诗于石遗，从石遗奔走南北，若匡庐、彭蠡、泰岱、上谷、居庸、昌平、桑干、京西之香山、翠微，江上之金焦、北固、钟山、石钟、西山、赤壁及汉上之大别、郎官，湖上之南北高峰诸名胜，无游不从，钉铰之作，遂亦哀然径寸。"而《石遗室诗话》，亦谓："宗扬能为湖钉铰诗，海内诗老郑海藏、梁节庵、夏剑丞诸公皆誉之，如揭曼硕之有邹福也。"石

遗之《近代诗钞》，且录采其诗，附于卷末。其诗如和主人除夕村韵云："夜眠如在万梅村，晓起寻诗城北园，寄语主人休远念，出游自锁几重门。冬冬腊鼓岁云暮，耿耿兰缸摇萼魂，爆竹声喧街柝静，昨宵独酌酒盈樽。"又咏竹云："由来北地得君难，墙角居然挺百竿，映我纱窗侵笔砚，只差三面碧阑干。"又病中遣怀云："绕屋扶疏入夏初，鸟声无数似山居，年来客里还多病，斗室绳床卧看书。"降格而论，亦殊不易易也，当时名士如侯疑始、徐仲可以石遗故，纷赠以诗，林琴南画竹，周愈予画山水扇，投贻者再。丙辰春暮，宗扬侍主人赏樱海藏楼，海藏以宗扬书法之酷肖于彼也，向之索诗并书，得之大笑曰："果有几分相似也。"既而石遗荐之通志局司会计，兼事贸迁。某次大折其本，石遗被累，不得已乃返侯官，鬻产以代了债务。旋病卒于乡。

汤寿潜之俭约

清吏之尚俭者，前有陆稼书，后有汤寿潜。寿潜字蛰仙，山阴人，壬辰进士，授庶吉士，官安徽青阳县知县，擢两淮盐运使，又迁云南按察使，再主江西学政，以疏劾盛宣怀罢职。辛亥起义，杭州光复，被举为都督。力崇俭约，出恒徒步。居武林时，一日天雨，草笠敝履，诣巡抚蒙人增子固，坐谈良久。及辞，增呼其舆马，寿潜笑向差役索笠自执之，扬扬出门去。增退而语幕僚张仲仁曰："蛰仙毫无官场习气，犹是书生本色也。"寿潜每来沪上，辄就食于南京路昼锦里间之佛陀街正兴馆，如秃肺、卷菜、炒圈子等肴，视为珍品。佛陀街，俗称饭店衖堂，地位湫隘，座又简陋，而售价较廉，寒素者乐就

之；搢绅之士，不肯降尊而为座上客也。寿潜为正兴馆之老主顾，人遂呼正兴馆为汤公馆。寿潜与杭州陈蝶仙结为儿女亲家，一度宴蝶仙于正兴馆，炒圈子为猪肠别称，味绝腴美，蝶仙啖而甘之，成《洞仙歌》词一阕以为咏，声誉于是益著。比之于舞香溪，有多谢石家鲊肺汤之什也。寿潜作札不择纸，谓："书札达意而已，不必求笺楮之精美，随取手头所有者为之，固不宜暴殄天物也。"予获得其一札，书于文格纸之余幅上，然字迹却极秀道，亦足珍贵也。寿潜喜蓄金鱼，以琥玉、虎头、凤尾、翻鳃等价值之昂也，所蓄皆草种，谓："圈圈洋洋，唼喋荇藻间，令人对之，自有江湖千里之思，细种与草种，岂不同一玩赏。况草种易养，细种难蓄，资力人力，耗于无谓，何苦何苦。"盖处处以俭约出之，殊可风也。

龟年清话中之孙菊仙

世皆知叶楚伧嗜酒，不知其对于戏剧，亦癖好甚深也。其时楚伧主《民立报》笔政，常喜涉足梨园。报上刊载谈剧文字，肇始于《民立报》，撰者为郑正秋，标题为《丽丽所剧谈》，即楚伧怂恿而成者也。既而梅畹华来沪，蜚声红氍毹，楚伧力捧之，仿太史公《史记》例，撰《兰芳本纪》，谓："天造地设之美人，幸而与我同生于一时，又幸而海山万里，翩然来慰吾五年梦想之痴魂，此是乾坤何等事，此是平生何等事。设一夕邂逅，亦效台下拉杂喝采，生吞硬嚼出之，岂非一生大罪过事哉。"是与柳亚子之"上天下地谁冯郎"，可谓无独有偶。楚伧与老伶工孙菊仙往还甚密，著有《龟年清话》，刊载于某报。后楚伧汇刊其所作，为《箫引楼稗钞》、《小凤杂

著》，及《楚伧文存》。《清话》未曾收入，今已散佚无存矣。《清话》有一序，述其梗概，有云："菊仙少好拳武，京东子弟，交识殆遍；后列戎伍，走两粤，不得志，乃归隶陈国瑞。国瑞癖于饮，非菊仙不怡，一代悍将，屈于寄人，菊仙必有奇术縻之已。继归京师，益蜚其誉。宫庭之内，狎事天子，谐谑尽美，有敬新磨黄幡绰风，世以孙谭并名。谭犹沈宋应制之作，孙则几于沈香亭畔山东李白矣。甲寅之春，为余言陈国瑞满亭芳遗事，故将当年，雄姿壁铄，言外悒然，有龟年江南之感。余慨然曰，有清声色之侈，逸于前代，国瑞何足道。咸同以后，迄今四朝，珍秘之闻，实导近史，礼失之求，其在子乎！孙瞿然如觉，曰：不文之辞，不久不远，倘借藻饰，请自今始。乃约每夕相过，作《龟年清话》一编，其间孙病暑五六日，余病疖半月，余则萤灯蝉笛，未间一夕焉。秦庭之经，诵于伏生，柱下之史，传自李聃。德徽虽遥，意犹在斯，稗野之作，其庶几乎！"闻菊仙生平，不喜灌唱片，更不喜摄小影，偶为家人所迫，摄一二帧，则秘藏不肯示人，盖恐人持去铸铜版印载杂志报端也。而楚伧却有菊仙小影一，菊仙作古，楚伧什袭藏之，视为唯一纪念品云。

徐小仓顽劣成性

晚清之际，有两短命画家，一曰周备笙，一曰徐小仓。小仓讳祥，上海人。时清溪樵子钱吉生，善人物仕女，笔意遒劲，态度闲雅，与倪墨耕、宋石年、邓铁仙、舒萍桥齐名，著有《清溪画谱》。小仓执贽往事之，以天资颖慧，无论花卉人物，临摹辄得其神似。顾年少好嬉戏，吉生家有一女婢，貌娟

秀，豆蔻含苞，风情初解，小仓为之画一像，作出浴状，不啻玉环妃子于华清池中，由侍儿扶起也。不意被女戚见，以告吉生，吉生大怒，方吸旱烟，以旱烟筒扑击之，而小仓跳踉活泼，疾窜书桌下，及吉生俯身下攫，则又腾挪它去。吉生喘汗频频，莫如之何也。一日邻家曝裘，小仓取蚕豆荚一，去实而端开小孔，储水挤射之。邻家诉诸吉生。诸如此类之顽劣状态，不一而足。吉生不堪其扰，乃谢绝之。既而师山阴任伯年，山水气韵生动，益精进可喜。伯年虽极细之笔，必悬腕中锋，自言："作画如此，差足当一写字。"小仓受其影响甚多。但生前画名不著，丹青所入，不足以供饘粥，致常在窘乡。白龙山人王一亭深慕其艺，时赐助之。某岁贫不能过年，一亭迎之来家，供奉甚周，并赠及其妻，小仓感之，为作范叔绨袍图以为纪念。小仓有子杰，字绍仓，善花鸟。《海上墨林》载及之。小仓死，遗墨流传不多，敝笥藏有一花卉横幅，神采焕发，甚可宝也。

书画赈灾之第一人金免痴

书画助赈，惠及灾黎，今日之常事也。创始者谁，曰当推吾吴金继免痴。继一名慎继，字勉之，遂谐声以免痴为号，又号酒庵。书宗董香光，以韵秀胜。工写兰，下笔敏捷，一日可竟百纸。时直鲁水灾，嗷嗷待哺者以数十万计。海上味莼园特开助赈会，鱼龙曼衍，百戏杂陈，售券所得，悉以捐输。免痴慈善为怀，自告奋勇，携笔墨赴园，当众挥洒，顷刻而就；随求随应，绝不停滞，开书画助赈之风。其恻隐之心，比诸文王葬骨，子方哀老，毋多让焉。免痴与李平书结金兰之契，平书主

持《字林沪报》笔政，挽免痴助之，为副编辑；既而平书办彩票，免痴又任文牍，甚相得也。免痴早年在吴，见邻女而艳之，两心相印，有偕老之约。讵意邻女之母，别属意于某宦家子，侯门一入，遽隔音闻。免痴从此抱"除却巫山不是云"之观念，执柯者来，辄婉谢之，愿以独身终。平书意良不忍，为之物色一女，而抱衾于裯焉。生子女各一，子曰石寿，工书擅诗词，耽翰墨，固风雅士也，与予一见如故，遂相订交。免痴居家，常数年不出庭户，致力绘事甚专，仿佛董仲舒之下帷攻苦，目不窥园也。喜吸鼻烟，烟承以碟，因所吸之多量也。碟乃殊巨，人以大涤子戏呼之，盖释道济写山水花果，笔意纵恣，号大涤子，碟与涤音相近也。每晚必备绍酒两壶，佐以少许菜肴，浅斟低酌，自得其乐。又复置雪茄烟二枝，停樽则吸烟，吞吐之余，则又浮白者再。烟烬壶罄，颓然而偃息，晚餐为废。如是者凡二十年，卒于吴门。吾友张博庵，与免痴有旧，尚藏有免痴遗墨兰花册子。蒙邀予观赏，以事羁未果。

胡石予自著墓志铭

先师胡石予先生逝世十年矣。盖离乱中，客死铜陵，以交通阻滞，未能归葬，今始由其哲嗣叔异昆仲，携灶仆入皖，运返蓬溪。藉知先师初居铜邑章惠民家，章为前清茂才，于风鹤声中，犹与先师唱酬。先师著有《章村诗存》二卷。既而章村遭炮弹，人心惶恐，先师乃移至山中何本荣家，何慕先师诗名，殊优礼之。既而先师病，即易箦于何宅，时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巳时也。遗物有《章村诗存》二卷，《半兰旧庐诗稿一卷》，牙章一，梅花尺页四帧。梅花尺页则已散佚，诗稿、

牙章，由叔异昆仲带回。《诗存》二卷，则铜邑拟修县志，列先师名于志中，《诗存》须录副本，以为他日文献，一俟录竟，然后由邮奉璧。又先师病中，自著墓志铭，亦由邑人录副，暂留彼处。一昨蒙叔异招予午膳，出诗稿见示，诗大都为予所未见，惟字迹模糊，纸又残蚀，不易辨识耳。怀仁友凡若干首，如汪鼎丞云："真实无欺人共知，学书学佛寄幽思，时来索我吟篇诵，酷喜东庐闲适诗。"余天遂云："南溪老屋弃江村，鬻字佣医旧学存，最是潜衷情谊厚，常留一席待师门。"郑师许云："草桥久播管弦声，二十年来著盛名，毕竟读书先识字，昌明许学让先生。"朱小汀云："八尺昂昂武进士，龙蛇飞舞号书狂，前清逊位民元建，一领青衫服古装。"以上诸先生，除小汀外，皆予问字之师也。诗稿一卷，似尚在遂溪时作，成于避难之前，极可爱者，如"笋展青山约孤友，桐窗白袷送春诗"。又"娇花含雨情逾媚，乳燕当风力不支"。又"插入瓶花宜带叶，拔除庭草莫留根"。又"春秋无复思佳日，晴雨有时问夕阳"。又"手震拈毫强书画，须长进膳拂羹汤"。又"小草犹能霜后绿，残花偶见叶边红"。又"惠风稍息容窗启，爱雪迟融当画看"。又"非关屏酒无奇气，自昔谈诗多俗情"。又"书画支离双管秃，湖山孤负九秋晴"。又"莺儿啼树桃花落，燕子来巢豆荚生"。又"老去谅难适吾意，病中最易见人情"。又"蚕豆鲜甜宜冷食，鲥鱼肥美带鳞烹"。又"假山石喜芳邻赠，夹竹桃从茂苑移"。又"略携书篋来新屋，偶坐篮舆亦短衣。"又"几经疾病身无用，小有林池意亦舒"。又"蛱蝶纷飞井翅少，枇杷甘美白沙多"。又"五月盆花分夏菊，十年瓶水负春茶"。又"难免需人时唤仆，转因常病不求医"。以眼前习见事物，入诸诗什，比诸古人，其惟

陆放翁乎！

露兰春难产殒生

《红脂识小录》一书，所记皆声伎女乐者流，合南部烟花、东京梦华而为一，盖出于海虞庞，独笑之手笔也。独笑略谓："兰春，维扬人，幼随其母亡于外，某乐工授以歌，辄能琅琅上口。雏发甫燥，于南北院本已靡不通晓。且娴技击，故兼习文武生。每当易钗而弁，丰度翩翩，有陈平冠玉之誉，耻作抹脂障袖，寻常儿女态。虽曰九畹芳姿，固无殊于梅花铁石肠也。《宏碧缘》一剧，饰骆宏勋，迈往矫健，名益大著，座客聆目娱耳，翕然无间词。宅身尤谨，铮铮不与俗靡，亦可谓难能而可贵者矣。某岁在沪某舞台演剧，忽有客自称兰父，以兰为己出者，欲强夺之。兰惘惘不知所自，而襁惟事秘，外人亦莫能详也。而兰之母则百喙以为否，自矢不承。卒讼于官，官以事无佐证，判由其母领归，演于某舞台如故，而台主某于讼案之经过，仗义最多，兰母甚德之，卒以兰归某。从此惊鸿艳影，不易时露人间矣。"独笑所述至此而止。据予所知，兰为某之篋室，于意殊不适；后即下堂，某欲逮捕之，兰遂遁迹京津间。及时过境迁，又复来沪。梁溪薛氏子行二者，曩珠聘之去，双栖西摩路之巨厦中。枝开兰蕙，自成夫妇之花；帐暖芙蓉，不啻神仙之侣。而兰掠鬓修眉，薄施淡扫，客至，敬烟捧茗，落落大方。骤见之，几不信个娓子曾献身红氍，以声容之茂，颠倒多少儿郎也。薛二椎蒲狎邪，无所不为，自得兰侍，居然敛迹平康，束手博局，循循为佳公子。既而忽涉政治嫌疑，被拘囹圄，兰茹苦含辛以守之。薛二剖白料

出，瘦瘁无人形，兰为之调量饮食，事之唯谨，不数月即复原。兰旋怀孕，以难产殒身。一代红颜，遽尔销歇，凡谈歌坛掌故者，莫不深为嗟惜叹惋也。予掌教新会路之晋元中学，本为薛氏屋，或谓薛二与兰一度移居其间，我侪之休息室，即当年兰之闺阁。是否事实，则予不得而详，未敢谬断也。

刘三解带处

江南刘三，字季平，殁世有年，著有《黄叶楼诗》，颇以未克一窥全豹为憾。前见某报刊有胡朴安丈所撰《黄叶楼遗稿序》，予即驰书胡丈，探询是书何处发售，及获复，始知季平夫人陆灵素方在整辑中，以印工昂，尚未付梓也。云间姚鹓雏，掌某院秘书，公余犹不费吟咏，以近诗数十首，蜡印以贻同文。予亦获得一册，展卷即见题黄叶楼遗稿二律，有小引一则，记季平轶事，爰摭取之以为资料。小引云："与季平先生交二十余年。民元，相见于沪上《太平洋报》社，二三年间，各里居，时相过从。尝聚饮松江酒家，君偶遗其束带，明日复过，曰：'昔龚定庵与人剧谈，辄飞其靴，人题其室曰定庵飞靴处，此则刘三解带处也。'相与大噱。民四五，君艺梅家园，鬻之沪市，余时过其居，剧饮夜谈为乐。其后余渡南洋，还寓秣陵，君北行，教授北雍，嗣移席南雍，中间曾长镇江敏成学校，引余共事。十六七年间，君来南京，主革命历史博物馆，复常得晤对。二十年后，余移家镇江，君入谏院。迨抗战事起，消息阻隔。二十七年，余在重庆阅报，则君已卒，谏院同人为君集会追悼矣。西迁期中，余悼君之诗数章，存敝稿中，今得读君遗诗，感不绝心，敬题二律，附识如此。"姚诗有

"闭户树梅如种菜，引杯解带比飞靴"，盖纪实也。季平任侠好义，蜀人邹蔚丹以著《革命军》被逮入狱，瘐死狱中，季平收其骨，葬之华泾。墓志极简，出章太炎手笔，如云："邹君讳容，字蔚丹，四川巴人。以著书称《革命军》，为清庭所讼，与炳麟同囚于上海。岁余，瘐死，年二十一。时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上海刘三，葬之华泾。民国兴，赠大将军。"于是海内无不知义士刘三其人。季平晚年，常诫人弗杀生。谓华泾多林木，鸣禽欣托，弋者辄往射之，烹以下酒。一日，有携新式猎铳以射鸟者，其人眼力强，发无不中。既而见一鹭雉飞翔，一发饮羽，鹭雉下坠，适挂于枝梢间，撼之不能下。其人倒持其铳，以铳柄力击枝梢，铳固实以弹者，触及机捩，砰然作声，其人中弹仆地死。是虽不能断以果报，然仁者决不贪口腹而恣杀生禽也。

王聘三因医得偶

蜀中文风素盛，著于简策者，代有其人，此明宋景濂所以称为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也。晚清之际，蜀之中江王聘三，一脉流衍，尤为杰出。聘三，讳乃徵，光绪庚寅翰林，历官江西抚州守，湖北荆宜施道，擢藩司，护鄂都篆。宣统初年，调河南贵州藩司。当布政中州，事无宏纤，皆审度周详；接僚属，温语如对子弟。某令，才士也，无辜夺官，聘三察得其实，力请于抚军复之。抚军曰："令既褫职，乌可出尔反尔！"聘三正色曰："是非不明，进退无据，则贪官负高名，贤吏蒙冤抑，为上官者，讵可不详审耶！"抚军大有愧色。后总督瑞莘儒抵任，聘三与之政见不合，乃移任贵州。鼎

革后，退隐沪上，自号潜道人。以居官清廉，宦囊殊涩，而遭际迍邅，家人尽逝。因谙岐黄术，乃以医自给，别署病山，著有《鬻医篇》，传诵于世。见于侍郎式枚之时辰表，大为欷羡，欲购而无资，乃致书向之借用，其书有云："我以平凡浅陋之术，治人困笃垂危之疾，信手拈药，无不立奏奇功，沉疴若失。积数月所得酬金，当能自置一表，即以原物还公。"其风趣可见一斑。既而为合肥方雨人大令之孤女治病，病愈，孤女愿委身事之，遂娶为继室。生子一，体弱患病者屡。某次病剧，聘三自拟一方，投以药剂，不意服之遽死。从此聘三不再行医，惧于误人生命也。其时居虹口东有恒路，与词翁朱古微为近邻，过从甚密。但生计日艰，甚至不能举火，古微有所资助，辄婉谢之。而犹太富商哈同颇喜罗致遗老，欲优礼之，亦被拒。其性不谐俗，有如陶靖节不受王刺史之馈也。癸酉仲冬卒，年七十三。著有《嵩洛吟草》、《天目纪游草》等集。又手钞其外姑阚德娴《红韵阁诗文稿》，欲重梓行，均以贫故，未果。其诗，《尊瓠室诗话》曾采及之，如憩非园云："幽径无人双蝶飞，绿阴欲满紫藤肥。暖风啼鸟留春气，微雨落花沾客衣。邻树补天围作幄，短墙环野不扃扉，闲游半日机云话，举似山阴看竹归。"非园在沪北，乃粤中甘翰臣处士别墅，今已废。聘三又与青山农相友善。青山农见告，聘三工书法，尤擅星命之术，真多才多艺哉。

黄梦畹之生计

报坛耆旧，辄擅诗古文辞，天南遁叟、高昌寒食生、袁翔甫、黄梦畹辈皆是也。梦畹，上海人，讳协埙，字式权，别署

鹤窠村人。幼颖慧，甫能言，其母程太淑人即授以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七岁学吟咏，有“诗人从不惮辛勤，往往吟诗到夜分”之句，盖得力于母教者深也。既而从吴寄云及舒艺老人游，学乃大进。主《申报》笔政凡二十年，盖继高昌寒食生之后也。喜涉足梨园，作《粉墨丛谈》行世。晚岁退休，卜居周浦，然鸣社觞咏之招，无不欣然命驾。来沪必观剧，小住三四日始返。无以糊口，乃悬壶为医，且坐拥青毡，广栽桃李。与夏昕渠、朱遁庵、姚劲秋、谢企石、武愚癯、刘山农、曾重伯殊友善，时相唱和，而与扶桑人士，如松本兰畴、冈鹿门、森槐南、河野，过从甚密，著有《莲岛盍簪吟》。卒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辰时，年七十有二。遗著有《锄经书舍零墨》四卷，王均卿为之刊入《笔记小说大观》中。又《淞南梦影录》、《鹤窠村人初稿》、《宾鸿阁艳体》各一卷。当民十之际，姚民哀主《世界小报》笔政，得《淞南梦影录》稿，以为梦畹已作古人，乃排日发刊于报上，标之为黄梦畹遗著。孙漱石与梦畹同隶鸣社，见而大愤，谓须加以惩责。梦畹曰：“余岂惜死，何必讳言，特恐爱我者不察，或以生刍一束见投，余将何以为谢。”因仿昔人生挽之例，赋生讣诗以告海内外同人，诗四绝，如云：“七十三龄老郑虔，诗篇零乱未成编。绿章昨向通明奏，乞再人间住几年。”“半生漂泊任东西，久叹文齐福不齐。独有破天荒异事，眼看遗著得灾梨。”“讹言海外东坡死，飞短流长笑置之。只学钱唐袁太史，传笺索和告存诗。”“尘世蜉蝣得赏音，便填沟壑亦甘心。惟余一事须叮嘱，莫再河豚赝本临。”诗录副寄民哀，民哀诵之大惭，亲谒梦畹，向之道歉。客有见梦畹者，谓貌清癯，不御晶镜，衣冠素朴，望之如村学究云。

丁叔雅隐几坐化

清末有负文学资望之四公子，一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三立，一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嗣同，一提督吴长卿之子保初，一即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叔雅。叔雅之生平，见于诸家诗话，如陈鹤柴《尊瓠室诗话》云："丁叔雅部郎之'唤回三户作殷顽'，与文芸阁学士之'无分麻鞋迎道左，收京还望李西平'，皆所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者也"。又云："叔雅善骈文，能诗。己亥德宗称疾，实幽瀛台，而废立议起，上海电报局总办经莲珊太守创立正气会，号召士夫，联名电争。君为作《正气会序》，辞旨慷慨，倾动一时。乃因此取忌当路，郁郁不得志。迨豫章毛实君为直藩，聘为记室，君以藩司无章奏权，又不乐就。贫居京师，于宣统己酉四月病卒，年四十二。遗稿未梓。君有赠余诗云：'高天厚地孟东野，索句闭门陈后山。'时同居沪渎吴彦复师家也。"狄平子《平等阁诗话》，述之甚详，兹略其同而补载鹤柴未及处，如云："禹生中丞以清德遗子孙，家富有藏书，而啬于资产。君为庶出，幼而耽学，风神散朗，襟期高亮，二十许乃游京师，所交皆一时贤俊，相与讲求新学。癸卯，某公以经济特科荐，不赴，迨岑西林尚书督粤，延君入幕，主持兴学事，赴日本考察学校，既归，明年以持论不合辞去。君虽粤人，不乐粤中风土。自是恒羁旅都门沪渎，志不肯事豪贵，与时俯仰。"又云："工尺牍，温雅似六朝人，交友尚博爱，吐辞蕴藉，与人酬对，终日无俗言。家居揭阳，少与曾刚父参议齐名。没后，曾君经纪其丧，还葬于粤。"而《陈石遗诗话》谓："叔雅标格直是晋宋间人，卒年未四十。"实

误。叔雅与姚梓芳交契，尝戏以身后列传见托，梓芳答以“千秋万岁之事，当有任者，何戚戚于此。”既而叔雅果捐馆，梓芳为践宿约，作《丁惠康传》，谓其：“每隆冬块坐斗室，不裘不炭，冥然抱千载之忧；其孤孑之怀，旷邈之想，去世绝远。”生平所为诗文，懒不收拾，罗瘿公、姚君悉搜辑之，得若干首，为《丁徵君遗集》，遗集曾收入《古今文艺丛书》中，而冠以一传焉。叔雅家藏宋元版书甚多，莫友芝为辑《持静斋书目》四卷，后多散佚。又喜蓄青花名瓷。贫居京师日，犹以重金购一古琴，尝赋禹斋鼓琴诗，有“元赏谅非昔，无阙贵自今”之句。与毗陵程白葭居士常相唱和。白葭工治印，不轻为人作，却篆印以贻叔雅，叔雅长歌报之。章太炎弃冠服，易以西装，叔雅见之，大不以为然，作诗讽喻，太炎不为之动也。叔雅临死，隐几坐化，罗瘿公、何藻翔至，始易簀蒙半衾。故藻翔挽诗：“坐脱僧伽月半宵，单衾孤馆尽萧条。”即咏此也。

姚叔平赏桃遇雨

《海上墨林》载姚叔平云：“姚钟葆，字叔平，吴县人。工山水，笔致轻灵，渖青浅绛间，饶有气韵。写意人物，潇洒得神。在沪鬻画，早年即有名于时，继乃研究四王，力求沉着，偶作小品花果，意近新罗。积资买宅吴阊，时往来苏沪。甲子岁冬，卒于苏，年近五十。弟钟藩，字季翰，画山水，笔似其兄。寓沪，从老画家何煜学作花卉，殊楚楚可观。亦画不遇时，居恒郁郁，还苏横面自沉，先其兄殁仅数月也。”一昨遇岐黄家张杏荪，为谈叔平襄年寓沪南，每晚辄赴鱼行桥一小

酒肆饮酒。肆地位殊湫隘，而酒极醇和，杏荪与汪仲贤亦为老主顾，三人斗饮以为常。但仲贤从不肯纵量，盖彼现身红氍，以演时事新剧负盛名，纵量逾时，恐误场也。叔平饮至微醺，妙语络绎，自称嚼蛆。一日遇朱良材，良材戏作嚼蛆图以示，且题一诗云："我辈嚼蛆者，闲来便嚼蛆，有蛆何不嚼，遇嚼总成蛆。既听蛆先嚼，旋闻嚼又蛆，嚼完无可蛆，蛆后又生蛆。"相与大笑，是图今犹存谢闲鸥主办之长虹社中。叔平一度任民立中学图画教员。某岁春暮，龙华桃花，烂然称盛，青衫红袖，竞驾香车宝马，一赏武陵景色。叔平亦乘兴前往，欲借绮萼红英，作为丹青画本。不料既至，天不做美，潇潇而雨，人力车被雇几空，即有一二辆，大昂其值，不易招致。叔平固善于措施，乃不与车夫论价，径登座而嘱拉至大南门民立中学，车夫以为豪阔者流，必获重赏，欣然拉行，异常迅速。将抵校，见有警岗，即嘱车夫停下，叔平向警察招呼，自谓系外地来者，不知雇车规例，今由龙华拉来，需给车资若干？乞明示以便照付。警察乃按警局所颁定之价目，嘱叔平付之。车夫虽欲昂值，不得也。同事闻之，莫不称其措施得宜，良堪效法云。

潘兰史浪游柏林

曩居沪北，出入常过横浜桥，桥畔有门榜蔦淞阁者，番禺老名士潘兰史之寓楼也。予以素昧平生，未敢贸然往访。旋倭人肆暴，遽起烽烟，予仓皇避地，兰史亦他迁，以始终未及见词翁丰采为憾。西神残客与兰史有旧，其所著《云外朱楼集》，曾述及蔦淞阁，谓："寓楼三楹，纤尘不染，姬人月子，为掌书画。丈故有洁癖，洗桐涤坐，差与云林相同。俗客莅止，辄

屏不登楼；有吸淡巴菰者，亦必婉谢其置于楼下，始得登宏景三层阁也。阁中杂贮图史，四壁悬名人书画，可作卧游。年六十时，湘人刘君赠以联云：'樊榭有佳人，初三月上双修福；放翁真健者，六十年间万首诗。'论者谓足概括丈之生平云。"

兰史字飞声，别署水晶庵道士，籍隶南社。其鬻书，订润不称书例，而曰酒例，谓得润以谋一醉耳！有时画花果小品，亦饶有逸致。或谓兰史只能书而不能丹青，所绘花果，乃有人代为之也。前清光绪十三年，兰史奉貂海外，掌教德国柏林大学。著有《西海纪行卷》，或序之云："兰史拔奇负异，出南洋，泛印度，渡红海、地中海，入罗马之国，登瑞士之山，波臣所宫，鬼母所宅，皆汇《行卷》，以写幽遐瑰诡之观。"以上云云，兰史确可当之无愧者也。所见域外名山大川，兰史辄曰："此文待诏以青绿笔写焦山图也，此大涤子得意之笔，二樵山人亦曾写之者也。"宿郭木湖客馆，藤花台觞月，地中海观日出，豆蔻园赏四时莲，所至有诗。而彼邦人士纷纷出日本扇乞书，饷以大桃软梨，兰史啖而甘之，谓为迥异中土所产也。留居德国四年，始归，撰有《天外归槎录》；而域外才人，多赋诗赠别，汇为一卷，曰《海天骊唱》。其他著述有《说剑堂集》行世。兰史博雅多识，西神于吴门获顾若波画幅，中有一页，题曰：粤省白云峰，访二十四娘倒卷图。不知二十四娘为谁，更不解倒卷二字之意义，驰书询兰史。兰史谓："白云峰，即苏长公诗中所称蒲涧飞泉处。光绪初年，土人于地下掘得南海马二十四娘卖地券，邑中耆旧，因于其地筑宝汉茶寮以张之。倒卷二字，疑即土券之讹。若波不谙粤语，故书作倒卷耳！"西神大为倾佩云。

易大厂嗜饮黑啤酒

犹忆十余年前，予参加南社纪念会，与鹤山易大厂居士，联杯酒之欢。曾几何时，而大厂已化异物。陈叔宝所云："遗迹余文，触目增泫；绝弦投笔，恒有酸恨。"予与大厂，亦云然也。大厂讳孺，又名廷熹，字季复。早岁肄业广雅书院，治朴学，从梁鼎芬、朱一新游。中年负笈东瀛习师范。陈伯陶提学江宁，邀襄学务，遂又从石埭杨仁山学佛。入民国，由旧都返居沪上，讲学暨南大学及国立音专。综其一生，举凡诗古文辞，金石书画，词曲篆刻，旁及训诂声韵，皆精湛淹博。著有《玦亭印谱》、《孺斋印稿》、《双清池馆集》、《大厂词稿》、《大厂画集》、《韦斋曲谱》、《杨花新声》等。大厂与陈蒙安、吕贞白相友善，二子为刊《孺斋丁戊稿》，附《寿楼春课》，辞义涩晦，不易索解，或比诸义山《锦瑟》。蒙安为予言，此中均有影事，非涉身其间者，固无从探讨也。大厂为蒙安治印凡百余枚，蒙安曾拓之成册。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归道山，遗命："不立后，不发赴，不设奠。"治丧朋好，为印《大厂居士遗墨选刊》一册，且首冠遗象也。大厂生前居福煦路念吾新村，与老画师商笙伯为邻，尝谓："生平得力之处，唯一宽字。旷达非宽，纵佚更非宽；放任非宽，聋聩尤非宽。宽者宜以学问养育之，以世事锻炼之，使之自然而成，一宽而无所不宽之概。且非出以勉强矫揉，即圣人所谓心广体胖也。"又曾客金陵，与词人廖忏庵居相近，尝作打油语："岭南独有廖居士，大厂先生幸比邻。"乃足成一首，书赠忏庵张壁。大厂嗜饮黑啤酒，其时任某机关秘书，有摩托车

以代步，大厂辄购黑啤酒数罂，于车中独酌，既达目的地，而罂已垂罄矣。暑日，与诸吟侣轰饮市楼，旗亭画壁，高唱黄河。兴会淋漓之际，命侍者进冰结凝一巨盎，和以啤酒及勃兰地而同饮之。卒以饮食不慎，成肠胃病，此其致死之主因也。春秋六十有八。其故人叶遐翁，为大厂夫妇营葬沪北联义山庄。蒙安藏有大厂手稿一，即以赠遐翁为纪念。

杨钟羲反对张季直

杨钟羲字子勤，号留垞，汉军旗人，光绪己丑进士，官江宁府知府。有《圣遗诗集》、《雪桥诗话》、《雪桥年谱》等书。辛亥鼎革，避居沪渎法租界升平里；既而移寓茄勒路之顺元里，又迁打铁浜之馨德里。散原老人谓其："跼天蹐地，偃然安之。但取故纸残帙，托之山海，日渔樵于其中，获而献，献而自喜，不知日月之相代乎前也。"其襟怀可见一斑。钟羲楼居终岁，伏案整辑，往往彻夕不睡。微倦则于胡床假寐，少醒则灯尚荧然，与晨曦相映，十余年如一日。而尤珍惜物品，凡属片纸寸缣，无不手自检存。灯下常为其哲嗣讲掌故，或为长孙课文选，含饴为乐。与沈寐叟、冯蒿庵、朱强村、李审言、端匋斋、梁鼎芬、刘健之、王胜之极友善，时相过从。李拔可太守为其门下士，钟羲致其书札，辄留存之。师死，悉付装池，凡若干册以为纪念。钟羲生前，极不满意于南通张季直。盖辛亥之变，钟羲脱身出险，藏书被掠，时有嘉兴朱永锡者，稔钟羲有书癖，为之入郡廨搜检劫余，并获得徐固卿护照，钟羲遣旧仆往运来沪。不意张季直误以为钟羲处之藏书，悉为盛意园物，欲攘夺之以归通州图书馆。钟羲知之大怒，

谓："目今五族共和，凡个人财产，皆应保护，不得侵凌剥夺。何物张謇，竟敢藉词攘窃，置大总统之命令于弁髦，以前清帝国之殿撰，作今日盐政之总监，复为候补内阁总理，现已如此强横，指日实授，势不至扇劫贼之风，夺尽天下人民之财产不止。"卒由樊樊山、龚心铭为之调解，事始寝。钟羲居官极廉洁，宦囊如洗，遭母丧，至无以归榇；刘翰怡助以四百金，始得告窆。翰怡刻《嘉业堂丛书》，钟羲力为雠校，所以报其德也。其哲嗣鉴资，近在海上某机关服务。日前曾谒吾友陆丹林，颇具文学资性，杨家可谓有子矣。

曹纕蘅居近滂喜斋

顷与陆丹林谈当代耆宿，偶及曹纕蘅，丹林谓："曹已老瘁逝世，惜哉！"纕蘅，四川绵竹人。讳经沅，字宝融，香宋侍御之乡人也。名字与毕秋帆尚书适合。生于九月十七日，恰先陆放翁生辰一月。李筱瀛赠诗，有："并世才名香宋后，九秋生日放翁前。"纕蘅侨居宣武城南之南横街，其间壁为翁松禅相国故居。而隔巷之米市胡同，适为吴县潘文勤旧第，即世所谓滂喜斋也。其南横街居屋即南园，为河南申氏产，阳湖刘文定之子少宗伯跃云斥俸银以置。宗伯之子为申受礼部禄，两代皆礼部世家。纕蘅以礼曹百年后侨居此屋，遂成掌故。左右邻有老槐两株，桂林汪巩庵为作借槐庐图。既而移居城东，为王氏别业；近隆福寺酒家，为端匋斋宴客处。亦古槐交荫，帘栊映碧，于读书吟啸为宜。纕蘅觞客新居，陈弢庵、樊樊山辈皆来会。纕蘅有留别南园及移居城东两律，弢庵、樊山均和之，传诵一时。其时有中华大学者，教授多诗人，如彭醇士梓

中、罗超凡兆凤、李筱瀛国柱、张翰飞鹏翎皆是，而缳薇亦参与讲座，因组织一诗社曰漫社。壬戌正月二十日，缳薇与孙师郑同集漫社，为东坡作生日；或谓继武毕制府灵岩山馆之故事，足以共传也。缳薇工诗，予最爱其游北戴河云："毕竟海滨春事晚，榆黧五月尚开花。"又题云阳涂氏瑞芝书屋云："销夏乍过沈李节，临流初试踏莎行。"与王静安殊友善。静安自沉于昆明湖内鱼藻轩侧，缳薇恸之，挽诗有"万口争哀书种绝，一池犹是鼎湖遗"句。又秦树声者，中州人，自矜书法，又擅尖叉，尝为缳薇书扇，录其感时诗云："鸟咽中流水不流，如君清坐不胜愁。鲁戈过眼空三舍，宋铁伤心尽六州。自古武夫避黄发，于今吾道属苍头。人间会有蟾蜍寿，书剑临风涕未收。"树声以忧伤憔悴死，缳薇执扇拂暑，辄于邑不自胜。家人以此故，匿置不使再见，其笃于友情有如此。

袁思亮人似东坡肉

海上愚园与静安寺之间，有地丰路焉。绿荫夹道，车马较稀，而诗人袁思亮居其处，常集朋簪，吟啸宴饮，殊足乐也。思亮，湘潭人，字伯夔，原字伯橙，号褱庵，为前上海道官至粤督海观制府之长君。癸卯举京兆试，官部郎，旋归隐沪壖。幼学工诗词，尤善桐城古文，为陈散原入室弟子。性和厚，爱文士若骨肉，无贵介习，士林称之。顾其人体肥硕，权之得二百数十磅。而诗笔超旷，长于比喻而恣谐谑，绝类东坡。友好戏以昔人"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风"故例调侃之曰："诗似东坡，人似东坡肉。"凡识思亮者，想象其神情，无不为之嗢噱。晚年患喘咳，时发时愈。己卯岁暮，疾剧作，竟于十二月初十日，

易篑于地丰路，年六十有一。生前颇以年逾花甲为慰，镌一印曰："六一居士"，借庐陵欧阳之署而活用之，弥饶趣味。岂知年寿自限，六一而终，未臻耄耋，甚可惜也。或谓思亮是年春，见邻院桃花，落红如雨，忽感怀身世，赋落花诗八章，遍征同文应和。《尊瓠室诗话》曾录其八章之二云："惺惺长自惜年芳，飞絮游丝并作场。不坏真空遗色相，难捐结习剩文章。残英尚诩回风舞，委土犹令后土香。绝代妍华成掩抑，等闲赢得一春狂。""摇落深知百不辞，翻从决绝费然凝，回身背面肠堪断，忍泪无言意更悲。如此才华终负汝，自成馨逸待贻谁，可怜堂坳余春在，只有诗人解作痴。"赋落花诗而竟自委化，所谓谶语者非耶！思亮又擅书法，尝为王春渠书屏，刊入《当代名人书林》，行书极散逸可喜也。

胡朴安之警惕语

天何不仁，殒厥文星；金丈鹤望逝世于先，胡丈朴安继之于后。金、胡两丈，固予之友而师者也，得此噩耗，能不怆然雪涕哉！予识胡丈早，其时丈善打太极拳，体殊健硕。某次晤之于陈乃文之治中女学席上，宴罢，尚有余兴，鉴湖女侠之女公子王灿芝舞剑，丈打太极拳，腾挪纵送，变化万千，白发红颜，相映成趣。丈自诩其肌肉结实，嘱予手拧之，果坚硬如铁。又谓喉部软弱，尔试骈指抵之，予力不支而倒退。丈莞尔曰："此太极拳之成绩也。"丈为南社前辈，尝谓："楚伧好作豪语，寄尘好作幽语，亚子好作愤语，天梅好作放语，子实好作谐语。"盖寄尘为其弟，而诸子亦往还较密者。丈有慨世风之日下，嗜学者少，而溺于恶习者多，乃谓："近年以来，

中人以上，不斗牌者十无一人；不阅小说者，百无一人；作诗填词者，千无一人；习经读史者，万无一人。躬行实践，为身心性命之学者，旷世无一人也。”予与丈最后之一别，在今岁花落春暮之际。予谒丈于“安居”，径登其三楼，丈坐拥百城，婆娑为乐。丈以所著《儒家修养法》一书见赠，予携归阅之，中多警惕语，诵之令人惭悚无已。如云：“中国一千人中，五百人吃饭不做事，四百九十九人，为吃饭而做事，不知可有一人为做事而吃饭？吃饭不做事者，倚赖人为生活，禽兽不若也。为吃饭而做事者，禽兽以爪牙觅食，人以知识觅食，觅食之方法不同，而其觅食则一，禽兽类也。为做事而吃饭者，具有人格，出于禽兽之上，始得谓之人。”若以此衡世，人少而禽兽多，毋怪其为禽兽世界也。

善于题图之梁鸿志

彼老虎总长章行严，一度谓：“汉奸中颇多特殊之人才，以一念之差，身入囹圄，此国家之大损失也。因呈请当局，酌情赦免。”夫自昔有才难之叹，行严以爱才为怀，如是云云，意见虽偏，固亦有研讨之价值。而已死之奸逆中，长乐梁鸿志，尤具代表性。奈佳人作贼，令人兴慨。梁擅诗，其《爱居阁集》，深婉不迫，得临川神髓。不能以人废言也。某岁，朱强村词翁，结沤社于海上。梁自大连南下，参与琴尊，驺荡裙屐，颇以风流自诩。师事陈石遗及龚怀西太史，其他诗酒唱酬者，多一时名流，如林琴南、陈弢庵、郑太夷、罗瘿公、林思进、曾刚甫、潘若海皆是。更与浭上袁寒云为莫逆交。寒云居南海子流水音，招之游宴为乐，属题寒庐茗集图，工丽无伦。

于是海内同文，纷纷出图请题，所题者，有陈寥士之单云阁诗思图，李释堪之握兰簃栽曲图，李拔可之双辛夷楼填词图，张默君之写经图，陆自在之红树室图，林思进之苇湾楔集图，卢冀野之饮虹簃填词图，沈剑知之秋池桑隐图，李木公之肥遁庐图，陈甘簃之睇向斋授经图，黄公渚之墨谖庵画隐图，曹靖陶之昆明艳泛图，叶遐庵之遐庵梦忆图，黄荫亭之瀛槎重泛图，吴静庵之寒瓠簃读碑图。人以题图专家名之，梁掀髯一笑，盖已默认之矣。梁嗜花成癖，某岁重九佳节，买菊百本，躬自灌溉，有“疏帘曲槛兼旬梦，抱瓮分泉一笑晔”之句。然以劳瘁过度，因而致疾，于药炉茶灶畔，又垂念其所眷眉史柳惜春，家人遂以花柳病称之。梁喜听新歌曲，一日与客同听留声唱片毛毛雨，客曰：“毛毛雨殊不典雅，毛毛殆濛濛之讹。”梁曰：“不然，毛毛乃霢霂转音。”客甚佩其渊博云。

黄秋岳藏渔洋手批诗集

抗战军兴，黄秋岳首先被诛。秋岳与长乐梁鸿志，俱为奸逆中之饶有才华者，是蔡中郎、扬子云附卓美新一流，深为有文无行惜也。秋岳名浚，字哲维，闽之侯官人。尝从陈石遗游，诗道甚深，天才学力，皆能相辅而出，有杜韩之骨干，兼苏黄之诙诡，其沉著隐秀之作，一时名辈无以易之。后又私淑于陈散原，气体益苍秀，而《石遗室诗话》，亦谓：“秋岳年幼劬学，为骈体文，出语惊其长老。从余治说文，时有心得。世乱家贫，舍去治官文书，与同学梁众异、朱芷青，最称莫逆，相率为五七言诗，遍与一时名士唱和。惜久居都门，不能多得江山助也。”秋岳美丰仪，俊朗照人。随汪兆铭有年。事变遽

起，中枢密谋，为先发制人之计，封锁长江，断倭舰后路，不意事机先泄，倭舰悉数退出，密谋失败。侦知秋岳媚日，遂处极刑。当秋岳被捕，沪上耆宿汤定之善相人术，曾镌一章“画犹次之”，盖俨然以相术为第一也。秋岳一度就定之相，人因询秋岳入狱，有否性命之忧？定之云：“秋岳相具福泽，不致死于非命，不出三日，可脱然无累矣。”既而秋岳竟死，定之谓：“从此不敢再相天下士矣。”“画犹次之”章，遂废去不用。秋岳生前，藏有泡洋老人手批明刻钤山堂诗选本，视为瑰宝，自题三绝云：“不记东堂清寂时，却烦儿辈作青词。弇州鬻饼真佳喻，何处王维少作诗。”“挂角羚羊诮正宗，每从澹墨想春容。如皋马上论诗日，小簇山光几得逢。”“冷摊无地访慈仁，听雨楼荒话近邻。独拥残书随坐卧，红桥愁忆冶春人。”石遗、匏庐辈均有题咏，有“河豚有毒腴真美，孔雀虽华胆莫尝”语，盖钤山堂诗，大慈严分宜之作也。秋岳著有《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所记皆朝野掌故，而笔墨又极风华，为非卖品。秋岳书法婉美，当时市肆间有一集宋词联，贬值求售，人以其出于奸逆手笔也，无人顾问。予以廉价获之，又获其所书铜尺，句云：“春意潜来，正店舍无烟，梨花榆火催寒食；离思何限，悄郊原带郭，澹月疏星共寂寥。”则集清真词，迄今犹留箧笥。

杨东山辑海上墨林

海上为人文渊薮，书画之士，辄喜藻笔来游。但《上海县志》，人物艺术游寓诸传，兼载书画，所收无几；即褚文洲撰《沪城备考》，王紫诠草《瀛壖杂志》，于书画家亦寥寥只

数十人。仁和高邕之，颇欲辑一赅备之专书，以垂老衰颓而未果。以是语杨东山，东山乃欣然力任采辑，旁咨博考，自宋元迄民初，阅时三载，罗得七百四十余人。首邑人，次寓贤，再次方外与闺秀，名《海上墨林》，付梓行世，由顾翔生为之校勘，于是东山之名乃益著。东山，元俊子，讳逸，号鲁石，晚号无闷，又号盥雪翁。光绪辛卯，中式顺天乡试。工诗，善书画。说者谓其早岁与张子祥弟子周备笙友善，因相切磋绘事，其作画，盖有此渊源也。继馆于高邕之家，高氏为一代书家，兼擅绘事，书画大进。复馆于邑人毛子坚家，毛氏富于收藏，得纵览其名迹。故于书无所不窥，无所不长，尤长于隶，于画则法四王，而尤近鹿床，山水之外，兼擅画梅，且法冬心。东山状貌侏儒，居沪南俞家衖，一旧式大院落，衖牌累累，甚为显赫，迄今犹有能道之者。曾办书画善会，及素月画社，盖每集必于晚间，取王禹偁所谓"送夕阳，迎素月"之意也。每与人谈艺，偶及书法，则必曰："是道当推高邕之先生为独步，非他人所敢望其项背也。"一友为予述邕之一趣事，谓："前清时，书家往往于上款加称大人，如'某某仁兄大人雅属'。邕之先生独反对之。有某甲倍其润，请加称大人，邕之允如所请，而写下款，细小几不可辨认。某甲诘之，曰：'君既为大人，则作书者当属小的，非下款写得纤小，不足以见大人之高大。'某甲大窘，为之赧然。从此无复以加称大人为请者。"东山之《海上墨林》，初版刊于庚申年正月，辛酉五月第一次续印，己巳年五月，第二次续印，均附增刊。东山没世有年，《海上墨林》，待续者甚多。抗战前一年，予赴豫园书画善会，会友以增修《海上墨林》见畀。予一再婉谢，盖恐才力不胜，中途而废也。

韩紫石锐意吏事

号称韩青天之紫石先生，死已数年，墓有宿草矣。顾以惠爱在民，迄今犹有道念之者，洵非易易也。紫石幼颖慧，题雪中芭蕉，有“染成怀素纸，冷煞灞桥人”，大为师长所赞赏。其时即有用世之心。曾见左宗棠着黄马褂，坐舟中，从其家门前经过，以为莫大之荣。曰：“显亲扬名，大丈夫不当如是哉！”既而紫石以科第入仕，官镇平，锐意吏事，诉讼案每于一堂判决。民间呼为韩一堂，又号韩青天。一日判决数十案，夜午且乘马周巡三四十里返署，翌日视事如故。有以赖婚涉讼者，双方媒妁各执一词，紫石乃隔别详诘其下定之时，所坐何向？所食何物？所谈何语？所见何人？顷刻讯毕，情真者一一符合，遂治不符者以罪。盖伪造之词，往往流露于细微不经意处，问官精心研察，反复推勘，无所容其隐遁也。镇平北接嵩少山，山中产兰极盛，当春开放，罗致衙斋，与幕僚饮酒玩赏，引为乐事。及卸篆他去，居民挽留之不可得，乃设香案陈酒果以送之，紫石亦惓念其黎庶不已，真有如归震川所谓“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后又官祥符、武涉、永城、浚县，至粤充军事参谋。清社既屋，从事治河开矿。既而主苏省政，喜罗致名士，时有程蛰庵者，为前清拔贡，与金鹤望同学南菁书院，工诗词，才思极敏捷，紫石延之为秘书，礼数异等，不啻胡宗宪之与徐文长也。奈蛰庵不乐为莲幕中人，未几即告辞，与其夫人潘逸如办女子师范学校。及“八一三”事变，蛰庵忧愤，于丁丑秋九月逝世，年七十有一，遗著三十多册，藏沪上未刊，紫石闻之，为之哀

悼不置。民国三十年，海上各报纷载紫石被敌伪逼迫而自尽，昆明且为开追悼会。紫石谓："际此时期，颇以一死为幸。盖属在国民，一筹莫展，终以腼颜人世为愧也。"偶诵李义山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遂自述其生平经历，撰成《永忆录》两卷，邮寄其高足庞树森，属加跋语，俟其身后付印。越年，紫石果死，树森遵师遗命，而寿诸梨枣云。

瞿鸿禨貌似同治帝

予友湖南景珠山人，为前清瞿相国鸿禨之哲嗣。因曾追询相国之为人，亦可珍之掌故也。鸿禨字子玖，亦字止庵，家世寒微。其大父某依鬻画为生，道光末年，与何绍基、李星沅、左季高为酒友，始有声于士大夫间。父某中咸丰元年乡试，入赀为刑部主事；中年失明，遂不复出。鸿禨其季子也，幼颖慧能文，成童入泮，人多以远大期之。一日，其父占牙牌数，得"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语，家人皆懊丧不怡。不料鸿禨竟于同治辛未成进士，方知"大未"二字之别解，亦殊巧合也。在翰林任编修仅一年，值光绪元年之大考，鸿禨于赋题之首句，明点出处，且全用经语，李鸿藻、翁松禅阅卷大赏识之，再三斟酌，以其年少，勉置一等第二，立自七品拔升四品，年甫二十有五，慈禧召入，一见即潸然垂泪，盖以鸿禨貌颇似同治帝也。鼎革后，鸿禨侨居海上，集旧同僚流连觞咏，号称逸社，冯煦叟亦与焉。鸿禨殁，煦叟挽以联云："寝寐念周京，逸社诗成，每集遗臣赋鹏鸟；音容疑毅庙，旧朝梦断，应追先帝挽龙髯。"下联云云，即指其貌与穆宗有虎贲中郎之似也。鸿禨自得慈禧垂眷，乃膺试差学差历五省。李鸿藻临终，

向慈禧及荣禄，力荐鸿机才可大用。庚子后，旧臣多以昏庸罢。惟鸿机年力正富。且有开通名，遂自侍郎迭擢入军机。清制，汉军机多承满洲王公大臣意旨，鸿机初绌于荣禄，继绌于庆王。然其时新政繁兴，文告日不暇给，军机章京，皆仅知例案，不解下笔；惟鸿机援笔起草，悉合机宜，虽新进而得慈禧之信任。鸿机亦自恃恩知，曾以万寿推恩为名，密请特赦康、梁及革命党人，慈禧虽不从，亦不斥也。鸿机茹素不食肉，一日内廷筵宴，慈禧见其未尝下箸，询知其故，立命别备素席，一时以谓希有之殊遇。然庆王以鸿机屡揭其短，衔之甚，卒假事中伤之；且于慈禧前指其暗通新党，即举前事为证。慈禧遂大怒，曰："瞿某如此无良心，真出意料。"鸿机书法极遒秀，予藏有其所书扇面一。

沈淇泉名片之效用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师事沈淇泉太史。沈讳卫，字淇泉，别号兼巢，偶署四红豆馆主，浙江秀水人。清季，督学关中，创宏道大学。罗致中外新书，纂为提要，使诸生讲习。三辅风气，为之开迪。后辞官他去，父老攀辕遮道，倾城空巷而至，有送至百里外而不忍去者。右任即沈督学时所得士，沈爱其文而拔擢之，或比诸左忠毅公之与史阁部也。右任富于革命思想，结合若干青年志士，有所举动。不料事机不密，被清吏侦知，指名通缉。于连夜遁走，临行，沈嘱其"敏惕小心，不能疏忽"，并谓："仓皇无以为赆。"且言且出梅红纸名片一叠与之，曰："聊以将意。"于会其意，拜谢而去。由北而南，颇劳跋涉，昼行夜息，投宿逆旅，晚间戒备森严，警卒必来旅

舍，查抄有否行迹可疑者，有则逮引之去，严鞫治罪。于每宿，必出沈名片，粘贴房门上，警卒一见，知为学政大人之家属，得以免查。所过都邑，藉此为护身符。及平安抵申，名片仅剩两纸，乃什袭以藏，作为永久纪念。沈晚年处境极窘困，以鬻字为生，然精力不继，时患疾病，以生活故，犹力疾染翰，甚之小件倚枕挥写。时于宦居蜀中，闻之大为不忍，不时托人以款项周济之。及胜利来临，于来沪上，而沈已逝世，人天相隔，慰问无从矣。予曾一度于某家宴席上见之，时沈年八十，而貌腴润，皙美似少年，犹无龙钟态状。舍间之纸帐铜瓶室匾额，即出沈之手笔也。

罗振玉多名号

罗振玉，上虞人，致力学术数十年，尤以考古为最著。奈晚节不终，与郑海藏同为莽大夫，论者惜之。罗于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十九日，死于旅顺寓所。生平多名号，本名振钰，后改振玉，字叔蕴，又曰叔坚、叔言，其他如蓼公、雪堂、松翁、刖存、公之纯、商遗、陆居、永丰乡人、仇亭老民、岁寒退叟。有见其仪态者，微须，而道貌岸然。幼时寄居淮安，其邻路氏富藏书，颇多海内罕见之秘籍；振玉结识路氏主人山夫，得尽读其书籍，而学益博奥。既而处馆刘铁云家，凡十易春秋。铁云搜罗甲骨，摩挲考证为乐。振玉濡染久，殷虚书契，无不精究，遂有《殷虚书契前后编》之刊行。振玉与海宁王静安关系殊深。盖当戊戌之夏，振玉与吴县蒋伯斧结农学社于海上，遂译东西各国农学书报，以乏译才，立东文学社，聘日本藤田博士为教授。静安乃往受学，写所为咏史绝句于同舍生扇

头，振玉见而赏异，遂拔之俦类之中，为赡其家，且赠之以书。既而振玉主武昌农学校，而教授多日人，乃延静安任译务。振玉著书綦富，静安为撰《雪堂群书叙录序》，对于振玉备极推崇，有云："旅食八年，印书之费以巨万计，家无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自编次校写，下至装潢之款式，纸墨之料量，诸凌杂烦缛之事，为古学人所不为者，而先生亲之，举力之所及，而惟传古之是务。"或谓振玉所刊布之群书，颇多出于静安代笔者。甚有谓静安死，振玉据其若干种稿本为己有，则推测之言，未可以为信也。振玉之兄振常，谙版本学，尝设蟫隐庐书铺于沪上三马路。振常与郑海藏有戚谊，资本即商借于海藏，后书铺收歇，振常亦归道山。振常居槟榔路，为社友徐碧波之居停。予访碧波，辄见其人，寒俭似三家村学究，足不出户。死于振玉后数年。

顾鹤逸古道可风

吴中护龙街尚书里有顾氏之怡园焉。园不大而曲折有致，如松籁阁、拜石轩、慈云洞、岁寒草庐、石听琴室，皆擅胜；且藏东坡琴，乃筑坡仙琴馆。主人顾鹤逸常与陆廉夫、倪墨耕金心兰、吴昌硕辈挥洒于园中。予幼时与鹤逸哲嗣公雄同学于草桥学舍，因得常为入幕之宾。其时园中窗心，大都出于廉夫、墨耕、心兰、昌硕及鹤逸手笔。及诸子俱归道山，遗墨为世所重，遂易去之，无复有存。鹤逸讳麟士，字西津，一字筠邻，善山水，吴中画苑推为祭酒。虽有病其板滞，谓死画买钱者，固无损于彼之声誉也。某岁，李某倩其作寒灯课子图，鹤逸以其孝思不匮也，不取润资，而精心为之。既成，李某不来

取，鹤逸却深悔当时未曾探询李某之居址，致无从投寄，乃辗转托人访问，卒送至李某处，而心始释然。其古道有如此。鹤逸延名士孙伯南为西席，以教其子女。课余，常为鹤逸作题画语，故鹤逸有所题识，较长者，大都出于伯南手笔也。著有《续过云楼书画记》、《画识》、《画趣》各若干卷。藏古印甚夥，辑《甄印阁印谱》，均未刊，刊行者为《鹤庐集帖》若干卷。晚年居城西别墅，旋患中风，殆殪半年，竟不起。时庚午四月也，寿六十有六。遗命以僧服道人鞋敛。如皋冒鹤亭为撰《元和顾隐君墓碣铭》，长白宝熙书丹并题额。长洲章钰为撰墓志铭，推崇备至，谓："君既少无宦情，遭世多故，乃隐于画以自终。近时画家放笔恣肆，一往而不可遏，自谓青藤、石涛、石谿、八大以惊世而骇俗，博取多金。其异趣者，又或高谈宋元，薄四王、吴恽为不足法。风气所向，虽一艺之微，不破坏灭裂之而不肯已。宜君之抱道自重，晚年至欲焚其砚，谢绝人事，而尝欿然其退藏于密也。然则君之画与君之品，倘乎远矣。"公雄能山水，负盛誉，可谓亢宗有子云。

缪斌倾陷彭国彦

巨恶大憝，往往不得善终，缪斌媚敌受诛，尤其昭彰耳目者。犹忆抗战前，缪任江苏民政厅厅长，即以不饬招物议，而倾陷彭国彦，更足令人发指。彭少年具俊才，卒业某大学，应文官考试，得列第一名，叶楚伧颇为得士庆，立举荐之为吴县宰。彭下车伊始，以整饬吏治为己任，深慕吴中良吏况青天之为人。青天讳钟，字伯律，永乐中荐授礼部郎中，出知苏州府。为政务锄豪强，辅良弱，兴利除害，不遗余力。正统间，

秩满当迁，郡民二万余人乞留，诏进二秩留任，卒于官。著有《况青天集》。彭誓为况青天第二。时蒋吟秋长可园图书馆，馆多善本，彭向之借《况青天集》，简练而揣摩焉。某夕，彭微服携二卒，出巡昌亭黛桥。诸旅社电炬晔然，管弦声、卢雉声因风入耳，喧闹异常。彭闻之大怒，谓声伎赌博，已有禁令，岂得再犯，立命警士往拘之。警士有难色，询其故，曰彼辈作戏者，什九僚吏官佐，恐不敢冒昧取咎。彭曰："僚吏官佐，以身作则者；而腐败至此，非究办不可！"呼侍卒逮捕之。越日，加以训斥，始行开释。吏佐辈引为大辱，谋有以报复之。某吏佐其妻与缪之如夫人为手帕交，遂诉之于如夫人前，如夫人于枕畔诬言彭之非法，缪宠如夫人甚，唯命是从，竟下令将彭县长撤职，并下狱论罪，而彭遂遭不白之冤。叶楚伧虽大不以为然，奈碍于情势，不能申白。结果，吴县长由钮惕生推荐黄蕴深继任之。黄年高德劭，彭只三十余龄，吴中乃有"孙子去了阿爹来"之戏语。既而彭刑期满，恢复自由，然灰心不再从政。而《况青天集》不知散落何处。吟秋迄今，犹为之嗟惜不置云。

蔡寒琼嗜茶成癖

南社诸子，各自成家，而以金石名者，当推顺德蔡寒琼。寒琼讳守，自镌一印，曰"南社蔡守"，作书常钤用之。字哲夫，六十岁后，自号寒翁。性嗜茶，有馈以茶者，辄以书画报之。晨起必煮酽茗，饭时及临睡，亦必进茶盈瓯，习以为常，自比于杜茶村。黄宾虹谓："杜茶村挟济世才，丁时数奇，忧患流离，羁栖徙转，其所为诗，读者谓为如天宝之杜

甫，义熙之陶潜；以蔡君之才之遇，方之茶村，古今一辙。”盖寒琼处境困阨，尤以晚年为甚也。丁丑变作，避氛于当涂白纻山，备尝艰苦。戊寅季春入白门，赁庑鼓楼二条巷，榜寓曰“二条一廛”，又曰茶丘，自号茶丘残客，皆以嗜茶而名之也。又精金石，收藏綦富。其好友尹笛庵谓：“吾侪金石，皆节衣缩食得来，非强夺巧取者。此当有吉祥云为之拥护。”寒琼深以为然。工书擅画，或谓曼殊上人之丹青，大都出于寒琼代笔也。寒琼以心脏病卒于白门。其夫人淡月色为之编次诗词遗稿，醵资而刊行之。月色所发之小启，敝笥中犹存留未佚，有“先外子漂泊四方，坎坷一世。杜子美放歌巴蜀，伤乱为多；屈大夫泽畔哀吟，忧时实甚。付诸剞劂，聊以阐幽，祸及枣梨，未尝计虑。但子云受生前覆瓿之讥，而简斋有死后搜瘢之喜，固有非未亡人所敢雌黄也”等语。卒印成《寒琼遗稿》一书，附《苏州游草》、《寒琼劫稿》。遗蜕卜葬南京中山门外，距今若干年，墓草已宿，令人感喟无穷也。

李审言之骈文比喻

民初，以言文章名宿，无不推举湘潭王湘绮。湘绮为汉魏文，对于当代文人少所许可，而于兴化李审言，却极优礼之，称之为先生。湘绮不轻易以先生称人，而于审言能如此，亦异数也。审言笃嗜萧选，日夕诵之不辍，善为骈俪文。予友韦仲可为文宗桐城，訾骈俪文为不足学。审言闻之，谓：“天地间事物，大都以骈偶出之，如屋舍之柱，对立以为固；楹联亦上下相排比；右列古瓶，左置插屏，亦所以取其骈偶也。即古天子之宗庙，左昭右穆，不以骈枝为嫌。最显著者，吾人容貌，

眉目皆成双，鼻亦具两孔。他如耳也，乳也，股肱手足也，在在有骈意，乌得摈骈文而非之。”仲可为之语塞。审言为瑞安黄漱兰所拔士，心殊感之，作《思君子赋》，传诵一时。与郑海藏甚友善，常相唱和。一度应沈子培、吴棣轩两提学招，馆安庆存古学堂。辛亥革命之际，留书三箧，横遭剽掠，审言惜之，寓书沪上皖同乡会，移咨皖督作何赔偿。徐积余见其书单，因以钞本叶氏《语石》，及《闺秀词钞》，汲古阁本《南北史》，补其所失，审言遂与积余订交。生平不喜林畏庐所译之小说，谓：“观林氏所译小说，重在言情，纤秾巧靡，淫思古意，三十年来，胥天下后生，尽驱入狎薄无行，终以亡国。昔人言王何之罪，浮于桀纣，畏庐之罪，应科何律？畏庐既以此得名，可以已矣！”盖畏庐文宗桐城，审言素不善之也。审言骈文，颇自矜贵。订润例，凡求骈文，须先两月通问，先奉润金三百元，不依此格者，付之不答。如皋冒鹤亭极誉扬之，谓：“方今骈文，北王南李。”王谓汾阳王式通，李即李详审言也。民国二十年四月三日卒，年七十有三。生平不善书，书多恶札，外间少流传。

赛金花并不美艳

诵樊云门之《彩云曲》，令人想象赛金花之娇容秀姿，为绝世之尤物。比诸《长恨歌》中之杨玉环，《圆圆曲》中之陈圆圆，无多让焉。然予曾见赛之照相，则已垂暮之年，服御亦不精究，毫无动人之处。以为北门学士之眷爱，尚在豆蔻梢头，自具婉娈之妙态。固不能以今日之皴皮，以抹煞当时之妍骨也。然曩年晤顾衡如于席次，闻赛于勾阑中，顾为赛之恩

客。予询赛状于顾，顾亦谓："仅中人姿，惟曲意承志，博人欢心，为不可及耳！"顷蒙俞慧殊君见假《花随人圣庵摭忆》，亦述及赛容，有云："赛在京先张艳帜，后入刑部狱，盖有数前辈退食，日过寒斋，心摹口说其宛转缧绁状。其后民国二年八月，予南游，下榻涛园先生家。一夕就酒楼宴饮，朋辈飞笺为召赛来寓，逼视之，粉光黯暗，问年三十余，实已四十一二。后六七年，从聚蘧识魏复沤。魏黧面伟岸，尝挟赛徘徊稷园茗座间，已垂五十之鸠盘茶矣。心念此躯，得樊山为作两诗，得孟朴为作说部，实至幸运。使非亲见暮年悴憔之状，必想象如《西楼记》所写之穆素晖为神仙中人也。乙丑、丙寅间，予常来南京，至必访孟朴长谈。语及赛，恒相抚掌。其实古来说部稗史所记，若《江南野史》之尹永新，《郡国雅谈》之薛涛，《天宝遗事》之楚莲香，《云溪友议》之李端端，以及崔徽、苏小之伦，何可悉数。当其盛容丰鬋，胡天胡帝，其实未必皆美。即美矣，而白发无情，观河皱面，老死相及，浸假而骷髅卓立。虽有嬖羡，亦复何从著笔咏歌。"证此，则赛之姿容，并不美艳，益可信矣。

严几道之海军生活

逻辑文学之导师严几道，讳复，原名宗光，字又陵，闽之侯官人。善译西方之书，如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等，所谓《严译名著丛刊》九种是也。严曾从吴汝纶学古文，又善为诗，予于冷摊购得其所作《癀砻堂诗集》，则其哲嗣严璩，为辑其遗诗所成者也。几道固海军界耆宿，以诗文译述故，关于海军之供献，悉为之掩。某君撰《海军大事记》，几

道为作序，序中言及其海军生活，如云："年十有五，应募为海军生。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算，其中晨夜伊毗之声，与梵呗相答。距今五十许年，当时同学略尽，屈指殆无一二在者。回首前尘，堵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已而移居马江之后，学堂卒业，旋登建威帆船扬武轮船为实习。北逾辽渤，东环日本，南暨马来息叻吕宋，中间又被檄赴台湾之背旗莱苏澳，咸与绘图以归。最后乃游英之海军大学，返国年二十七八。合肥李文忠公，方治海军，设堂于天津之东制造局，不佞于其中主督课者，前后二十年。庚子排外祸作，清朝群贵，以祖宗三百年社稷，为之孤注。沧城下盟成，水师学堂，去不复收。盖至是不佞与海军始告脱离，而年鬓亦垂垂老矣。"据予所知，当宣统元年设海军部，研究战术及炮台建筑之学，与日本伊藤博文同班，而考试几道辄名列前茅，伊藤博文望尘莫及也。晚年主张非战，谓："战时公法，徒虚语耳！甲寅欧战以来，利器极杀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者也。孟子曰：'率兽以食人'，非是谓欤？"几道死于民国十年，未及目睹世界第二次大战之残忍，否则更不知如何感慨矣！予曾见几道照片一，微髭，目加晶镜，马褂长袍，道貌岸然也。

庄吕尘擅唱须生

襄陈石遗辑《近代诗钞》，所录皆一时耆旧，而年事较少，辈分较晚者，则有二人：一秀水朱大可，一奉贤庄吕尘。而吕尘齿更弱于大可，讳羲，其大父恕一，能诗，善篆隶书，又工绘芦蟹，有三绝之号，此吕尘诗之渊源也。初字蔚心，时

海上漱石生主辑《大世界报》，多载蔚心之笔札，杂作小品，妙造自然，后以诗见赏于陈鹤柴，已改称镂尘。鹤柴曰："镂字不及吕字之佳。"遂以吕尘为定署。吕诗宗两宋，有中秋夕诗云："击鲜沽酒邻家侈，薄饼清糜稚子欢，佳节本来非我事，小盘久已误儒冠。"鹤柴谓其："善写幽怀，自成佳句。"诗选择甚严，不轻录存，始终未刊。郑海藏、李拔可、周梅泉亦殊许之。吕尘能唱须生，常闭门对镜，作举手投足之状，家人笑以为痴，不顾也。而厥声宏壮，海藏辈以上海余叔岩目之。既而由拔可之介，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如百衲本《二十四史》，及《四部丛刊》等巨编，均由吕尘细加校勘者也。某晚，偶游天韵楼，见一女招待姚冶多姿，为之倾心，女招待亦曲意奉承。从此每晚必趋天韵楼。女招待慕其温文尔雅，愿为夫子妾，而添香伴读焉。于是吕尘竟如齐人之处室，以色欲过度，而患肺疾。大可忧之，馈以云南白药，虽稍瘥，然未久又剧发。卒由余伯陶医生诊治获愈，吕尘大为铭感，诗赠伯陶。及事变起，商务印书馆以不能开支，大事紧缩，吕尘被裁汰；而生计困阨，就商大可。大可谓当为君设法介绍一学校教职，为暂时餬口之计。吕尘曰："教课少，则收入戋戋，不足以谋稻粱；多则体质素亏，又恐不胜任，奈何！"大可大费踌躇，而乏妥善之法。结果被生活威胁，而致晚节不终，惜哉！后母死，奔丧归奉贤，旋自卒。

周梦坡之赴告

彼富丰履厚者，往往豪奢纵欲，唯声色货利之是好，固不解风雅为何物。而吴兴周梦坡却娴雅能诗，且好客似孔北海，

洵属凤毛麟角哉。梦坡讳庆云，卜居海上梅白格路，称晨风庐。喜艺兰，斑红健碧，累累盈阶除，花时辄移置室中。与客品茗谈艺，及月旦人物其间，清芬散溢，意为之远。梦坡擅古琴，春秋佳日，常集合诸琴人作妙奏，凤翮龙膺，回风断续，九引五曲，动听清音。辑有《琴史补》、《琴书存目》、《乐书存目》、《琴操存目》等。其它著述，有《梦坡诗存》、《晨风庐唱和诗存》、《梦坡室获古编》、《浔溪诗征》、《词征》、《南浔掇秀录》、《南浔志》、《两浙词人小传》、《莫干山志》、《西溪志》、《灵峰志》。而灵峰植梅，点缀名胜，岁首花放，游其地者，莫不缅怀高风而景仰元已也。又刻有《息园旧雨存真帖》，有李梅庵、左孝同、缪荃孙、刘世珩、冯梦华等二十余札。晚岁入鸣社，与夏剑丞、姚劲秋辈相唱和。予入鸣社迟，已不及见梦坡矣。梦坡逝世，赴告精装凡四册，成一函。举凡像赞墓碑，均出一时名手；而其生前所藏书画古器，悉摄影而制珂罗版，印入其中，为自有赴告以来仅见之佳品。于是与梦坡生前无往还，而爱其赴告之精隽，欲得之以为快者，乃纷纷致送奠仪两金，而补取一赴告，几致户限为穿。赴告罄尽，又复添印，添印又罄，再补为之。迄今诸旧书铺，犹有宝藏其赴告以待善价者。厥后徐国梁死，赴告亦极精究，然内容尚不及梦坡赴告之丰赡高尚也。癸年海上举行柬帖展览会，梦坡、国梁之赴告，骈列席上，见者莫不称为得未曾有，为绝妙之文献云。

汪兆铭狱中笔札

诸奸逆中之雅擅文艺者，众异秋岳与汪兆铭，固可鼎足而三

也。前辈李伯琦，谓汪于清末，潜入京都，谋刺摄政王载沣，迹露被捕。时刑法已改，除族诛之律。但谋刺者非他，监国之尊，天子之父也，虽云谋杀不成，然戮其本身，实不为过。而摄政王不特不加诛戮，且于监禁中备极优待，起居饮食，供奉甚盛，时舆论皆赞摄政王之宽仁。实则清室无人，闻革命党而色变，君子于此，知清祚之不永也。果不数月，武昌起义，清帝退位，汪亦款段出都门矣。据予所知，汪在狱中，每日作诗写字，摄政王贻以端砚一方。一日，狱卒某请其写一单款折扇，汪以所得新砚欣然走笔。岂知狱卒某受摄政王之委命，扇即摄政王留以纪念也。而《花随人圣庵摭忆》，更载汪于狱中，与诸狱卒相习熟。饭后无聊，狱卒为讲故事，以遣寂寞，汪辄笔录之，积成一帙。一云："有老狱卒刘一鸣者，戊戌政变时，曾看守谭嗣同等六人，谓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渣，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答曰：'作诗耳！'惜乎刘不学，不然可为之笔录，必不止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绝而已也。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林闻哭，尤笑不可仰。"一云："叶志超、龚照屿等，以甲午战败，丧师辱国，交刑部治罪。龚在狱中，放纵邪僻，实骇人听闻。初入狱时，赂狱中上下逾万金，每食，辄以余肴犒普通诸监囚。其尤可骇者，家中侍妾八人，轮流入狱中当夕，稍不如意，辄加鞭挞。凡分三等，最轻者自执鞭余挞之，较重者褫下裳，笞其臀，最重者，裸而反挞，令马弁以马鞭挞之。狱中每闻妇人号哭声，莫不动色相告曰：'龚大人发怒，朴责姨太太。'其荒淫有如此。"一云："内务府总管大臣立山，家资富。下狱时携金叶百余叠，令狱中报消息。每一报，辄给以金一叶，最后报至，乃饬提出监，立

探衣囊出丹红一小块，纳口中，提者未至，已气绝矣，闻是鹤顶红。”一云：“赛金花曾系女监，管狱郎中某，设盛筵款之，酒酣令作歌，赛金花辞以不可，乃娓娓作清谈。某语人，此为一生最得意事。刑部司员来探望赛金花者，踵趾相接。有主事某，洪钧之门人也，一见屈膝请安，口称师母，赛金花亦为之赧然。”是较方望溪之狱中杂记，尤饶风趣，凡十余则，此仅其什之一二耳。

赵㧑叔与李莼客两贤相阨

吾友会稽赵俊民，善作花卉，古茂沉雄，戛戛独造。偶作绥山桃熟，得当年㧑叔遗韵。询之，始知㧑叔乃其族伯，固受㧑叔影响甚深也。㧑叔，讳之谦，字益甫，别号悲庵，怀才负奇，博通今古。与周白山友善，以文字相切磋。所为文，奇玮恣肆，浅学之儒，无从句读。家贫，踢蹐为童子师，不获温饱。通籍后，游京师。时潘文勤公祖荫居宣武城南，所谓滂喜斋者，鸿儒谈笑，风雅所归；㧑叔足迹，亦时抵其门。文勤金石考证，辄就商于㧑叔；而于诗文，则殊佩越缦主人李莼客为不可及。故文勤于㧑叔、莼客，倚之为左右手者也。然㧑叔与莼客，以学术上之冲突，几如水火之不相容。文勤春秋佳日，往往招集名流，觞咏为乐。㧑叔知莼客在座，避不来；莼客知㧑叔列席亦不至，参商不相见者有年。某春，滂喜斋头海棠盛开，如台岭分霞，蜀宫裁锦，意态妩媚，占断风流。文勤设宴于花前，知㧑叔、莼客之两贤相阨也，招㧑叔谓莼客未之约，招莼客谓㧑叔不参与，俾同至后，拟于杯酒之间，以释嫌隙。是日，莼客先莅，既而㧑叔至。㧑叔见莼客在，返身欲

行，文勤力挽之，谓："既来则安，岂得如此！"拗叔不得已而暂留，但默不作声。及席散，两人于堂阶前破口大骂，经文勋劝解乃罢。拗叔平素鄙视满吏之庸愚。有牛鉴者，乃皇室贵胄，倩之绘扇，拗叔画一瓦盆，插牛郎花一枝，而瓦盆故作欹歪，绝类溺壶，所以讽之也。未几，拗叔官江西奉新，携眷之任。拗叔无子，嗣其侄寿佺为后，而寿佺性殊顽劣，殴女佣之子，女佣诉之于主，不得直，愤而自经死。拗叔下车伊始，而衙署发生命案，有玷官声，而碍前程甚大，深引为虑。幸由诸士绅代为措置，而恤以重金，厚葬始已。拗叔书画篆刻，无所不精。著有《悲庵居士文存》、《诗剩》各一卷，《六朝别字记》一卷。画印有珂罗版本，题识多愤世嫉俗语，而革命思想，跃然于行间字里，固不仅以艺术见重也。

林铁尊访曝书亭遗迹

半樱词人林铁尊，讳鹍翔，吴兴人。生于同治辛未，为某科举人。鼎革后，官浙江交涉使，瓯海道尹，行政院秘书。有见其人者，谓侏儒而蓄须，盖短主薄与髯参军，一人而兼之也。曾从朱强村学词，造诣殊深。与忏庵、剑丞、药梦、疚斋辈组织午社，凡七集。己卯腊八日，铁尊病殁沪上，午社同人悼之以词。午社词集，且以挽词附刊也。铁尊性风雅，宣永嘉日，建永嘉词人祠。又举瓯社于春草池上。一度为嘉兴统税局长，下车伊始，即访朱竹垞曝书亭遗迹于王店镇。乱石堆烟，亭址没草，林固好事者，为之徘徊不忍去，而发其思古之幽情也。竹垞嫡裔，只昆弟二人。长者瞢不知书，游客至，辄为客执泡茶役，承奉以博资赏。幼能读书，铁尊招之局中，力赡助

之。晚年卜居昆山，岁时吊刘龙洲墓以为常。及事变起，避难海上，居梵王渡，以忧愤故，不数月，病不治死。生前营生圹于强山下。书作黄山谷体，亦可喜。有子一，日本留学生。

陈鹤柴用白纸扇录诗

秀水朱蓬垞，谓："陈鹤柴不娶无子，埋头于诗，视为终身事业。故海内之以诗鸣者，什九为业余诗人，而鹤柴则职业诗人也。"予为之首肯。而石遗亦谓："鹤柴生平无他嗜好，惟敝精力于诗，攒眉苦吟，殆贾岛、周朴之流亚也。见人意极亲昵，而口吃不能出一辞。俞觚庵与交尤挚，提举甘肃，独邀鹤柴作万里游，穷边唱和，古今亦罕有其匹矣。"辛亥清社屋，鹤柴来沪为寓公，从吴北山为师，而序齿鹤柴长于北山，昌黎所谓："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鹤柴确能躬行实践之也。鹤柴，庐江人，编《皖雅》数十卷，无力付梓，海上诸皖人如徐积余、刘晦之辈资助之。以所刊不同时，不同工，故版式未能一致，不毋遗憾，然无如之何也。狄平子办《时报》，鹤柴以所著《静照轩诗话》付之，按期刊载，为时所传诵。晚年撰《尊瓠室诗话》，凡三卷，近贤时彦之佳什，搜罗甚富。夏日常备一白纸折扇，出访友好，有所见，可为诗话资料者，即录之于扇头。既满，再易一柄，盖不仅用以拂暑也。予识鹤柴，年已七十余，时居梅白格路之三余里内，赁楼下厢房，与其承继之族孙同处其间。予曾数度访之，拙作小品之散见于报章者，颇蒙谬奖，且出示其粘报册，则拙作之品评书画者，彼一一剪存而粘附其中也。因赠予一诗，今尚留箧中。予知鹤柴尚有《尊瓠室续诗话》之撰辑，

乃以先师胡石予诗录寄之。鹤柴复书，谓："石予诗冲淡闲远，堪称佳构，已收入诗话。"未几，鹤柴归道山，高足陈涵度为整理其遗稿，谓："《续诗话》中采石予先生诗甚多。"惜乎未之目睹也。鹤柴生前，诗宗晚唐。人以诗就正，往往细加改易，具点铁成金手腕。故后进之学诗者，无不乐从之也。鹤柴，讳诗，字子言，善饮，拙于书法，所作屈曲，有如孩竖初学云。

蔡子民反对乘轿

今之所谓轿，即古之肩舆也。肩舆之制，由来已久。《晋书·王献之传》："献之尝经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入。"而苏轼诗云："肩舆任所适，遇胜辄留连。"降至逊清，凡巨宦必乘绿呢大轿，而四人舁之。青楼中人，应客征召，则乘飞轿以赴。飞轿者，轿极轻灵，饰以流苏，健役舁行如飞，故名。自摩托车兴，轿为落伍品，无复乘之者矣。然当士大夫出必以轿时，蔡子民即极反对之，谓："以人舁人，非人道；且以两人或三四人代一人之步，亦太不经济。"某次，某名流设宴于鄙，以轿接子民。子民坚不肯乘，使空轿还，而己则徒步往。及至，已肴残酒阑，主人责轿役，子民立为解释，始已。子民亦不坐人力车，谓："目睹人力车夫伛偻喘汗之状，实太不忍。"盖仁慈为怀，迥异凡庸也。子民喜乘船，船行甚迟，乃展阅稗史以遣之。以嗜读《红楼梦》故，船行必携之，书为日本东京金港堂所刊印之洋装本，上下两册，反复浏览，有百读不厌之概，此《石头记索隐》一书之所由作也。然《索隐》多穿凿牵强，如谓："红楼叙事，皆影

射明末清初之事。书中女子，多指汉人而言，男子多指满人而言。黛玉，影朱竹垞也；宝钗，影高江村也；妙玉，影姜西溟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妙玉以看经入园，指西溟之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也；妙玉以孤洁被盗，并诬以丧身失节之名，指西溟之贞廉被逮，并加以嗜利受贿之谤也。”主北京大学时，欲节取《红楼梦》为国文教材，于是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辈承其旨，而加以提倡。冷红生致书孑民，讽其失当，酿成新旧文学之冲突，影响甚大也。

郁葆青创商余学社

上海光复，陈英士烈士首立其功，然英士一书生耳，手无寸铁，所以能攻制造局，与清兵一决胜负，则商团之力，不可没也。商团初为商余学社，创之者，郁葆青其人是。葆青，讳锡璜，号餐霞散人。隐于市，韩康卖药，号郁良心堂。葆青见国事日非，中原板荡，乃倡于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辈商人，独不当奋起乎！”集同人创商余学会，自置军械，习兵操，其军械择当时最锋利新颖者，每日训练，地方有警，辄任防御之责。当道者忌之，几兴大狱。去岁，上海商团革命同志会，假豫园萃聚堂陈列诸纪念品，予曾往参观。商余学会之文件，累累若干纸，皆足为他日之史料。葆青赋性风雅，于法华汾溪辟味园，尝与诸诗人觞咏其间。青浦邹湛如避难来沪，无栖宿地，葆青居之园中。组诗社名鸣社，继其外舅海上漱石生为社长。春秋佳日，更结伴游吴越诸名山，多纪游之作，可诵者，如扬州云：“荒城寂寂草芊芊，水阁凄凉系画船，桥上月明人中酒，玉箫吹破绿杨烟。”严陵云：“秋衣无

絮冷难胜，夹岸苍山隔几层，往事耐人回味处，橹摇诗思上严陵。”鹤柴翁亟赏之。又购地杭州，筑西湖餐霞居，有诗云：“买得湖边一角山，思量偕隐未能闲，尘缘不许全抛却，一叶扁舟任往还。”“望山桥外有人家，小艇摇来日未斜，若问餐霞栖隐处，茅亭篱落几枝花。”其襟怀可以想见。著有《餐霞诗词集》、《餐霞书话》、《汉玉印谱》，辑《沪渎同声集》。予入鸣社迟，然犹及聆其高论，蒙不弃，以书册见赠，盖其书法超脱自然，有声于时也。生于清光绪壬午，卒于民国辛巳，年六十。哲嗣元英，渊源家学，克绍箕裘，而诚朴有礼，尤为末世所罕觏。承以《餐霞诗词集》见贻，末有空白页，元英亲自为书补遗若干首，予珍藏之，视为至宝也。

罗瘿公之最后绝笔

《现代中国文学史》载：“顺德罗惇曧谈东，罗惇曼敷庵，二难竞爽，咸推诗伯。然而惇曧苍秀，惇曼精严。惇曧气体骏快，得东坡之具体；惇曼意境老澹，有后山之遗响。迹其成就，其在散原，亦犹苏门之有晁、张也。”按惇曧即瘿公，前清优贡生，官邮传部郎中。寓广东馆，辟院地栽花木，观敷荣为乐。瘿公有周郎癖，每晚必听歌；歌罢，途归寓捉笔为掌故文字。时梁新会主《庸言》杂志，瘿公任诗文笔记，所作辄以畀之。民国后，殊不以袁项城为然，项城有所命，辄婉谢，始终不受其禄。而贫益甚，病更随之，入德人所设之医院，受注射三百余针，致臂腿间无完肤。临死前，赋两诗，盖最后绝笔也。诗云：“吞针一钵同罗什，祖臂瘢痕似鄂公，今岁再蒙天所赦，自标新号署蛰公。”“平生自谓安心法，每为嗔痴损

道功，今日病中才悟澈，万缘灭尽一心空。”注谓“病中楚酷，凡人生痛苦，靡不尽历，惟灭尽思想，则痛苦渐减，今则痛苦渐尽，思想渐起，仍当力破嗔痴耳！”既而自知将死，嘱以僧服殓，赴告中不书前清官衔。乞陈散原为书墓碣。诗付曾刚甫选定，凡二百余首，叶誉虎斥资刊之。首冠黄晦闻一序，琐琐写来，颇有致。如云：“甲子元日，夔庵过余曰：‘吾度岁之资，今日只余一金耳，以易铜币百数十枚，实囊中，犹不负听歌钱也。’语未改腊，夔庵遽于是秋八月逝世。”又云：“夔公与世可深，而不求深于世；学书可深，而不求深于书；为诗可深，而不求深于诗；至其驰情翰部，宜若深矣。然自谓非有所痴恋，则亦未尝求深。其绝笔诗尚致叹于嗔痴损道，夫惟其不求深，故万缘之空，犹得在未死之日，否则其怀早乱矣。乱则无所不至而义失，义失则诗虽存，存其字句声律耳，诗云乎哉！”夔公之品性，昭然若揭矣。予获夔公遗札一，述及程砚秋演《红拂传》事，殊可珍视。至于敷庵，则有一书扇，亦极精隽。

郁屏翰发明绸雨衣

海上郁氏，书香不断。葆青，元英贤乔梓，主持鸣社坛坫若干年，而屏翰则葆青之尊人也。屏翰，讳怀智，号素痴，工诗，有《素痴老人集》，其名句如：“三十六峰残雪尽，一鞭挥处马蹄轻。”为世传诵。卒于民国七年十二月八日，寿六十有六。同邑耆旧姚文楠等录其行谊，请政府褒扬，卒由政府锡额为“仁言利溥”；又私谥之为敦惠先生。今之法华乡有所谓敦惠路者，葆青斥巨资以修筑，用以纪念其先人者也。屏翰遗书

数千卷，葆青更增置之，达数万卷，颜其室额曰："敦惠书城"。又以屏翰所办义学而扩充之，为敦惠义务小学。葆青之善继先志，孝思不匮，殊可钦敬也。屏翰有弟，曰怀泰，怀俭。家不戒于火，焚炀赫烈中，二弟不及避，屏翰冒火掖出之，始免于厄。二弟读书就业，屏翰任其责，既长，各为之娶室，又置屋产，析而与之。二弟殁世，抚二侄如己出。屏翰工陶朱术，起家后，凡遇教育慈善及公益事，无不慷慨捐输。又设义学七所，补助私立中小学暨专门学校十八所，而于育婴堂等善举，往往捐地产以助之。且提倡蚕丝，分给桑秧于法华引翔二乡，劝农人种植。又自购美国棉子，试植于田亩，译《棉树栽培法》、《棉种改良法》、《培棉肥料浅说》，印行分赠农圃。其时西洋雨衣尚未运华，屏翰发明绸雨衣而加以油漆，沾水不濡，经久耐用。自此物出，蓑笠为之废，斜风细雨，赖以御之矣。光复之初，被举为上海军政府财政副司，筹措军饷，不辞劳瘁。大局奠定，即隐退不求禄位，人以是益高之。屏翰服御极朴素，虽处城市，如乡居人。能书，宗鲁公、海岳，兼擅擘窠大字。偶作画，喜仿云林。接物以诚，然诺不苟，洵今之古人也。

吴秋农几欲自沉

海上有所谓杨柳楼台者，在福州路大新街口，仓山旧主袁翔甫所辟，而会艺人吟侣于此者也。门前植柳数株，翠阴似幄，入其室中，湘帘棐几，绝无尘俗，几忘其结庐在人境也。如龚半伦、吴公寿、吴秋农辈，均为入幕之宾。秋农，讳谷祥，秀水人，工山水，远师文、沈，近法戴醇士。苍秀沉郁，

气韵生动。并擅人物花卉。时吴石仙之西法烟雨山水享盛名，粤人尤信仰之，东棋盘街一带，为两粤富商荟集之地，家家以石仙画为唯一点缀，秋农为之掩下，而公寿殊为不平，曰："其人抑何瞶瞶，有目而不识秋农丹青之佳胜也。"秋农以求之者少，乃不乐居，而作梁溪之游。梁溪有贺蓉初者，天健画师之尊人也，风雅好书画，款洽而下陈蕃之榻焉。一经揄扬，秋农生涯颇不恶。然所求者，仆九扇册小件，无巨缣丈幅之挥洒也。且为日稍久，亦渐寥落。秋农慕江阴缪筱珊之名，颇思进谒以通声气，即鬻艺亦得有所借重，遂离梁溪而赴江阴。以无人为之先容，不易得见筱珊，而人地生疏，画无顾问者，以致金尽裘敝，进退维谷。一日，踯躅于庭波桥头，以厌世故，忽萌死志，先投其笔砚于河中，然后图自沉以了其余生。正欲奋跃间，忽有人见而抱持之。其人询秋农，秋农以实告，其人曰："我固执役缪家者，愿为介绍，一见我家主人。"筱珊知秋农工八法，即起而敬礼之。既见其笔墨，益为之惊奇，留之家中，俨然上客。未几，清室某富胄闻其名，聘之往燕都，声誉乃鹊起。晚年返沪，艺名更甚，生活殊优越。惟引为生平缺憾者，即无后嗣。其夫人欲为之纳妾，奈一再因循，未见实行，秋农之朋侪，为之物色一小家碧玉，而代作量珠之聘。岂知小家碧玉，固人尽可夫者，染有梅毒，秋农沾及之，而讳不求医，卒至毒疮溃发，不可收拾而死，甚可惜也。

陈师曾之北京风俗画册

顷蒙俞子剑华见贻山水便面，翠崖丛树间，微露梵宇一角，而峦岫生云，卷舒有致，盖黄山佳景，而剑华得意之笔

也。剑华曾从义宁陈师曾游。师曾，讳衡恪，散原之长子，散原写诗，柬通州范当世称曰衡儿者是也。多才艺，擅篆刻，逼近秦汉。居北平清华街张棣生家，堂前有古槐一株，因自号槐堂，赋诗遣怀云："老槐相对净秋光，坐叹张侯用意长。着我斯堂元不负，因人成事竟何妨。栖迟孤枕三年梦，萧瑟西风八月凉。有客打门来问讯，余唯赢得种花忙。"其诗喜学谢灵运、惠连之作。尤挚于情，妇春绮卒，诗以哭之。既而续娶汪氏，就婚汉阳，感念前室，又怆然有作。近人某笔记述其绘事，谓："所作山水，多肖黄鹤山樵，花卉则视华新罗为乾劲，人物则变陈章侯之法，而以粗笔出之，竹石亦极简妙。民国六七年间，某省水灾，都人士聚议，各出金石书画展览助赈。师曾因作读画图，尽绘展览游客往来玩赏之状，几案缥缃外，人物可二十许，眉目衣服，各有所肖。某也瘠，某也硕，某也御厚衣，某也短髭伏案，谛者一望脱口呼其姓名，莫不拊掌叫绝。又为妙峰山进香图，绘同游形状及林壑扰扰之态，亦绝妙。又为北京风俗画册三十四种，姚茫父各缀一词，艺林传宝，曾铸版登某画报。"石遗之夫人所居曰萧闲堂，夫人卒，石遗倩之作图以为纪念。又自作溪居感旧图，海内名流，题咏者不下数十人。早岁游扶桑，习博物学，归国后，任北京师范美术学校教习。平居喜集前人词为联，尤以姜白石词为多，成长短联语累累。癸亥秋，患腹疾卒，年四十有八。著有《文人画之研究》一书，遗诗番禺叶遐翁代刊之。其弟方恪，字彦通，亦工诗。

吴观岱善临石涛山水

世皆知大千居士提倡石涛画艺，从事临摹，为此中圣手。讵意在若干年前，梁溪吴观岱即有石涛再世之称。观岱，讳宗泰，字念康，号沽翁。幼贫窭，学业槽坊，为破贾醯人一流。然性嗜丹青，绘人像能得其神似，丧家往往招之为死者留容，可博青铜钱二百文。观岱因弃槽坊而专事于画。其时有画家曹锦字昼堂者，善绘半身仕女，乡村间每逢新岁，例必悬仕女轴，于是曹锦生涯殊不恶。观岱羡之而师事焉。从师须致贽金，观岱以贫故，致赞只番佛二尊。既而曹锦发觉二尊中，一为铅质，嘱观岱更换以献，奈观岱囊涩无余钱，遂被拒诸门外。然观岱揣摩研究，卒获有成。作仕女娟秀绝伦，有出蓝之誉。适廉南湖创办文明书局于上海，以已之常居北京也，编辑所设于京畿，募邑中人之擅绘事者，为教科书作图。应募者，观岱外，一为许文熊，一为赵鸿雪，而文熊笔拙不为南湖所喜，寻返里。鸿雪颖慧，送之留学日本，而所倚重者，仅观岱一人。观岱日夕挥洒，不辞劳瘁，南湖大赏之，以小万柳堂所藏昔贤名幅，恣之钩抚，尤以石涛山水为最多。盖当时士大夫以石涛画之粗率欠工也，不之重视，值极低，南湖独具只眼，有所见，辄蓄之。或谓：“南湖利石涛画之值贱，故意使观岱为临本，又复以真迹制珂罗版画册，无非欲敛东瀛人之资钱而已。”则完全猜想且含有诽薄意，不足凭信也。观岱晚年画名震遐迩，人呼江南老画师。一度病腕，不克点染，乃以八法应。求作楹帖者户限为穿。家蓄一婢，与其弟子某有染，婢怀孕，诬说老主人与之有肌肤亲，观岱大为不怡。未几，又与人

涉讼，败诉，气愤成疾而卒。予曾一度晤之。

李平书采风问俗

海上缙绅，尽力于地方公益者，李平书其尤著者也。平书，讳钟珏，少负才名，楷法钟、王，行书近赵松雪，腴润流利，见称于时。清季，曾宰陆丰、新宁、遂溪等邑，而在遂溪任，以法人交涉事，力争免职，直声震朝野，称强项令。张文襄督鄂，招之往，颇多规画。既而充江南制造局提调，乃得兼力地方公益，创办地方自治，为各省先。其时左秉隆为新嘉坡首任领事。秉隆字子兴，与平书谊结金兰，甚为相得。一再致书，邀作天南之游。平书欣然往，下榻公署，既若班、尹之永夕，复如郭、李之同舟。居匝月，采风问俗，著有《新嘉坡风土记》一书，所记如坡地之形势，海口之炮台，居民之册籍，狱犯之饮食，钱币之沿革，赌风之炽盛，以及塔松、鳄鱼、大椰实、涂油冲凉之解暑法，凡数十则，刊印行世。顾年久版绝，欲览其书而无从。此次抗战胜利，有《南洋珍本文献》之辑。当地有陈育崧其人者，藏有原刻本，即出而谋复刊，列为珍本文献之第一种。蒙谢云声自该地邮惠一册，予始得读之。文笔殊雅驯可喜也。平书一度作东瀛游，读书赋诗，临李阳冰篆书以自遣，自号且顽老人。闻著有《东瀛见闻录》，散佚无存，甚可惜也。当时与平书通谱者，秉隆外，尚有翰伯药、阶空房，而以平书齿最稚。诸子或举京兆，或供职内翰，平书深以侄侪自嗟。后以优贡北上，以应廷试，与诸子重叙旧情，始展眉色喜，盖禄仕之念甚切也。晚岁于玉峰创设蚕桑学校，就校旁隙地，筑屋以为菟裘。丁卯冬，卒于玉峰。

张南皮赠金章太炎

张南皮勋业文章，卓绝一时，著《广雅堂集》，人以广雅先生呼之。陈石遗曾入其幕府，故其年谱中记南皮事甚详。谓："南皮长不及中人，而广颡伟鼻，目三棱有光，髯长及腹，行坐揖让，仪观秩然。自黎明坐至日午，勺水不入口，谈不绝声。服御极朴俭，外褂貂皮将秃，炕垫红呢破，稍草见焉。招客饮宴，大阔桌白木无漆，以旧白布覆之。"畏暑甚，某岁官武昌，酷热不可耐。南皮每约石遗、乙庵、节庵、雪澄、捍郑诸子，集署后广台上露坐，夜深乃散。集必有酒肴，一席以四元为度。南皮不多啖荤腥，喜进水果，终席食饮一小碗，粥一器，或馒头一二而已。时章太炎文名震海内，南皮认为异趣，不之喜。当石遗初次谒见时，南皮问："在海上久，所识有学问之人必多，能分类举其最优者否？"石遗答以："散体文有新城王树楠，义宁陈三立，骈文有武进屠奇，泰兴朱铭盘，考据之学，可信者有瑞安孙诒让，善化皮锡瑞，此外尚有浙江章太炎。"南皮听至此，即大不为然，曰："梁启超文字宗旨虽谬，然尚文从字顺；章某则并文字亦怪异矣。何数及此人？"石遗谓："章某能读书，实过于梁。"南皮乃心识之。既而招太炎至，月给薪百余金。而梁节庵与其徒朱强甫，方以忠君取悦南皮。太炎识强甫，乃与昌言革命。强甫诘其"先代有出仕者否？乌得出此言"，太炎言此"为强暴所污耳！子孙当干蛊"。强甫以告节庵，节庵以告南皮，胁南皮当逐此人，否则上闻。南皮不得已，辞太炎，赠以五百金，购其《左传》稿。节庵又扣留其款，太炎狼狈归沪。此一段掌故，外

问知之者甚鲜也。

杨云史嗟叹蒋檀青

江东杨云史，以《江山万里楼诗集》，负一时盛名。风流倜傥，才思艳发，性喜冶游，多识曲院中人，因有"家家红粉说杨圻"之什。圻者，云史之名也。曾参吴孚威戎幕，礼数异等，云史感其恩遇，诗文中一再述及之。抗战军举，云史以故乡不可居，遁走香港，赁庑金比利道月仙台，书斋中犹悬孚威所书"天下几人学杜甫，一生知己是梅花"一联。及闻孚威死耗，立成哭孚威上将五律四十首，其眷眷故主有如此。又复痛心倭人之肆暴，土地之日蹙，撰《攘夷颂》古风一首，义正辞严，以张挞伐。当时海上各报不敢载，及既胜利，《申报》始补刊之，脍炙人口焉。云史早年著《檀青引》，即为张冶秋尚书所延誉。檀青者，蒋姓，京师人，善弹筝，吹笛，工南北曲，入宫禁，每发喉，颇邀宸赏。及英法联军焚圆明园，檀青狼狈出，抱筝沿门卖曲为活。云史之《檀青引》，有序云："云史年二十一，游广陵，宴客平山堂。江山春暮，花絮际天，乃命丝竹，以佐诗酒。坐上遇檀青，知予之自京师来也，清歌一声，弹筝一曲，白发哀吭，泪随声下。问所哀，为予述宫中事甚悉。言咸丰九年三月某夕，牡丹堂牡丹盛开，月出，上敕诸美人侍夜宴，置酒赏花于镂月开云之台。春寒未解，以紫貂荐地。宝炬千百，珠翠瑟瑟，靓妆如云，召演明皇沉香亭故事数折。花月之下，春光如醉，歌声遏云，不能自已。上顾诸美人嗟赏，赐伽楠牟尼碧玉带钩各一事，西洋文锦两袭，内官引予睨花阴谢恩。春露滴云鬟，舞衣犹未脱也。由今思之，

四十余年矣。言已欷歔，予亦惘然。今岁秋，复见之青溪花舫，哀音怆怆，益老矣。尝读少陵逢李龟年诗，于流离中寄家国之感，予悲檀青之与龟年同一流落也，乃为传而长歌之。”笔墨瑰丽艳逸，不让陈鸿之传长恨歌，殊可诵也。云史嗜梅成癖，其故乡石花林种梅若干株，初春花发，清馨袭人，云史常宴饮于其下。及赴香港，深念石花林梅不置。友有折大庾岭梅一，乘机御风而往，以贻云史者。云史诗以咏之云：“八千里外见横斜，天下房栊不是家。归梦故山旧篱落，冲烟冒雪两三花。”观此可知孚威联所谓“一生知己是梅花”，完全贴切事实，非泛言也。

李梅庵天阉无子

临川李梅庵之书艺，称一代宗匠。有评之者，谓：“博综汉魏六朝，上追周秦，尤工大篆，间临魏晋以来法帖，别诸家源流正变。擅以篆法作画，合书画一炉而冶之，寄麦秀黍离之感。”其作书也，尝署清道人。其论书颇有见地，如谓：“书学先贵立品，右军人品高，故书入神品。决无胸怀卑污，而书能佳胜者，此可断言也！”又云：“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贵矣。”又云：“学书不学篆，犹为文不通经也。故学书必自通篆始。学篆必神游三代，目无二李，乃得佳耳！”又云：“书学分帖学碑学两大派，阮云台相国以禅学南北宗，分帖学为南派，碑学为北派。何谓帖学？简札之类是也。何谓碑学？摩崖碑铭是也。自宋以来，帖学大行，而碑学衰微，故宋四家，只蔡君谟能作碑。”

梅庵与沈寐叟、秦幼薇善，寐叟勖之纳碑入帖，幼薇劝之捐碑取帖。因此梅庵致力于帖有年，不能得其笔法者，则以碑笔书之，融会贯通，自具风格。然以海内求之者众，忙于应付，渐有倦怠意。乃喟然叹曰："书者舒也，安事促迫，而索书者急于索债。每春秋佳日，野老牧童，犹得眺望逍遥，移情赏心，而余独拘絷一室之中，襟袖皆皂，唇齿濡墨，腕脱研穿，不得休止。人生如白驹过隙耳，何自苦如此？"曾与陈散原、陈苍虬比邻居，每乘月夕，相携立桥畔，观流水，话兴亡之陈迹，抚丧乱之频仍，悼人纪之坏散，落落吊影，仰天欷歔以为常。梅庵卒于庚申八月一日，年五十有四。散原、苍虬，均诗以哭之。或谓梅庵天阉，故无子，盖捷南宫时，夜读中寒所致。人以书若画及不娶无子，为其三绝嘲之。

我国制珂罗版之第一人赵鸿雪

自珂罗版兴，书画真迹，得以流传临摹，为艺术上之一大供献。按珂罗版，即玻璃版。此版发明，约在一八五四年至一八六八年，由德国照相师亚尔伯特完成之。制法，于厚毛玻璃片上，涂以重铬酸钾感光胶，烘干后，置于摄有画条之阴片下露光，再用清水现像即成。至于照相铜版，一名网目版，发明在珂罗版后，德人摩生白克所首创也。而我国能仿制珂罗版铜版，则尚在清光绪间。时梁溪廉南湖，以老名士而具新头脑。与俞仲还、丁宝书诸邑人，有鉴于科举之将废，新教育之勃兴，乃集资设文明书局于海上棋盘街，发行教科书。而教科书必须辅以图画也，乃物色图画人才。而于邑中得三人也，曰吴观岱，曰许文熊，曰赵鸿雪。之三人也，均为

传神造像者流。南湖利其不必厚俸，悉数招之往北京，盖南湖辈为春明寓公，文明书局之编辑所设于京畿也。从事绘图，以成绩呈南湖，南湖觉许文熊笔太板滞，无变化生动意，认为下驷才，遣归之。观岱与鸿雪作人物，状态毕肖，神情栩栩，一再加以奖勉。而鸿雪尤颖慧多才艺，解音律，能自制琵琶及七弦琴，弹之嘹亮似秋雁之唳于长空，清越如春禽之鸣于花坞，极手挥目送之妙。又善摄影，角度光线，在在精究，可夺西洋人之席。其它任何品物，一经彼之覘察，便能仿为之，无丝毫异。南湖觉印刷上颇需要珂罗版与照相铜版，其时扶桑人已能仿制尽其术，我国具此种技术者，尚乏其人。于是即资送鸿雪，东渡彼邦以学之，奈彼邦人七秘之甚，不肯公开其方法，鸿雪虽绝顶聪明，亦只能窥见其什一。既归国，悉心研讨，自行试验，居然获得成功。于是文明书局首先发行珂罗版铜版画册。南湖藏石涛画綦多，而珂罗版之石涛画册遂风行于世。

王碧栖颓废自放

《平等阁诗话》谓："闽中王又点孝廉允哲，翩翩书记，椠笔戎旃。近于友人扇头见兴郡客感调寄《木兰花慢》，又海棠花下作调寄《浣溪沙》。二调骀荡清丽，洵足以鼓吹词场，与白石、玉田并辔。"《石遗诗话》又谓："碧栖夙工长短句，晚刻意为诗，善于审曲面势，笔意立戒凡近，惟苦吟锻炼，或旬月而始脱稿，故传作不多。"庚午微疾卒。且自知死期，致书陈弢庵诀别，不啻当年王摩诘，居辋川，临死，作书别弟缙及诸亲故，停笔而化也。弢庵赋《水龙吟》以哭之，其遗稿，亦拔可为之刊行，并撰一序，述碧栖之态状行谊甚详。如云：

“光绪乙酉，余方十龄，从塾师林葱玉先生游。先生独行士也，性介，貌傲岸。余钝读，艰于背诵，又好弄，跳踉不止，师故绳之不稍宽。一日向晚，有客至，黑衣裤褶，闯然就高坐。席未暖，索饧饴饼饵之属，不绝口，急若不及待者。师虽峻，亦不禁匿笑。而心异乎客之所为，客为谁？则吾王丈又点碧栖先生也。丈籍长乐，世居南江之亭头乡，距省五十里许。是秋掇乙科，意甚得。每入城，辄诣其舅氏邱宾秋。先生吾戚串，馆于吾家者，故丈与吾昵，引之为小友。逾年，闽有文酒之会，曰支社，黄子穆、周辛仲、林怡庵、黄欣园、林提庐、高槐室、卓巴园、方雨亭、陈石遗诸长者，实号召之。月三四集，必吾家双辛夷楼。先世父先君子皆与，倡和为乐。丈亦与焉。”又云：“丈祖讳有树，故夔州太守也。丈席其余荫，徜徉村居，垂三十年矣。厥后累踬春官，境渐困；悉以其幽忧之疾，发之于倚声。初为王碧山，因自署曰碧栖，翩复出入白石、玉田之间。音响凄惋，直追南宋。潍县张公韵舫，亦能词者，守兴化，耳其名，延为山长，既而选授建瓯教谕。居恒郁郁，复偕雨亭方丈杖策出塞，应奉天将军依克唐阿之招，筹笔之暇，始放手为五七言诗。”又云：“当丈入北洋海军幕府时，密迩畿辅，人物辐辏，与王幼遐绾谏、朱沤尹宗伯辈相过从，接其谈论风采。又目睹戊戌、庚子之变，孤愤溢怀抱，故其所著无一非由衷之言。改革后，南北传食，迄无宁岁。逾宰皖之婺源，则管领山水，意稍有所属，能以吏事入诗，而诗境又一变。”闻碧栖晚年颓废自放，摈绝文事，日坐南街某茶坊，与商人谈贸易，而已亦逐什一利以自给。不知者往往误以为市侩一流云。

吴钝斋被阨西太后

予于吴中诸耆宿，曾聆吴荫培、陶小沚前辈之清诲；而于吴钝斋，慕之久，却未一接颜色。夫见欧阳公，而犹未见韩太尉，固不仅苏子由引为憾事也。钝斋，讳郁生，字蔚若，光绪三年丁丑翰林，嘉庆戊辰科会状吴廷琛之孙也。主考广东，康有为出其门下。戊戌政变，六君子被戮，西太后以康之出其门也，斥钝斋不之用。钝斋郁郁不得志者有年。及西太后死，乃任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辛亥致仕归。居里中，临池以遣兴。初书欧阳率更，后入李北海之室，以求之者多，乃订润而鬻书。喜谈胜朝遗闻，绝有趣者，谓潘郑庵与翁松禅二公，均无后嗣，人以天阉目之。一日，宴于某巨家，二公适比肩坐，醺然有醉意，咸以被诬天阉为可耻，曰："是可忍，孰不可忍！"遂当庭脱袴，以示性具之伟然，客为之哄堂。彼曾目睹之也。钝斋晚年嗜电影成癖，不论国产片舶来片，均所乐观。往往从甲影院出，又市券至乙影院；日观两场，不厌倦也。民国二十九年，故于青岛，年八十七。

口译茶花女之王晓斋

《茶花女遗事》译本凡若干种，要以晓斋主人与冷红生合译者为最明洁隽永，首冠一小引云："晓斋主人归自巴黎，与冷红生谈，巴黎小说均出自名手，生请述之。主人因道仲马父子文字，于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马克格尼尔遗事，尤为小仲马极笔，暇辄述以授冷红生，冷红生涉笔记之。"盖其时风气未

开，士大夫以从事小说家言为可鄙，故均不署真姓名。冷红生者，畏庐林琴南也。晓斋主人，则为侯官王寿昌，字子仁，曾官福建交涉司长。畏庐初不识子仁，由魏季渚为之介。季渚，讳瀚，与严几道赴欧洲，为船政之第一期留学生，精英、法文及科学，对于国学，造诣尤深。返国后，历主船政水师。当光绪中，以我国无人才，船政悉由法专家名都聂儿者所掌握，都挟私见，与我国当轴颇多捍格；然非有学术高于都者，莫能易之。及派季渚去，都自愧不如而退让。季渚多高足，高子益与王子仁，不啻孔门之颜、曾。畏庐与季渚为莫逆交。畏庐赋悼亡，郁郁寡欢，体貌日益瘁，季渚忧之，乃劝畏庐从事译著，借笔墨以排遣。畏庐不识异域文字，谢不能，季渚谓其门人王子仁擅法文，当为介绍合作。一日季渚邀畏庐与子仁同作鼓山之游，一见如故，遂相约译《茶花女》。既成，高梦旦携交商务印书馆刊行。至于高子益，则曾长外交，死在子仁之前，子仁哭之以诗云："念昔同窗时，忘形无比拟，携手作欧游，相依过乙纪。行役始仳离，燕粤两相跂，中间复会合，江皋共步履。板荡居海上，小聚差可喜，无何子北行，吾先归故里。岂知此一别，无复亲炙旨，子去厌世乱，何以慰后死。吾过今谁攻，吾行今谁砥，遗骸落京西，墓草正靡靡。关山虽重叠，神魂无阻理，来归何迟迟，入梦吾其俟。"两人之交谊与形迹，于此可以窥见之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逸梅杂札
作者=郑逸梅
页数=178
SS号=10173609
出版日期=